藝文洋海

2

1980

體·線·美　（寫速筆竹）

作　信林

加拿大香港文獻館
Canada-Hong Kong Resource Centre
1 Spadina Crescent, Rm. 111 • Toronto, Canada • M5S 1A1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二期

目錄

封面設計：林 信 題字：劉海粟

論壇・談苑

柯靈的文學道路 劉以鬯 四
王昭君與昭君詩（下） 羅忼烈 一五
科幻小說，我愛你！ 杜 漸 三八
關於阿左林 郭 風 三四
《三國演義》和《水滸》（文學講座） 思 嚴 一三八
只研朱墨作春山（雙魚樓隨筆） 鄭家鎮 九三
邁亞米國際民俗節（海外談瀛） 錢歌川 九五

散文・詩

別致的星星 易 征 九〇
三十年後（十六） 聶華苓 二六
致意 蔡其矯 六二
艾青還是艾青 秦 松 六四
無題 邵燕祥 六三
旅途詩草 陳浩泉 六六

長洲島　洪　荒　六八
粗話　原　甸　七〇
聽琴　楊光治　七一
寫在南方　周良沛　七四
江南春　劉　素　七六
近作四題　歐外鷗　八〇
只有聆聽　夏　雲　八九
詩六首　李學鑫　七三
出峽詩草　蘆　荻　二五
閩嶠行（下）　梁披雲　八二

小說

對，對，對極了　李輝英　一一〇
狂飆　王乃凡　九九
二三〇病室　東　瑞　一一七
幸福的珍惜　君　誼　一二五
暴風雨中　連　雲　一三一
吾老吾幼（下）　金　依　八三

譯文

星童　（英）伊莉莎伯・梵西蒂作　穆　川譯　四二
盜馬賊　（波蘭）約瑟・奧柏爾舒作　李　昕譯　五二

失物　（美）黛安娜・奧・黑希爾作　林耕譯　六〇

外國文訊

泰華文藝界將組筆會　陳浩泉　六一
海涅曼出書分介美英作品百篇　童　旻　一一六
《托爾斯泰在敦倫》出版　泰　毅　五一
哈佛出版《今代中國小說目錄》　米　一　九二
保加利亞新小說《枕下的鬧鐘》　明　華　九八
哈佛大學印行《聶魯達的詩》　米　一　一三七
一部蘇俄文學百科全書　米　一　一四四

畫頁

民間風味（彩墨漫畫）　廖增寶　封面
體・綫・美（竹筆速寫）　林　信　封二
台灣赤嵌樓（國畫）　張人希　封三
猴王賀春（國畫）　關　良　封底

柯靈的文學道路

劉以鬯

1

在《散文——文學的輕騎隊》一文中，柯靈說：「文學作品總是作家的人格與個性的表現。」這種看法的正確性，是不容爭論的。人格與個性既是作品的一部分，要研究作家的作品，尤其像柯靈這樣一位愛國的有決心爲正義奮戰的作家的作品，不同時「研究他的爲人以及他所處的時代」，①就無法看清他的文學道路。

一九七九年二月，柯靈攝於江蘇太湖洞庭東山。

2

從一九二六年到現在，柯靈給我們的作品有《月亮姑娘》、《蝴蝶的故事》、《掠影集》、《望春草》、《市樓獨唱》、《武則天》、《亂世風光》、《飄》、《晦明》、《恨海》、《夜店》、《同伴》、《春城花落》、《腐蝕與海誓》、《遙夜集》、《爲了和平》、《不夜城》、《暖流》、《春滿人間》、《秋瑾傳》、《電影文學叢談》、《香雪海》等……。儘管體裁不同，都能深刻地反映時代的特性並表現個人的心象。這些作品清楚告訴我們：柯靈在五十多年的創作歷程中的發展與變化。

柯靈最早的作品是敘事詩《織布的婦人》。不過，引起廣泛注意的，則是他的散文。他的散文，都是「通過感情的過濾」的，（《散文——文學的輕騎隊》）除了「追求……清婉和幽深的境界」②外，還有懷念與依戀。這種懷念，這種依戀，對他的創作有着深厚的影響。有人說他的「雜文裏也多散文的成份」③；其實，他在寫文藝理論時也曾試用過散文的筆調。他的最好的散文，像《故園春》、《路亭》、《野渡》、《遺事》等，都是寫童年生活的。正因爲這樣，在辨認他的文學道路時，有必要提一提他的童年。他於一九〇九年（陰曆正月二十五日）出世，姓高，名季琳，原籍浙江紹興。他出世那一年，魯迅與周作人譯刊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册與第二册先後出版。他的父親是清朝地方政府的一個低級幕僚（俗稱「紹興師爺」）。當他五歲時，父親離開人世，淪爲破落戶子弟。④他的「童年是過得很寂寞的。」（《古宅》）不但寂寞；而且連唸書都沒有能

力。在《掠影集》的序中，他說：「大堆少年的日子，像春初天氣，都在雨聲潺潺中逝去。家庭的光景正在中落，唸書的幸福我算是無份了。」無份唸書，只好自修。因此，「每晚埋頭於煤油燈的黝暗的光圈下，用一本紅格簿子，細心地鈔寫報紙上自己所喜愛的文字。」這樣做，他自己說出的理由有三：（一）練習小楷；（二）欣賞作品；（三）對付寂寞的侵襲。其實，這是一種苦練。他在這個時期所下的苦功，奠定了日後從事文學工作的基礎。他曾經向童年伴侶借閱新文藝書籍雜誌，因此「發見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的發見，使他對新文藝發生濃厚的興趣。

還不過是十五歲的少年，就「在故鄉當鄉村小學教師」了。寫《織布的婦人》時，年紀只有十七。稍後，醞釀有味的《龍山雜記》問世。龍山是他的故鄉。⑤《龍山雜記》共有六篇，是他早期所寫的散文，收在《望春草》裏。《望春草》是柯靈第一本散文集，出版於一九三九年，文字寫得非常乾淨，銜華佩實，可以選作學校的教材。儘管童年歲月是寂寞而單調的，字裏行間總會流露對那種生活的懷念。他不能忘掉那一份「灑脫的心情」，即使離開學校後，仍不免感慨於這種心情的不可得。他用《雨》襯托童年的愉快，用《路亭》刻劃童年的孤寂。在傳達蘊藏心頭的意緒時，感情隨着筆尖的墨水一同流下。那篇動人的《雨》，寫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日。那一個時期，他還編過《兒童時報》。

一九三一年，柯靈離開家鄉到上海去追求他的理想。「最初在一家影片公司任宣傳，公餘也常寫小品。」⑥他與文藝結了不解緣，喜歡文學，對戲劇的興趣尤其濃厚。「一·二八」戰爭爆發後，開始寫影評。他的創作生涯進入另一個階段，除了影評，也寫散文與小說。這些作品多數發表在《自由談》、《太白》、《光明》、《現代》等報刊。那時候，他的長篇小說《犧羊》在《新小說》連載，因雜誌停刊而未完成。他的短篇《同伴》寫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主題意義明確，敘事層次清楚，是一篇出色的小說。至於在這個時期發表的散文則有《故園春》、《野渡》、《路亭》、《古宅》、《閘》、《遺事》等。這些散文，寫來眞實細緻，感染力很強。例如寫春天的故園，落筆不在畫意與詩情，却生動地描寫了小孩子剪取薺菜與馬蘭苣的情景，寫得比畫更眞；比詩更美。

柯靈一向關心窮人的痛苦，無論寫故園的春天或浙東的水村，都不會忘記窮人們怎樣在「現實的災難當中」「和生活作艱辛的搏鬥」。浙東的水村「是一種水晶似的境界」，但在寫這種境界時，他却深刻地、生動地描繪了一個在兩岸

之間默默過日子的搖船老人。他的散文，縱然不若早期何其芳那樣艷麗，對筆下的事與物却有一份惇厚的感情。這不是說何其芳在畫夢時缺乏感情；而是柯靈更明白過分的雕琢會將樸質吞噬。與何其芳相比，柯靈的散文是樸而不華的。唯其樸質，所以更眞實，更感人，更有力量。何其芳在畫夢時不忘將哲學調入顏料，引領讀者進入迷惘的境界而使他不辨方向；柯靈則不同。他喜歡帶讀者到鄉間的路程去歇一會脚，喝一口茶，「聽山風蘇蘇從樹梢掠過」，讓讀者在疲倦逐漸消失的時候看到一顆善良的心。

3

讀柯靈的散文，總會產生一種感覺：他捧着一樣蒙塵的水晶物體，呵口氣，用抹布輕輕一拭，那物體立即在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生光。然後，你看清了，那是一份同情；一份愛，有憂鬱，沒有憤怒。可是，當你讀他的雜文時，你就會發現字裏行間充滿仇恨與憤怒。關於這一點，他自己也曾解釋過：「我以雜文的形式驅遣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發憂鬱。」（《供狀》——散文集《晦明》代序）

這種思想與感情上的轉變，是隨着歷史輪子的轉動而形成的。遠在一九三六年，柯靈就開始寫雜文了⑦。雜文集《市樓獨唱》則是一九四〇年出版的。這本集子所收的雜文，是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的產物。換句話說，這些作品是在上海變成「孤島」後寫的。「孤島」，就是舊日上海的「租界」。「八一三事變」後，由於「租界」地位特殊，雖受日軍包圍，仍在英美勢力範圍之內。於是，「恥於低首，不甘噤默」的柯靈，因爲「有些憤懣和感觸，禁不住要吶喊幾聲，表示抗議」，（《市樓獨唱》前記）勇敢地將雜文當作匕首投向敵僞。「在這一時期底鬥爭中，首先是雜文當了前哨。」⑧

戰爭剛爆發的時候，柯靈參加了郭沫若主編的《救亡日報》，列爲編委。上海成爲「孤島」後，他爲上海《文滙報》編輯文藝副刊《世紀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爲《大美報》編輯文藝副刊《淺草》（一九三九——一九四〇）；

爲《正言報》編輯文藝副刊《草原》（一九四〇——一九四一）。這三個副刊立場嚴正，獲得不少愛國作家的支持，成爲「孤島」上的文化據點。雖然力量薄弱，但戰鬥意志十分堅強。於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邊鼓集》，戰斗意識更爲顯明，柯靈是六個執筆者之一。柯靈有一顆愛國的心與一份書生的剛毅，所以不甘屈服於加在他身上的壓力。寫雜文時，他掌握了魯迅的戰鬥精神，單靠一枝筆，在惡劣的環境中，用文字與敵僞搏鬥。就在這艱難困苦的時期，他與王任叔（巴人）、唐弢、周木齋等人創辦《魯迅風》。這本刊物創刊於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起先是週刊，由十四期起改爲半月刊。到了九月五日，因登記證被吊銷而終刊，一共出了十九期。景宋在《〈魯迅風〉與魯迅》⑨中說：「《魯迅風》是我們現在所需要的精神食糧。」柯靈則在《魯迅風》創刊號發表的《逆旅》中，記述了一個年青工人爲發洩亡國的悲憤而不惜攪掉自己的生命。這篇雜文，不但充滿愛國情操，而且貫徹着魯迅的戰鬥精神。唐弢說魯迅的「雜文是潑刺的，以示朝；是熱烈的，以示愛；是從容的，以示理智；是諷刺的，以示抗爭；是幽默的，以『給人以愉快和休息』。」⑩柯靈是《魯迅風》的一員，寫雜文，也具有這種特點。趙景深說柯靈的雜文在文句上很像魯迅。我們不妨看看柯靈本人對雜文的看法：

> 文壇上自有「雜文」這名詞以來，一直就在人們的殘踏之下，也一直在彎彎曲曲地生長。我們知道，雜文的沃土是黑暗的時代，假如能夠一脚踏死，倒是大足歌頌的德政。但事情有時候往往「大謀不然」，不料到得據說是「勝利年」的今年，偏又有人叫着，說是雜文的時代回來了。（《路》）

雜文並沒有被人一脚踏死，相反，在那個黑暗的時代仍在成長。魯迅死後，《魯迅風》出版。《魯迅風》終刊後，魯迅風沒有減弱；而且吹得更加强烈。被稱作「魯迅風」的雜文，誠如宗珏所說：「是一種值得重視底頑强和潑刺的戰鬥方式。」⑪重要的，是魯迅的戰鬥精神，不是文字上的相似。事實上，《魯迅風》的幾位雜文作家，各有各的風格。柯靈不是例外。

說柯靈的雜文與魯迅的雜文沒有相似之處，當然是不確的。讀魯迅的雜文，我們看到了「浙東人的『報仇雪恥』，『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精神⑫；讀柯靈的雜文，我們也看到了「浙東人的『報仇雪恥』，『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精

神」。《大美晚報》《夜光》版編輯朱惺公被暗殺了，柯靈就大聲疾呼地寫了一篇雜文《我要控訴》。朱惺公是一位愛國的副刊編輯：柯靈也是。朱惺公因爲寫愛國文字而被殺，柯靈不但毫不畏懼，還寫了更多更有力的愛國文字。

4

「孤島」時期的痛苦經歷，不但磨練了他的意志，而且使他在文學上有了更突出的表現。他用不同的體裁去表現戰鬥精神，除了用雜文當作匕首擲向敵人、用詩篇抒發內心的憤激；用電影劇本表現「孤島」的生活面外，還用小說去描述「孤島」上的恐怖氣氛。在一篇題名《墮》的短篇中，他寫一個知識份子怎樣在「報館吃手榴彈」、「冷僻馬路常常出現血淋淋的人頭」的「孤島」上「親手用恐怖的亂絲結着網，春蠶似地把自己困在裏面……」⑬這是一個發生在恐怖時代的悲劇故事，利用這個故事，柯靈深刻地暴露了敵僞在「孤島」上的殘暴行爲。

比《墮》寫得更動人的，是《捨》。

《捨》是一篇難得的佳構。這篇小說寫於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太平洋戰爭尚未爆發，孤島也沒有陸沉。孤島環境惡劣，氣氛恐怖。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寫具有抗日意識的小說，技巧與勇氣，缺一不可。柯靈將自己的感情借給小說人物，然後用精煉的文字將這種感情表達出來，筆筆有力，使讀者感動流淚。這是智慧與技巧的表現。

5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坦克開入南京路，「孤島」陸沉，愛國文人的處境更加困難。電影由敵僞控制，柯靈不願同流合汚，毅然退出電影界，一面加入苦幹劇團，推動劇運；一面接編綜合性文藝雜誌《萬象》。當「苦幹劇團外因環境的惡劣，內因人事的糾紛，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地步」⑭時，柯靈邀師陀合作將高爾基的《下層》改編爲《夜店》。改

編的工作做得很好，極獲好評。鄭振鐸說：「讀了師陀、柯靈改編的《夜店》，不禁拍案叫絕。」李健吾說：「改編的工力早已博得一般讀者的讚譽。」⑮

愛國的新聞從業員與劇運推動者在淪陷的「租界」上，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柯靈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寫了舞台劇《飄》，於一九四三年由重慶美學書店出版。

一九四四年夏天，柯靈被捕，在貝當路日本憲兵隊關了七天。

一九四五年夏天，柯靈又被日本憲兵抓去關上九天，吃了不少苦頭，一個名叫水島的敵憲像暴雨似的掌着他的雙頰，「一面咬牙切齒地重複着說：『操那娘個皮！儂壞來兮，寫文章罵阿拉東洋人！』……」（《獄中詩記》）不但如此，敵憲還不斷以種種苛細的刑法折磨他。敵憲對他施刑後，還拿他的雜文集《市樓獨唱》，問他受誰的指使寫抗日文章。他雖被打得倒地不起，依舊倔強地對敵憲說：「你是日本人，你愛日本，我是中國人，我愛中國。書既然給你抄到了，書裏比我說的更清楚。請你不要再問了。你打死了我，也就是這兩句話。」

柯靈不但在文章裏表現了愛國救國的氣魄；而且用堅強的意志證明了這種氣魄。《市樓獨唱》是一本愛國的、有時代感的書。《市樓獨唱》是歷史的見證。⑯

6

抗日戰爭結束後，《文滙報》復刊，柯靈在該報任主筆與副刊主任。復刊初期，編輯副刊《世紀風》；一九四五年編群衆性副刊《讀者的話》。此外，柯靈還與唐弢合編《週報》。

《週報》是政論性綜合週刊，創刊於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那時，戰爭剛結束，創刊號封面刊出豐子愷漫畫：「敬彈作花瓶人世無戰爭」。在《發刊辭》中，有兩段話是講該雜誌同人在「孤島」與敵僞苦鬥的經歷：（一）「我們曾以微弱的力，喊出了眞正的民族的聲音。由此招來的是手榴彈，人頭案，毒汁蘋果，政治綁架。然而沒有用，民族的聲音廣

大地被傳播着。」（二）「我們曾以堅貞的心，向困苦的生活掙扎，拒絕所有的合作。由此招來的逮捕網，『憲兵隊』，老虎凳，暗暗的死。然而沒有用，民族的靈魂純潔地被保持。」但是，這個刊物只出了五十期（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因「未經核準登記應暫緩發行」而被逼停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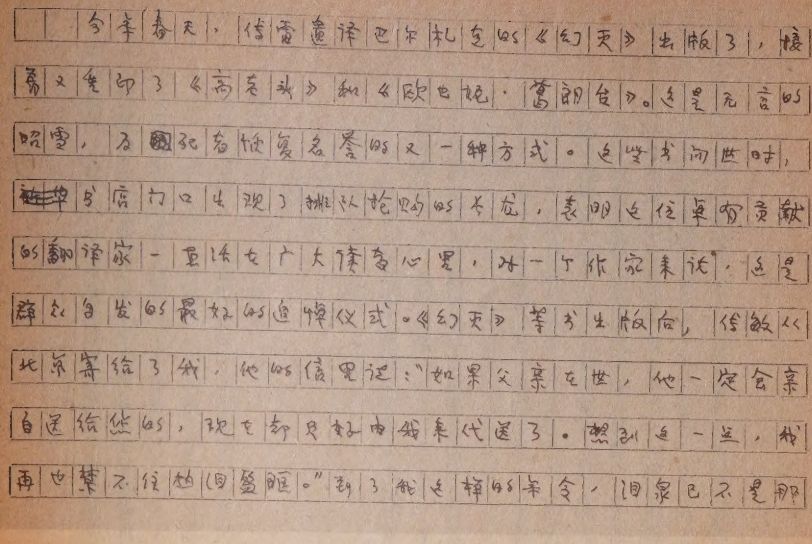
一九四六——四七年，柯靈爲《文滙報》編輯《星期談座》，並與陳欽源、黃裳、梅朵合編綜合性文藝副刊《浮世繪》。這時候，他進入了文華影業公司担任編導，《夜店》搬上銀幕，電影劇本出自他的手筆。除此之外，他還爲《新民晚報》編輯群衆性副刊《十字街頭》。

7

一九四八年，香港《文滙報》創刊。柯靈從上海到香港參與該報工作。他與陳欽源、梅朵合編綜合性文藝副刊《彩色版》與《社會大學》。在這個時期（一九四八——一九四九），除了編報，柯靈還寫了兩個電影劇本：《春城花落》與《海誓》，前者對舊社會窮人的痛苦與富人的荒淫作了一個强烈的對比；後者寫父仇，攝成電影後，眞實動人，感染力强。

一九四九年三月，柯靈由港回國，參加了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一九五四年二月，《同伴》問世。《同伴》是短篇小說集，說明柯靈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同年四月，《遙夜集》出版。這本書分四輯，收集了柯靈在一九三五——一九五三之間寫的散文與雜文。同年七月，電影劇本《爲了和平》出版。

柯靈在電影劇本上的表現是很突出的。早期的《武則天》、《亂世風光》、《春城花落》、《海誓》等，都是用嚴肅的創作態度寫成的。尤其是《亂世風光》，直到今天還受到批評家的讚美[17]。柯靈作品之所以能夠引起廣泛的注意，主要因爲他肯寫自己熟悉的東西。他熟悉知識份子的生活，《同伴》中的四個短篇都寫知識份子的風貌。同樣的情形，電影劇本《爲了和平》則寫高級知識份子獻身和平民主運動的經歷。這部電影曾在蘇聯與日本等地公映，引起廣泛的注意。



。迹手斷片的稿原文一《雷傳懷》雪柯

另一電影劇本《春滿人間》則以鋼鐵工人丘財康事件爲題材，寫的是眞人眞事。至於被《四人幫》指爲「反動電影」的《不夜城》，因爲戲中「僅有的一次所謂『罷工鬥爭』，實際上是一次聚衆『乞食』，絲毫不帶政治色彩，場面冷清淒凉」⑱，被判定爲《大毒草》。柯靈爲了這個電影劇本，被揪在上海全市大規模遊鬥。文革時期，他是「臭老九」。那時候，他的日子過得非常困苦。「他曾經不得不每天揹着患病的妻子從樓上到樓下，又走到醫院去。」⑲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他被抓去坐牢（《憶傅雷》），痛苦地過了三年的囹圄生活，又靠邊站了六年。縱然如此，他仍能堅强地活下去。在他的一生中，受的折磨不可謂少；不過，剛强正直的性格使他從未因任何磨難而屈服過。磨難越多，他越堅强。勁草的堅韌是需要疾風來證明的。

《四人幫》倒台後，他根據夏衍原著改編的電影劇本《秋瑾傳》⑳出版了。即將出版的，還有《香雪海》（散文集）、《電影文學叢談》（電影論文集）等。《香雪海》中的《懷傅雷》，感人至深，使每一個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會對勤奮耿直、卓有成就的傅

雷致以最高的崇敬。

年過七十的柯靈，創作力依舊旺盛。他用散文筆調寫的論文，像《散文——文學的輕騎隊》、《給人物以生命》與《文苑絮語》都已證明爲成功的嘗試。特別是《文苑絮語》，雖屬「斷箋零篇」，却能探驪得珠，用精煉的文字說出入裏的見解。

從《「香雪海」序》㉑中，我們知道老當益壯的柯靈還在計劃撰寫長篇小說。儘管別人說他「來不及了」，他却以此「督促自己加緊工作」。時間是不停留的，他偏要「奪回失去的時間」。如果沒有理想與夢，他就不會這樣固執。當他在洞庭西山的時候，孩子們叫他「公公」，他竟「沉醉在童年的舊夢中」去了。是的，童年時代的生活對柯靈的作品一直有着很深的影響。他說：「直到晚年，故鄉的山山水水還在牽繫着我的心。」㉒這一點，非常重要。研究他的文學道路，這是最基本的認識。海明威說：「一個文人最好的訓練是不快樂的童年。」㉓柯靈的「童年生活很暗淡」（《小浪花》），失去了「唸書的幸福」（《掠影集》序），因此接受了最好的訓練。事實上，也只有受過這種訓練的柯靈，才會用磨穿鐵硯的精神寫出這麼多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像夜空中的煙火那樣，使讀者驚詫於它們的多彩多姿。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八日）

附註

① 埃佛雷·李在《杜博艾的〈黑人魂〉》中說：「杜博艾的作品，實爲其人格的延長，爲了了解那些作品，我們必須研究他的爲人以及他所處的時代。」（見《美國劃時代作品評論集》頁二八七。）

② 林非：《現代散文六十家札記》。

③ 仇重在《暗夜棘路上的里程碑》中說：「《市樓獨唱》的作者別有一種獨特的風格，他常寫散文，因此雜文裏也多散文的成份，這成份使他的雜文更趨於形象化。」——此文刊於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出版之上海《正言報》副刊《草原》。

④ 參閱《柯靈自傳》，徐州師院編：《中國現代作家傳略》。

⑤ 趙景深在《柯靈》一文中說：「其中寫他的故鄉龍山景色甚多。」——此文載《文壇憶舊》，頁一一三。

⑥ 仝上注。

⑦ 柯靈在《橫眉集》後記中，一開頭就這樣說：「這裏所收的雜文，大都是舊稿，作於一九三六年。」

⑧ 宗珏：《〈孤島〉文學的輕騎》，載一九三九年出版之上海《文滙報》，創刊《世紀風》。

⑨ 此文刊於《魯迅風》，創刊號，頁三，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一日。

⑩ 唐弢：《魯迅的雜文》，《魯迅風》，創刊號，頁四。

⑪ 宗珏：《文學的戰術論》，《魯迅風》，第三期，頁三二。

⑫ 同10

⑬ 這篇小說刊於一九四〇年一月出版之《文學集林》第三輯《創作特輯》中，頁六三——七八。

⑭ 師陀：《譬言》，《夜店》，頁二，一九四六年六月初版。

⑮ 鄭振鐸：《夜店》與李健吾《〈夜店〉上演了！》刊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之《週報》第十一期。

⑯ 周木齋在《〈消長集〉再版記》中說：《市樓獨唱》「在出版後兩天之內，就需要再版……」——此文刊於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出版之《正言報》副刊《草原》。

⑰ 沈寂在《〈亂世風光〉讀後記》中稱讚柯靈「以小見大的藝術概括，寓理於性的戲劇技巧。」——此文載《電影新作》一九七九年第五期。

⑱ 南凱、江天：《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人民日報》，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⑲ 陳朗：《柯靈沒有老》，香港《文滙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⑳ 電影劇本《秋瑾傳》於一九七九年四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㉑ 此文刊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出版之《榕樹文學叢刊》，頁二六七——二六九。

㉒ 柯靈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寫給作者的信中說「我發現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農村生活對我影響很深，直到晚年，故鄉的山山水水還在牽繫着我的心。」

㉓ 菲列·楊著，張愛玲譯：《歌涅斯·海明威》，《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一九六七年五月初版，頁二〇八。

王昭君與昭君詩

羅忼烈

五

每當民族矛盾尖銳化的時代，詩人或是在異族統治下痛心家國，悲憤難平，或者嵩目時艱，憤慨皇朝顢頇，政治腐敗，國勢衰弱，招來異族橫行，也常常通過王昭君的題詠流露他們的心聲。

例如著名文學家庾信（五一三——五八一）。本是南朝蕭梁的文學近臣，後來出使北朝鮮卑族的西魏，被留長安，不得歸。他晚年時，南朝的陳國與北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其還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北周君

主）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惜而不遣」（《北史．庾信傳》），結果死於北周末年。《周書》本傳說：「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這種心懷故國的情感和被迫流落異族的感受，在賦序中毫不掩飾地表露出來，說：「華陽奔命，有去無歸」；「每念王室，自然流涕」；「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這一切，眞是「可以悽愴傷心者矣」！他的《王昭君》詩云：

拭淚辭故里，回顧望昭陽。鏡失菱花影，釵除却月梁。圍腰無一尺，垂淚有千行。綠衫承馬汗，紅袖拂秋霜。別曲眞多恨，哀絃須更張。

表面看來，也是替昭君訴幽恨、想其當然的代言詩，似乎和上一節所舉石崇、李白諸作沒有多大分別，但結合作者和昭君的遭逢來說，動機顯然不同。他們都奉使命去到異國，「有去無歸」；遠離鄉井，「非玉關之可望」。昭君到了匈奴，貴爲關氏；他到了鮮卑的西魏、北周，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義城縣侯，但他有「遂餐周粟」之感，「常有鄉關之思」，想像昭君當如是也。「別曲眞多恨，哀絃須更張」，說昭君常常借曲子傾訴無盡的愁思，和自己「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賦序）一樣。詩寫昭君回望漢宮，心情悒怏，顏容憔悴，也反映了作者的蕭瑟心事。他又寫了一首《昭君詞》，有「胡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作胡笳聲」之句，同樣是寄託這種情感的。王褒和庾信同僚，梁亡後被俘到北朝，在西魏和北周也「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王褒晚年與周弘讓書，自傷「征蓬長逝，流水不歸」，只能寄望於死後「書生之魂，來依舊壤」（見《周書》本傳），對祖國是多麼的眷戀，心情是多麼的悲痛，所以他的《明君詞》說：「……寄書參漢使，銜涕望秦城，唯餘馬上曲，猶作出關聲！」這不是和庾信同聲一哭嗎？

又如金亡後在蒙古太祖，太宗朝官至執宰的耶律楚材（一一九〇——一二四三），雖然被統治者信任，但祖國被武力征服那種慘痛經過還是刻骨銘心的。《過青塚次買搏霄韻》二首的後一首說：

延壽丹青本誤君，和親猶未歇胡塵。穹廬自恨嬪戎主，泉壤相逢愧漢臣，玉骨已消青塚底，香魂猶逸黑河濱。愁雲暗鎖天山路，野

史稱耶律楚材博極羣書，當然知道昭君和親起了睦鄰的政治作用，「漢臣」應該引以爲愧，他却反過來說。歷史上，皇朝的滅亡多由於階級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當强敵壓境的時候，無力抵抗，統治集團裏一定出現一些企圖苟且偷安的主和派，以及漢奸走狗。金的滅亡也不例外，希望對蒙古屈辱求全，結果還是被征服，詩的開頭兩句就是這個指喻。他周旋於文化水平有限的君主身邊，像昭君不由自主嫁給匈奴單于，故云「穹廬自恨嫁戎主」，又說「邊塞未安嫁侮虜」（第一首）。對於堅貞不屈、臨難不苟的人，他到底深感不安，故云「泉壤相逢愧漢臣」。末二句「愁雲暗鎖天山路，野草閒花也怨春」，和另一首《過青塚用先君文獻公韻》的「滔滔天塹東流水，不盡明妃萬古愁」，道出無盡的哀怨，「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韓愈《祭田橫墓文》），昭君的哀怨，也是詩人藏在深心的哀怨。

南宋滅亡是非常慘痛的，別的不說，后妃宮女的不幸遭遇，已經史無前例。元兵破杭州後，「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的老婦人、宋理宗謝皇后⑭，仍然不免被擄北上，度宗全皇后亦然，除了臨安破時爲保清白而自殺的許多宮庭婦女外，其餘都被捉到燕京，謝后、全后和一些妃嬪，都祝髮爲女道士，以求自保。洪亮吉《冬青樹樂府序》說⑮：「柴車面辭鳳闕，破夢而入龍沙……此則靈妃入道，固無必不死之方，而宮主移宮，獨甚此未亡之痛者也。」就是概括這慘酷的歷史事件，本來和昭君拉不上關係的。然而故事裏昭君出塞的原因，是兵微將寡，無力抵抗匈奴；而宋皇朝積弱不振，也無力保護自己的后妃宮嬪。所以劉因（一二四九——一二九三）《明妃曲》沉痛地說：「飛鴻不解琵琶語，但帶離愁歸故鄉……君王要聽新聲譜，爲譜高皇猛士歌。」⑯劉因在元朝兩次被徵召，都拒絕出仕，「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烈，而遇不能致之兩生」⑰，是以遺民姿態活動於學術界，對昭君的感想又與耶律楚材不同。

滿清也是以異族入主中國。明亡的原因固然由於長期政治腐敗，民不聊生，引起李自成等農民革命英雄的起義，使明皇朝被內外夾攻，兩面作戰，結果加速了它的滅亡。但是如果沒有洪承疇、吳三桂等爲虎作倀、開門揖盜，縱然「兄弟鬩牆」而不「外共禦其侮」，滿清也不能夠那麼容易侵佔的。因此，民族觀念强烈的詩人特別痛恨漢奸，通過昭君故

事來發洩。如王夫之《明妃曲》云：

金殿旌旗鎮漢宮，單于談笑借春風。黃沙已作無歸路，猶願君王斬畫工！

船山自注，詩作於戊戌（順治十五年），這時候洪承疇、吳三桂還沒有死，「畫工」是指他們。「漢宮」暗指明的故宮，「單于」比喻滿清皇帝，「無歸路」比喻恢復無望。華麗的皇宮還是明朝的皇宮，異族的君主在裏面春風得意；來自塞外的塵烟雖然遮斷了復國之路，還希望殺死那些賣國奸賊，替漢人吐一口怨氣。末兩句尤其痛憤。初唐時曾任安西大都護的郭元振有《王昭君》三首，後一首說：「聞有河南信，傳言殺畫師。始知君念重，更肯惜蛾眉。」崔輔國《王昭君》的「何時得見漢朝使，爲妾傳書斬畫師」，都從個人恩怨出發，輕描淡寫，與船山以重筆抒發民族的憤恨截然不同。船山又有《昭君怨》詞，題曰「本意」⑱，詞云：「千古英雄一淚，只在琵琶聲裏，冷笑看功臣，畫麒麟……」洒的不是兒女淚、鄉關淚，是請纓無路的英雄淚。畫像在麒麟閣上的「功臣」都是庸碌的將相，腐敗的大官僚，國家民族就葬送在他們的手中，像周延儒以至洪承疇、吳三桂之流，何曾不被崇禎皇帝倚重，好似麒麟閣上的功臣呢？

廣東有名詩人陳恭尹（一六三一——一七〇〇），他父親陳邦彥在廣州反抗由漢奸協助南侵的清軍，死於戰爭，屍骨無存。他的《明妃怨》說：

生死歸殊俗，君王命妾來，莫令青塚草，生近李陵臺！

昭君出塞是奉命的，不由自主，可是李陵投降匈奴，却因貪生怕死，不顧民族大義。就是青塚的野草也不肯長到李陵臺邊，恐怕被漢奸玷汚了，這種憤恨之情，要比「黃沙已作無歸路，猶願君王斬畫工」更沉痛。而屈大均的「不隨邊地風霜變，芳草青青是妾心」（《青塚》）雖然委婉地流露遺民悽愴故國之思，到底不夠痛快。

唐自安史亂後，突厥、吐蕃、回紇以協助平亂有功爲借口，不肯撤退，在長安、洛陽等地殺掠劫奪不已，並且時常從邊疆入侵。奄奄一息的唐皇朝，不思發憤圖强，只懂得委曲求全，除了以「賞賜」爲名，把從民間搜刮得來的財物盡量滿足他們的慾壑以外，還希望通過和親，得到苟安。這種種，《舊唐書》等文獻有詳細的記載，詩史杜甫的《警急》、《王命》、《對雨》、《征夫》、《歲暮》、《西山三首》……一連串的佳作，就是控訴他們的罪行，憤懣朝庭孱弱不

振，充分發揮了憂國憂民的感情。唐自文成公主後，以貴族女子做和平使者的有中宗時的金城公主（雍王李守禮女）、玄宗時的金河公主（史懷道女）、肅宗時的崇徽公主（僕固懷恩女）、肅宗女寧國公主、德宗女咸安公主、憲宗女太和公主等。這些眞假公主受到的待遇如何，要看作爲後盾的國勢而定。太宗時中國强盛，文成公主雖只是宗室之女，却備受優待，但以後的和親公主即使是帝女，命運多是可悲的，杜甫《警急》詩：「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就是對這種屈辱的和親政策的嚴厲批判。詩人在《詠懷古迹五首》中，又通過昭君事迹慨嘆云：

>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此詩後世論者頗多，亦多不得其旨。只有明王嗣奭《杜臆》曰：「《通》云：時肅宗以少女寧國公主下嫁回紇，臨別之語，聞者酸心。⑲故公借明妃之事以哀之。」按寧國公主嫁毗伽闕可汗，可汗接待送嫁使者十分傲慢無禮。經使者證明這位公主是「天子眞女，又有才貌」，不是宗室女子冒充的，可汗才大剌剌的站起來「受詔命」。次年夏天，可汗死，回紇貴族官僚要以公主殉葬，公主抗辯說：「我中國法，壻死，即持喪；朝夕哭臨，三年行服。今回紇娶婦，須慕中國禮。若依本國法，何須萬里結婚？」（《舊唐書·回紇傳》）然後僥倖逃死，但仍然要「勞面大哭」。唐代和親的公主算她遭遇最悽慘，孰令致之？還不是她的皇帝父親懦弱無能，白白犧牲了女兒嗎！這詩作於代宗大歷元年（七六六），距離寧國公主和親已經七年，然而詩人的憤慨是不能平息的。正是「正使夔州哀杜老，春風省識忽傷心」（姚鼐《仇英明妃圖》）。

過去漢族和邊疆兄弟民族的許多矛盾和是非曲直，今天都已成了歷史陳迹。然而我們不必諱言，因爲愈了解過去，對比之下，愈顯得今天大團結的可貴。

漫長的封建時代裏，政治黑暗，是非顛倒，君主荒淫愚暗，官僚地主爭權奪利，是歷史上常見的事實。昭君故事也給詩人提供了譏刺的素材。

例如白居易《王昭君》：「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這首少年之作，和《長恨歌》「漢皇重色思傾國」同是譏諷君主好色而已。而《過昭君村》云：「獨美衆所嫉，終棄出塞垣……事排勢須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變，丹青何足論。」顯然有所指。白居易所處的時代，是宦官之禍最烈、黨爭最劇的時期，《舊唐書．宦官傳》：「自貞元之後，威權日熾，蘭錡將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帥，必以賄成，萬機之與奪任情，九重之廢立由己。元和之季，毒被乘輿。」宦官不但權傾朝野、荼毒社會、和大臣藩鎮勾結，連皇帝也被挾制，甚至性命也操在他們手中，唐憲宗就被王守澄、陳弘志等毒殺於中和殿，敬宗也被劉克明等在更衣室中殺害。詩說「事排勢須去，不得由至尊」，比喻政事都由別人安排好了，傀儡皇帝是不能作主的；好像昭君出塞，漢元帝雖然一萬個不願意，結果還是奈何不得。宦官大權在手，自然顛倒黑白、指鹿爲馬，迫害異己，禍國殃民；而毛延壽不過爲了金錢把昭君畫得醜些，對比之下算得什麼呢？「黑白既可變，丹青何足論」，就是這個意思。唐順宗任用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等改革弊政，想「內抑宦官、外制方鎮」，鞏固封建統治。他們首先想奪宦官掌握的神策軍權，不料反被宦官俱文珍等勾結守舊勢力和方鎮反撲，二王因而被害，劉禹錫、柳宗元等八人也被貶遠方，這是所謂「永貞政變」。「獨美衆所嫉，終棄出塞垣」的話，也許是嘆息他們遠謫的，而這八人中，他和劉禹錫原來就是好朋友。即或不然，在長期的宦官專權，黨派鬥爭中，有正義感的人一定被排斥的，他自己就因爲上疏請捕行刺武元衡和裴度的兇手，觸怒宦官李師道而被貶江州司馬。

宦官、方鎮、黨爭以外，加上統治集團奢侈浪費，戰亂頻仍，官吏貪污成風，賦稅苛重，唐後期的局面，已經潰爛到無可收拾。李商隱《王昭君》：「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爲黃金不顧人。」諷刺的就是那些貪官豪爵的權貴，搜刮民脂民膏的措施和貪官污吏。徐夤《明妃》：「不用牽心恨畫工，帝家無策及邊戎。」所謂「邊戎」似乎不專指邊疆民族，那些爭地盤、搞分裂、飛揚跋扈的藩鎮也包括在內，晚唐皇朝眼看他們互相攻殺掠奪，誰勝了就承認誰是一方之主，毫

無辦法，唐昭宗的結局便是顯著例子。而徐夤正是昭宗乾寧進士。

以昭君爲題材互相唱和、借古諷今，最熱鬧的是王安石、歐陽修、梅堯臣、司馬光、劉敞、曾鞏等的《明妃曲》⑳。王安石的兩首云：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着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祇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穹廬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明妃初嫁與胡兒，氈車百兩皆胡姬，含情欲語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彈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塚已蕪沒，尚有哀絃留至今。

詩中「人生失意無南北」、「漢恩自淺胡自深」等句，在宋代曾被衛道之士王回、范冲攻擊㉑，自後有繼續非議的，有替他辯護的，總在儒家思想的範圍內聚訟紛紜㉒，現代朱自清《王安石明妃曲》一文，反駁王回、范冲的話，也只認爲：「在胡言胡，這也是恰如其分的安慰語，這決不是明妃的呿咕，也不是王安石自己的議論。」而是「家人」和「沙上行人」說的㉓。姑不論誰是誰非，但是大家都不注意這兩首詩的諷刺性，只在一兩句話上辯論，不免小題大做了。詩作於宋仁宗時，這時候趙禎已經做了三十七年皇帝，表面上是「中原息兵，汴京繁庶」，只不過「承先人之餘烈」罷了，自己毫無作爲，對遼、夏但求苟安，並無長遠的打算，內政一貫保守，對人對事都不見得精明。這種封建君主，自然會引起富有革新精神的王安石反感的。「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二句，前人認爲是作者刻意求新，替毛延壽翻案，如此而已。然而美人圖畫得不對勁，到底是因爲毛延壽得不到賄賂呢？還是因爲昭君儀態萬千沒能力描繪出來呢？漢元帝並沒有查究眞相，就胡亂殺人，不是胡塗嗎？這樣一來，矛頭似乎指向宋仁宗了。如慶歷朝，范仲淹因開罪了權臣呂夷簡，爲夷簡所譖被貶知饒州，余靖、尹洙、歐陽修爲范仲淹爭論，也分別被貶爲監筠州酒稅、監郢州酒稅、夷陵令。類似這種事情，封建時代是經常發生的，在宋仁宗統治的期間曾經多次如此。惟有君主愚昧，奸臣才能夠弄權。王安石又有《明妃曲》集句詩云：「玉顏不是黃金少，愛把丹青錯畫人。」指的正是呂夷簡這一類的權臣。司馬光《和王

介甫明妃曲》的「目前美醜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曾鞏《明妃曲》的「延壽爾能私好惡，令人不自保妍媸，丹青有迹尚如此，何況無形論是非」，以至文同《王昭君》的「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蘇軾《昭君村》的「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譏刺的對象也很明顯。

「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似指仁宗廢郭后事。阿嬌是漢武帝陳皇后，失寵後被廢，謫居長門宮，事情經過見《漢書．外戚傳》。「金屋藏嬌」和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的故事是大家熟知的，不用多講。郭后被廢，固然由於仁宗另有新歡，但對這種嚴重的事件還在遲疑不決，最大的關係是呂夷簡力促其成。因爲他在這以前，曾因她而罷相，積恨在心，現在再次入相，正是報復的好機會。這不是和毛延壽陷害昭君的情形有點兒相似嗎？郭后被廢，居瑤華宮，「後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甚愴惋。帝嘗密令召入，后曰：『若再見召者，須百官立班受册方可。』」（《宋史．后妃傳上》）雖然當時沒有再召，她不久即被宦官毒殺；情形也跟阿嬌在長門宮冷落愁苦了一段日子，後來因《長門賦》感動了漢武帝，遂得「復幸」，又有一點兒相似。從這些迹象揣摩，詩人是借昭君故事來諷刺荒淫昏庸的皇帝和奸險的權臣的。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不過就事論事。昭君在漢只是一名宮女，誰能担保她不會老死掖庭，寂寂無聞？可是一入匈奴便貴爲閼氏，名留青史。誰對她好，誰對她不好，她活在那裏開心、活在那裏不愉快，比較之下不是很清楚嗎？元王惲《昭君出塞圖》說：「人生正有新知樂，猶勝昭陽赤鳳來。」正好作「漢恩」二句的注脚。王安石詠歷史人物的詩很多，臧否人物往往獨具隻眼，說話也多不忌避。他甚至提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精神，這兩句算得什麼呢？何況封建皇帝都是視臣民爲奴僕的呢。

王季思先生和蕭德明的《從〈昭君怨〉到〈漢宮秋〉》說：「王安石和歐陽修……在《明妃曲》唱和詩中借用昭君和漢元帝的故事，抨擊了北宋皇帝的愚昧、昏庸。北宋統治者建立了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帝國，皇帝把一切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裏，甚至將帥出外打仗，也要按照出兵前皇帝頒發的陣圖行事，不准改動。皇帝既要行使絕對權力，不得不依靠從中央到地方的重重叠叠的官僚機構。而貪污腐化，弄虛作假正是這套機構的本色。根據它們提供的情報而作出的決策

措施，其脫離實際，違悖情理，是事有所必至，勢有所必然的。但那些孤家寡人却寧願受騙上當，因循自誤，却不想提拔眞正有作爲的人材來革新政治。這種絕頂愚蠢的行動，不能不招致深明內情的詩人們的嘲笑。王安石就譏諷說：「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漢元帝自己埋沒了昭君，却拉毛延壽來作替罪羊，何等昏庸無能！詩中這個有目不辨美醜，不看活人看圖畫的漢元帝，不就是北宋皇朝那些閉目塞聽，偏信讒言而埋沒人材的帝王的典型嗎？」這又是一種頗具概括性的看法，錄此以供參考。

宋皇朝的軍事力量一向薄弱，對契丹或戰或和，西夏對宋或服或叛，主動權都不在庸碌無能的統治者。以宋仁宗爲例，他對西夏的元昊還應付不了，更何況分庭抗禮的契丹遼國？宋皇朝以文臣知兵，既不曉習邊事，又處處制肘，誠如上面所引錄的：「甚至將帥出外打仗，也要按照出兵前皇帝頒發的陣圖行事，不准改動。」歐陽修《再和明妃曲》說：「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連在身邊的臣僚都分不清忠奸賢不肖，怎能夠指揮軍事克敵制勝於萬里之外呢？這種皇帝當然不懂軍旅之事，還得依靠那些紙上談兵的狗頭軍師策畫，結果不只不能「制夷狄」，反爲夷狄所制，是必然的。梅堯臣《和介甫明妃曲》說：「明妃命薄漢計拙，憑仗丹青誤殺人。」就是譏諷這種君臣。南宋更不爭氣，對女眞金人心裏恐懼，又貪圖苟且偷安，所以主和派一直佔上風。愛國詩人陸游《明妃曲》說：「漢家和親成故事……公卿誰悟和戎非。」也是指斥那些昏君愚臣的。

七

古代文人士大夫，人人都以爲自己有經濟天下的才能，應該「學而優則仕」，如果飛黃騰達，「兼善天下」，「不亦樂乎」。他們不管高高在上的位子有多少，也不問自己所學那一套「先王之道」老古董能不能派用場，只因爲爬不上去就大發牢騷，於是「感士不遇」啦、「臣不得於君」啦、「蛾眉見妬」啦一類呻吟，就充斥了古典詩歌，成了老生常談、家常便飯。他們借各式各樣的題材來發洩之外，昭君故事也提供了可以「寄託」的材料。如「不蒙女史進，更失畫

師情」（薛道衡《昭君辭》）；「唧唧無心嘆，蛾眉誤殺人」（施榮泰《王昭君》）；「那知粉繪能相負，却使容華翻誤身」（劉長卿《王昭君歌》）；「莫羨傾城色，昭君恨最多」（張祜《昭君怨》）；「玉貌原期漢帝招，誰知西嫁怨天驕」（胡曾《青塚》）；「蛾眉翻自累，萬里陷窮邊」（李中《王昭君》）……寫昭君的怨艾，原來是作者自己怨天尤人。

從公元年三十三年（漢元帝竟寧元年）開始，直到現在，王昭君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包括騷人墨客和廣大人民，也包括了漢族和天下一家的兄弟民族。

（下）

——一九八〇年元旦續完

附注

⑭宋遺民汪元量詩，上二句是「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

⑮《冬青樹》傳奇，清蔣士銓作，主要是寫南宋滅亡的慘痛，忠臣烈士的慷慨殉國，遺民的悲憤。

⑯漢高祖《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⑰元歐陽玄《靜修先生像贊》。靜修是劉因別號。

⑱《昭君怨》調始於蘇軾，大概是變曲調爲詞調。「本意」，就是以調名爲題目，即寫昭君的哀怨。

⑲《通》指胡寧亭《杜詩通》。《舊唐書·回紇傳》說，唐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秋，「詔以幼女封爲寧國公主出降……肅宗送寧國公主至咸陽磑門驛，公主泣而言曰：『國家事重，死且無恨！』上流涕而還。」

⑳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不注寫作時間，但歐陽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及《再和明妃曲》均自注嘉祐四年作（一〇五九），故清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卷七，歸入此年。曾鞏《明妃曲》二首，雖不題和王安石，其實也是和作。

出峽詩草

蘆荻

出瞿塘

渾茫一片大江晨，峽氣江風撲面頻，
白帝孤城連窄岸，插天削壁話夔門。

觀石寶寨

岸然一石枕江頭，多少風濤旦夕收！
層廟仿如七寶塔，人間閱盡幾春秋？

道出涪陵，前面爲石寶寨，該寨因一整石得名，石作方形，上有廟宇，層疊而起。寨爲苗族聚居。

穿巫峽

過盡巫山十二峯，猿猴兩岸已無踪。
羊羣出沒層巒裏，幾許人家住此中！

泊巴東

船舶小山城，巴東古有名。
大江奔日夜，回看又一程。

過西陵

西陵一峽亦雄奇，李杜曾來各有詩。
波湧灘旋湍瀨急，兵書寶劍使人思。

峽中有一石壁，中有李白杜甫題詩，傳爲李杜親手刻書。又，兵書寶劍，峽名，係西陵峽中之峽，相傳爲蜀相諸葛亮存放兵書處，觀其石形，有如疊成之竹簡，又有狀如劍者，故名。

㉑王回對黃庭堅說：「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無南北』，非是。」范沖對宋高宗說：「『漢恩自澹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此所謂壞盡天下人心術。」詳見宋李壁《箋註王荊文公詩》卷六。

㉒詳見上述《箋註王荊文公詩》及《王荊公年譜考略》。

㉓文見葉聖陶等所編《朱自清文集》（一九七一年，香港崇文書店）。

三十年後（十六）

——歸人札記

聶華苓

北京（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六月十八日）

走不盡的長廊

小于開車送我們去頤和園。我們全很高興！他溫文爾雅，頭腦清楚，一口京片子好聽極了。

中國好像沒有交通規則。即令有，也沒人理。開車的人可以左右隨便超車；行人對車輛視若無睹，你按喇叭也沒用。但在中國還沒看到一樁車禍。問小于，他說：「人比車子重要，司機若撞了人，不分青紅皂白，司機的錯！」小于一面和我們談話，一面扶着車盤在那車如龍人如蟻的街道上穿梭而去。

「我眞佩服你！」我坐在小于旁邊位子上對他說：「我在北京可不敢開車！將來北京的車子越來越多，人也越來越多，你們怎麼開車呀！」

「可不是？」小于說。「我們本來要修立體公路，受到四人幫的干擾！」

「不是四人幫！爲什麼呢？爲什麼連修公路也干擾呢？」

「他們要在亂中奪權呀！他們不要生產，不要建設。現在，我們就是要抓生產，要爭取時間，要把失去的時間彌補起來。」

「抓生產，會不會製造特殊階級呢？譬如，專家、工程師……」

《蔡文姬》後台——北京首都劇院演員和工作人員。

「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工程師、專家的工作是爲了國家，不是爲了自己。他們也是勞動工人！」

車子在人羣中慢慢擦過去。我們沉默了一陣子。車子開到人稀的地方，小于又說話了。他問我們看過正在北京首都劇場上演的《蔡文姬》沒有。

「你看過了嗎？」我問他。

「看過兩遍。」

「兩遍？我們只要看一遍都買不着票呢！」

「好哇！你們非看不可！郭沫若這個劇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演過，後來停了；今年四月才又重新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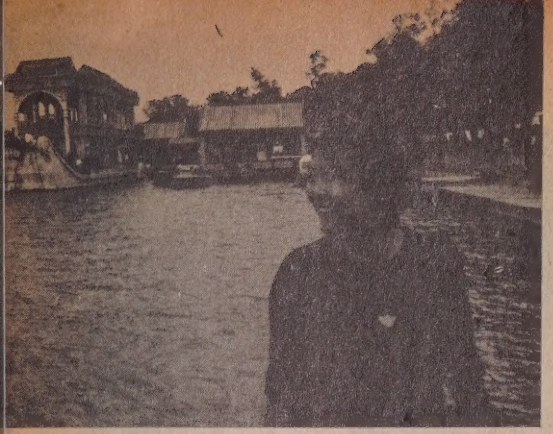
「我不懂，爲什麼連郭沫若的劇也不能上演呢？」

「四人幫文藝專政呀！他們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所有的作品！因此《蔡文姬》也不能演出！現在好啦！又上演啦！每天一大早就有人站隊買票。」

「多少錢一張票？」

「五毛錢。好哇！你們非看不可！演員都是第一流的；許多是老演員。演蔡文姬的朱琳就是老演員，好多年沒有演戲了，現在又出來演，還是好得很！」

「我們一定去看！不看到《蔡文姬》決不離開北京！」我要看的，不僅是蔡文姬的「戲」，還有藝術家復活的



筠筠攝於頤和園石舫

「戲」，還有北京人回到戲院的「戲」。

但是，走上頤和園長長的彩色走廊，却走進了我自己半輩子的「戲」。我恍惚看見一個身穿白底洒藍花麻紗衫子的小女孩，在那長廊上走着，回頭看看身後的大人，抬頭看看一截截紅色廊簷上描着的古代才子佳人；小女孩故意和後面的大人吊得遠遠的，但遠得仍然聽得見他們的談話：張家的四姨太吞鴉片煙死了，李家的老頭子迷上一個戲子了，周家的姑娘跟人跑了……那一類的話談也談不完，那條長廊走也走不完——我什麼時候才長得大呀！

「走，走，走！這個長廊有盡頭嗎？」安格爾苦笑着叫了起來。「這樣子走下去，就是有古美人看，也受不了了！可以折回去嗎？」

「回不去了！」我笑着說。「走進廊裏，就只有向前走了！折回去的路比前面的路還要長！」

我驀然一驚：就在那條長廊裏我母親對我說過那樣的話，她穿着黑襖袍，搭着白絲圍巾，背後是藍色的昆明湖；幾條小船在湖上蕩呀蕩的。

昆明湖的水依舊是藍的；幾條小船依舊蕩呀蕩的。

在那一刻，我活在兩個世界，兩個中國——活過了半個世紀。

長廊上走着人，欄杆上坐着人，湖上船裏蕩着人：老人、孩子、青年、士兵，有的照像，有的吃野餐，有的談笑。安格爾的襯衫浸透了汗水。我拍拍他的背，手沾濕了——就那樣子走下去不也很好麼？

我們終於走到慈禧太后的石舫，舫上的彩色玻璃在陽光中閃爍。安格爾說，他實在不能相信慈禧用救中國的海軍所換來的就是那樣一條笨重的石頭船！那個貪婪的女人到底要的是什麼呢？

石舫上黑壓壓的擠滿了遊人。

「我只知道她不要的是什麼，」我笑着對安格爾說。

「她就是不要那個石舫變成一般人民遊息娛樂的地方！」

我們坐船回到頤和園門口。安格爾和兩個女兒鬆了口氣，不必在長廊裏走回去了。我却是滿足了幾十年來的一個心願：在船上拍拍那透亮的昆明湖水，在玉帶橋下划過去，從湖上看柳樹掩拂的知春亭——風景也好，人兒也好，從水上看就沾上水的嫵媚了。

三打祝家莊

此生最大憾事是沒緣迷上京劇。我是抗戰中成長的「流亡學生」；而京劇是太平盛世的消閒藝術。我有好幾個朋友迷京劇，那個「迷」法就像戀愛一樣，欲罷不能，欲語還休——纏纏綿綿一輩子。此「情」此「意」我不懂，就像小孩不懂大人的戀愛一樣，那是學不來的，必須親身體驗，才知其中苦樂。

一到北京，我就嚷着要「看」京劇。我們正碰上北京市京劇團演出《三打祝家莊》，很高興那是關於《水滸》裏梁山泊好漢的戲，而不是《智取威虎山》那樣不倫不類的樣板戲。

《三打祝家莊》和《水滸》裏「宋公明三打祝家莊」有些出入。攻打祝家莊的頭領宋江變成了晁蓋。他帶領農民起義軍攻打祝家莊。兩次攻打都因情況不明未得成功。後來，晁蓋派遣石秀、楊林化裝深入祝家莊，熟悉了盤陀路和敵兵的指揮信號；又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得到代表羣衆的鍾離老人的幫助，採取了裏應外合的作戰方法，得到最後勝利。

爲什麼宋江變成了晁蓋呢？因爲毛澤東評論《水滸》時指出：《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讓人招安了。因此《三打祝家莊》的宋江就換成了晁蓋。那齣戲所着重的意義是：農民起義軍要消滅地主豪强，接受失敗的教訓重振旗鼓，分化敵人的聯盟，爭取羣衆的支持和幫助，精密策劃作戰方法，終於成功。《三打祝家莊》很巧妙地「古」爲「今」用了。

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劇團

在中國，無論到哪兒，最叫人感動的還是人，是他們那一股要呼吸新鮮空氣的慾望，要看看新面孔、聽聽新鮮話的慾望，要從一種無形的禁錮中掙扎出來的慾望。

芭蕾舞劇團的年青人看到我們一家人是眞高興！演過《白毛女》的白淑湘也在那兒，據說她下放了幾年，受了

許多折磨，只因她冒犯了江青。她細高個頭，有一張細緻却又透着滄桑的臉。他們圍着藍藍問美國現代舞的情形。藍藍因爲感冒不能表演，只是講解了一下現代舞的幾個基本動作。她說現代舞和芭蕾舞不同之處，是跳芭蕾舞的人用四肢而不用身體舞蹈；跳現代舞的人是用身體各部舞蹈，要達到手足所不能達到的外延之外。她坐在地上表演了幾個背部動作。

每個人聚精會神地聽着。她講完之後，問是否有人願意出來跟她練習一下現代舞幾個基本動作。舞蹈團員三三兩兩走出來了。藍藍用中文指揮：「上，下，左，右！一，二，三！左，二，三！右，二，三……媽媽，媽媽，這是什麼？」她拍拍臀部，說不出中文來了。「hip 怎麼說？」

我們全大笑。

她開始教他們扭動臀部的基本動作。女孩子們扭得咯咯笑。一個人退下來了，輕輕搥着腰，笑着說：「腰扭傷了！」其他的人不肯退陣，跳得漸入佳境。

他們停下後，又圍着藍藍談話，問她編的什麼舞。

「我在美國，但我是中國人。」藍藍肯定地說。「我和美國社會發生不了多少關係。我編的舞只是表現我個人的情緒，不能有什麼社會意義……」藍藍一個個字講下去。

我在她那沉重的聲音裏聽出了一個中國女孩子在美國成長的掙扎，一個藝術工作者失根的悲哀——我驀然一驚：我第一次聽見藍藍那樣子講話，她也許在美國早有那樣子的感悟；也許是中國藝術家爲社會而工作的精神使她有了那樣的感悟。

我們在休息室喝茶。那時我多麼希望那些跳舞的年青人在那兒和我們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安格爾和舞團負責人的談話倒有些像電視訪問。

「舞團團員的年齡有多大？」

「在二十五歲到三十五歲之間。」

「他們結婚了嗎？」

「多半結婚了。許多團員做媽媽了；也有的做了爸爸。」

「在美國，舞蹈家根據西方著名音樂家，如巴哈的音樂來編舞。在中國，是否有這樣的情形？」

「我們有自己的作曲家。我們有編導組、作曲組、舞裝設計組。通常是：先有故事，然後作曲，最後編舞。」

「你們會不會用美國現代音樂來編舞呢？」

「現在還不會。」

「文化大革命時期，排斥一切西方的東西。那個如何影響了舞蹈呢？」

「四人幫對舞蹈的傷害很大。四人幫時期，我們只編了個《紅色娘子軍》。」

「我們在外面也只看到一個《紅色娘子軍》！」安格爾說着；我們一家人全笑了起來。現在有什麼新的舞蹈嗎？」

「在一年半之內，我們出產了兩個舞劇：《驕陽頌》、《香樟曲》。驕陽頌是關於楊開慧的故事；香樟曲是關於廣西苗族將香樟木送到北京爲毛主席做棺木的故事。」

安格爾頓了一下。我知道他和我在那一刻有同樣的想法：藝術仍然是政治的工具！藝術的主題仍然是一「花」獨放！

「編舞的人，現在是不是可以創造他們自己的舞呢？」安格爾終於說話了。

「中國芭蕾舞主要是反映中國現實的生活。這個方向是不變的。百花齊放。但是原則上，藝術的創作是要健康的，向上的。」

「我們的藝術是非政治性的。你們是否可以創造非政治性的舞呢？」

「我們的文藝要爲政治服務；爲工農兵服務——但有直接的和間接的服務：直接的，是表達工農兵的生活；間接的，是給他們健康的情緒。」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說過文藝要爲工農兵服務，但也說要注重作品的藝術價值。」

「很對。我們就不在舞台上喊政治口號了。」

「那很好！我希望中美之間有文化交流。你們的舞蹈家會不會有一天到美國去？我是說，個人舞蹈家，不是團體。」

「一定會有那麼一天，而且時間不會太久。」

安格爾哈哈大笑，伸出他剷過馬糞粗糙的手：「這是我最高興聽到的話！」

長城

我和安格爾、薇薇、藍藍在長城上走着。

風起了，雲淡了。雲外的天是藍的。長城內是一層層沉鬱的山巒；長城外是望不到盡頭的平原。

那就是秦皇、漢武的長城。那就是中國人在戰亂中要爲它奮鬥下去的長城。那就是太空人在月球上也看得見的長城。那就是孟姜女哭夫的長城。

那就是我這個東西南北人魂牽夢縈的長城。那就是困在「台北一閣樓」裏的小女孩在榻榻米上細聲細氣唱着的長城。

她一面唱一面在舊報紙上畫畫。一整張報紙刊着開國幾十年來的大事。從民國元年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就職臨時大總統開始，經過軍閥內戰、抗日戰爭、國共鬥爭、金門砲戰……桑娃就在那些大事上用毛筆刷上彎彎曲曲很粗的一道黑墨。那一道黑墨下面有一個個空心小圓洞。每個洞裏坎着兩隻眼睛和一個鼻子。她在那道黑墨上面又點上了一團墨，好像是個小人兒。最後寫上標題：

小不點兒遊長城。

（《桑青與桃紅》第三部）

風大起來了。雲黯下去了。雲外的天仍然是藍的。我和安格爾、兩個女兒齊聲說：「一定要走到長城頂上去！」

十三陵水庫和西長安街

高山之間，一片平湖；湖邊一條黃頂紅柱的長廊，兩、三遊人靠着欄杆看山水。很靜很靜。

「我在一九五八年也參加建築十三陵水庫。」陪同的李玉彩說話了。「我們分成許多隊，有紅軍隊，家屬隊，和尚隊……和尚隊要向紅軍隊的家屬挑戰，比賽挑土。和尚的年紀大了，大約都在六十左右吧，以爲紅軍家屬都是老、小、婦女，可以挑戰。但廣播員播錯了：和尚隊向紅軍隊挑戰！他們怎麼能和紅軍拚呀！他們還是出來應戰！和尚當然賽不過紅軍！最後紅軍隊說：友誼第一，競賽其次……」

十三陵水庫就是那樣子建築起來的。我彷彿在那一片競賽的人聲、劇子聲中，也聽到了許多詩人的聲音。

皇帝相好了風水，
回朝廷規划了遠景：
「叫四山環抱我骨頭，
從此排千陵萬陵！
「溫榆河是龍脈，坐鎮了，
萬世江山都不會垮；
死後也得要顯威風，
一放水，看百姓變魚蝦！」
人民翻身了圈水，
家家戶戶來開山，
叫山山有樹，樹樹青，
叫稻香飛過江南！
皇帝說，「還算我有遠見，

配了湖，更氣象萬千；」

想不見十三件小古董

點綴了人民的大花園！

——（卞之琳：十三陵水庫工地雜詩：十三陵遠景）

那是應「景」的詩；也許是應「命」的詩。但那首詩竟被批評「是不夠健康的。十三陵本是封建帝王死後葬身之地，陵園中的任何一花一草，一土一石，都凝結了多少勞動人民的血淚，興建陵園時又有多少勞動人民付出了生命！應該說十三陵是封建帝王留下來的罪證。《十三陵遠景》全詩共四節，詩人並沒有對封建帝王的罪行予以尖銳有力的譴責和鞭打，反而用了十行來描繪封建帝王的情趣和威風……」（《詩刊》一九五八年五月：對卞之琳《十三陵水庫工地新詩》的意見。）

這樣的批評叫人感到：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二十年來，這樣教條式的批評不知扼殺了多少優秀的詩人！卞之琳從「西長安街」到「十三陵水庫」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從抒枯樹下走着的老人之情，轉變而抒十三陵水庫上的「巨人」之情。但他仍然逃不過教條主義的批評！中國的「風景」變了，詩人也盡力量，是可喜可佩的。但我還是忍不住要想到「西長安街」上徘徊低吟憂國傷時的年青詩人：

長的是斜斜的淡淡的影子，
枯樹的，樹下走着的老人的
和老人撐着的手杖的影子，
都在牆上，晚照裏的紅牆上，
紅牆也很長，牆外的藍天，
北方的藍天也很長，很長。
啊！老人，這道兒你一定
覺得是長的，這冬天的日子
也覺得長吧？是的，我相信。
看，我也走近來了，眞不妨
一路談談話兒，談談話兒呢。
可是我們却一聲不響，
祇是跟着各人的影子
走着，走着……

關於阿左林

——北窗談書錄

郭風

「『葉克拉』——有一位小說家說過——『是一個消沉的城』。這是眞的，……城裏有十座或是十二座教堂；鐘聲什麼時候都會響；勞動者帶着棕色的帽子走過去；虔誠的婦女來往不絕。每過一忽兒就有一個慈容滿面的人從街上跑過，一路搖着鈴……」

——阿左林：葉克拉

引自卞之琳譯的《西窗集》

在阿左林的筆下，這的確是一座又消沉又憂鬱的小城鎮。人們過着惶惶不安的日子。人們借宗教以尋求慰安。我是在三十年代讀到《葉克拉》的。我當時似乎能夠從作品的字裏行間，感受到從作家心靈間流露出來的一種對祖國和人民的憂慮之情。這使我感動。

之二（註）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北京的初冬。這些日子一直是很好的晴天。每天早晨，我感到首都的天空很藍，又是那樣遼闊。有時看見幾片木葉在日影中飄飛，這似乎才使我感到冬的季節開始來到了。

我有早起的習慣。我在所居前面的廣場上散步。人們的心靈世界的活動是微妙的、動人的。在微凉的晨風中，沐浴着北京西郊的日光閒步，我的心中時或出現一種依戀的、幸福的情意。一天早晨，我在閒步間忽地思念起一位西班牙的作家，思念起西班牙的一個小城鎮來。

我手頭原來有一册《阿左林小集》，後來散失了。我有一點悵惘。說也奇怪，若干年來，我的心中有時會沒來由地思念這本書，很想再次得到這本書。人們的心靈世界的活動微妙之至。也許由於我有一種預感，這次有可能看到卡之琳——他是《阿左林小集》的譯者。——呵，大概就在這預感來到我心中的同時，我忽地思念起阿左林以及他所描繪的西班牙小城鎮的憂鬱的風俗畫來了？

我眞的會見了卡之琳。我禁不住表達了我對他的敬慕之情；這中間，我主要表達了我多年來的一種想法，即我認爲他的詩的獨創性和他在紹介外國文學中的獨到的見解，是一種功績，使我欽佩。我也向他談到，我喜歡他的譯作《西窗集》和《阿左林小集》。他聽到我提及這二本書時，別的不講，首先講到這二本書編排不講究，錯字很多；事隔三十年、四十年了，他對此猶感不勝遺憾，他對此還顯得很生氣的樣子。這使我產生一個感覺，認爲他爲人認眞、嚴肅。我告訴他，《西窗集》我散失二次，幸好又二次在舊書店裏買到了。但是，《阿左林小集》却至今沒法再找到。我問他：

「您手頭尚有這本書麼？」

「還有一册……」

我似乎立時放下多年的懸慮。我記得清楚，《阿左林小集》印數很少，字張用的似是一種鄉下手工製造的臘黃色土紙，多翻二次就可能破爛；排印時，訛誤脫漏的確也多。但在我看來，這是一部好書。一部好書，有時未必有很多讀者，但它往往長記在一些人的心中。呵，我回到自己的住處時，才想起一時間內，我忘記向卡之琳問起：他怎的幸能保存下一册《阿左林小集》？一時間內，我望着窗外北京的陽光，不知想些什麼，想得入神了。

（註）之一，見《海洋文藝》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號《關於阿索林》。

之三

據我所知，最早介紹阿左林到中國來，是戴望舒。他所譯《西班牙的一小時》，我有一册手抄本。這册手抄本，曾經時常帶在我的身邊。回憶有時是甜蜜的。我還記得，在閩北一個長滿杉木林的小山村裏，我曾經和N．一起閱讀這册手抄本；村屋門前的草地上，開着小小的粉紅的鮮

花，蜜蜂在四週嗡鳴……

那是一九四一年間吧？

《西班牙的一小時》的中文譯本，最初發表於《現代》（一九三二年五月創刊號）上。事有湊巧，又有不湊巧。一天，我從鄉下小山村進了山城，到一個出版社去（這個出版社設在山城裏的一個舊祠堂內，出版許多文藝書籍以及期刊，當時有許多作家在該社工作）。有人悄聲告訴我：

「他是施蟄存先生——」

施蟄存當時戴一副金絲眼鏡，穿着湖色紡綢長衫，很瀟灑。他正從出版社的前門走出去了，已來不及招呼。近四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在北京看到了施蟄存。他的頭髮白得很少，但左耳裏已塞上助聽器。我和他談起，最近在《海洋文藝》上讀到他所譯的法國路易·裴爾特朗的散文小品，以及他爲此所寫的後記，心中十分高興。我眞是孤陋寡聞。在這以前，我不知道波特萊爾的《巴黎的憂鬱》是模仿裴爾特朗的《夜的狡獪》的文體而寫出來的；也不知道波特萊爾是那麼謙遜，並曾經如此熱切地推崇裴爾特朗。

我以爲廣泛地介紹國外各種流派的文學作品，是必要的。我沒有說出來，即有些作家的作品的迻譯，可能被人誤解甚至責難，因此對翻譯家來說，這需要一點定見，一點勇氣。但我向施蟄存提及，在三十年代，我曾在他所主持的《現代》最初認識了阿左林、H. D.、果爾蒙、葉芝等；我對此是感激他的。我問他：

「阿左林是哪年故世的？——」

我寫了一篇談阿左林的隨筆，這本來需要把他的生年卒月寫上的，以這方面的資料欠缺而暫付闕如；我因此向他請教。

隨後，我們都離開北京了。施蟄存認眞而守信。不久前，他給我寫一封信：「……回來已二十餘天，忙了一陣，才得稍稍恢復書齋生活。今將Azorin簡歷寄奉。此人卒於一九六七年。我們有的工具書都是老古董，只有他的生年，沒有卒年。前天到師大（按：上海師範大學）去翻閱最新版大英百科全書，才知此君活了九十多歲。……」在信之外，他附寄用打孔的筆記紙寫的一段阿左林小傳：

Azorin（阿左林，舊譯阿索林，誤。）

阿左林是霍塞·馬爾蒂內思·路伊思（José Martines Ruiz）的筆名。一八七四年六月十一日生於西班牙的莫諾伐爾城（Monovar），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卒於馬德里。他是

西班牙當代傑出的文學批評家、散文家、國家學士院院士。他屬於「九八年代」文派。這一派的作家努力於復活西班牙的光輝而正在衰落的文化。出於熱烈的愛國主義，他經常以其精練簡潔的文句，描寫並讚美那些永久價值而爲世人所忽視的西班牙民族文化。他的文學批評，尤其對西班牙古典文學的評價，有新的獨到的見解，從而批判了十九世紀的那些陳舊的文藝理論。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六年間，他主編一個《西方雜誌》，介紹當代的歐洲思想。

他寫的小說，著名的是《意志》（一九〇二年）、《一個小哲學家的自由》（一九〇四年），散文集《西班牙的一小時》（一九二四年），是他當選爲學士院院士的就職演講，代替了一篇莊嚴而枯燥的官樣演講。他寫了四十一篇精美的散文，成爲當代西班牙文學中的散文傑作。

他在這段阿左林小傳之後，給我寫了「附白」，說：「這段小傳是我隨手寫的，根據大英百科全書而有所增飾……」我以爲這段隨手寫來的小傳，文筆很漂亮。現在，我也得隨手寫一下了：上面我寫到，一九四〇年（大約初秋），我遠遠地望見施蟄存先生，連打招呼都來不及，他便走了。這次我才知道，那時他也從鄉下進城，到出版社一些友人處告別；隨即，他離開了那個山城，應一所大學之約，到閩西一個山城長汀教書去了。

下期部分篇目預告

七等生的離流（評論）　木令耆
香港詩壇一瞥（評論）　原　甸
從香港來的商人（小說）　張君默
花紅（小說）　李洛賓
火棘到雪棘（詩）　韓　牧
秋天去後（詩）　秦　松
給老詩人艾青（詩）　雁　翼
望北斗（散文）　和　子
論第三種形象（評論）　佟　遠
很不風景的人（散文）　秦　松
抉擇（小說）　寒　凝
《仙履奇緣》的奇緣（比較文學）　枕　書
女爲悅己者容（海外談瀛）　錢歌川

科幻小說，我愛你！

杜漸

我羨慕今日的青少年，他們可以讀到很多科學幻想小說，這對他們的未來，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影響。而我在童年時代，只能看到《封神榜》、《西遊記》，誠然這些古典小說也充滿了美麗的幻想，但僅只是幻想，同科學並無關係。我的孩子就比我幸福多了，年紀輕輕就看到《第三類接觸》、《星空奇遇》……這使他們視野廣闊，攻讀科學的勁頭也就大得多。我認爲科學幻想作品能鼓起人幻想的翅膀，去探索新的世界，這樣的作品，是進取的，鼓勵人向上的。

中國的文學，特別是五四以來的文學，是有着現實主義的傳統，重現實而輕幻想，這同中國的歷

史發展情況是有很大關係。從古典作品來看，除了唐代的一些傳奇，明代的《西遊記》、清代的《聊齋誌異》，帶有一定的幻想色彩，而現實主義的傳統始終是文學的主流。在中國的狐鬼故事中，地獄或天堂，也只不過是一種變了形的人間，就算幻想力最豐富的《西遊記》，孫悟空大鬧天宮，也不過是起義農民同封建王朝統治者的矛盾的一種變形的反映罷了。《封神榜》中的雷震子，二郎神和駕風火輪的哪吒，可以飛天遁地，也只寄託了古代人的幻想與希望，同科學還掛不上鈎。如果說，科學幻想小說是一種外來的品種，那是因爲中國長期來在科學上的落後。西歐國家自工業革命後，就開始向現代科學技術進軍，科學幻想小說亦應運而生；二十世紀從二三十年代開始，科技飛躍發展，科學幻想小說也蓬蓬勃勃發展起來；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十年，電子科學的發展在突飛猛進，科學幻想小說也進入了黃金時代。所以說，科學幻想小說是現代科技發達的產物，中國科技的落後，也造成了這一文學品種的稀少，相信隨着中國科技的發展，科幻小說一定會跟着大量出現。科學導致這一文學品種的發展，而科幻小說反過來也對科學現代化起積極的促進作用。

事實上，科學幻想小說的興起是一個非常現代的文學現象，它是近世紀工業、科技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它是當代最新的文學，也是我們時代最典型的文學。很難想像曹雪芹的時代能寫出《星球大戰》，巴爾扎克也寫不出《二〇〇一年太空之旅》的。

一般人對科學幻想小說有一種誤解，即使是西方國家也有這種情況。例如去年我同美國作家約翰·李吉特談起科學幻想小說，他說：「科學幻想小說不注重人物的刻劃，只注意故事離奇曲折，我認爲小說應反映我們生活的現實，科學幻想小說並不反映現實生活，多是寫登月球，乘太空船，這對別人會很有趣，但我不需要。孩子們是喜歡它們的，因爲它們是某種浪漫的作品……」換句話說，科幻小說是給孩子們看的，登不了文學藝術的殿堂。在法國，甚至一些著名小說家寫了科幻小說，不願用自己名義發表，另起一個筆名，準備隨時不認賬呢。文學史家把科幻小說目爲流行作品，是上不了文學

史的。

對於這種看法，恕我不敢完全苟同，誠然，到目前爲止，文學史並不把科學幻想小說當作文學作品，給予恰當的地位，但難道將來的文學史上，對這種新興的文學品種可以忽視或置之不理嗎？巴爾扎克和大仲馬當年寫連載小說，人們不是認爲是「平民文學」，是流行小說嗎？但這些連載小說現在不都成了法國文學的經典作品了嗎？誰能說將來科學幻想小說不會在文學史上佔上一席地位呢？

科幻小說有浪漫主義的成分，但這是一種積極的浪漫主義，我們不必去討論文學應以現實主義或是浪漫主義爲主這個問題了，因爲現實主義和進步的浪漫主義相結合，乃是現階段文學發展的重要手段。把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截然劃開，已不是先進的見解。

納布柯夫說：「科學離不開幻想，藝術離不開眞實。」作爲科學與幻想相結合的作品，自然是有其現實眞實作基礎的藝術，離開了現實的藝術和離開了科學的幻想，都成了虛無飄緲的東西，自然也無法成立和生存的。藝術的世界本來就是幻想的世界，藝術家通過他們的頭腦將現實生活的材料，加以重新組合，加以修正，甚至加以彎曲，從而塑造出藝術作品，藝術作品並不是用照相機把生活素材簡單地拍攝出來，它往往呈現出來的眞實，並不是直接描述的眞實，而是更高層次的眞實。萊辛在《拉奧孔》中不是指出了阿波羅雕像的雙腿是故意延長，而造成了這一座雕像的「不可名狀的優美」嗎？但誰又能說阿波羅像的不合比例是不美不眞實呢？這是因爲藝術作品，不論是具象的還是抽象的，總還是以現實的眞實爲基礎的一種藝術幻想的成果。

科幻小說寫的東西，有不少目前還是並不存在的，例如星際旅行，海底城市……誰敢說下一個世紀這些不會變成現實呢？如果沒有偉大的幻想，就不會產生出偉大的科學家，如果人類不幻想脫離地面在空中像鳥一樣飛，那麼誰會致力於去發明飛機、火箭，甚至登陸月球呢？凡爾納寫《海底二萬里》時，根本還沒有潛艇，但他創造出了尼摩船長的「鸚鵡螺號」，現在不是有了核動力潛艇了嗎？科學

是最講究實際的，但是科學離不開幻想，沒有了幻想力的科學家，只是科學事務家，決不會是科學發明家，所有偉大的科學家，都從幻想中吸取了發明創造的靈感。

科學幻想小說，顧名思義，是科學與幻想的重疊與綜合，它既具有眞實的一面，也有其幻想的一面，經過重合之後，很自然就產生出一種新的東西，那就是將眞實與幻想兩種成分結合成一體的，以眞實爲基礎而高度發揮幻想力的一個新的世界。現實主義仍會在文學傳統中佔主要地位，我並不反對作家描寫現實的生活，但同時我認爲眞正的藝術家不應有門戶之見，不妨也到科幻世界去探索。爲什麼？

首先，科幻世界的天地是無限廣闊的，既可以到地心去探險，也可以飛到銀河系外去；可以坐着時間機器去考察史前的生物，也可以到一百個世紀以後的未來去旅行……難道這廣闊的天地，不夠作家去馳騁嗎？

其次，科幻小說具有最廣大的讀者，一般來說，科幻小說是老少咸宜的，當然，絕大部份的讀者是青少年，記住！他們是我們的希望所寄託的人啊！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讀者將會急不及待地打開凡爾納、威爾斯、阿西摩夫……甚至你的作品，屏住氣息睜大雙眼，緊張地跟着科幻小說的情節，爲主人公的遭遇嘆息、歡呼……當你擁有這麼多讀者的時候，你將不會後悔從事科幻小說的創作了。

目前的科學教育，往往過份偏重於實際的知識灌輸，忽視了培養年青一代的豐富想像力，這種教育顯然是有缺憾的，缺乏想像力造就不出有創造發明的科學工作者，科幻小說正可以在這方面給予補救，彌補了這一空檔。同時，培養年輕一代的科學幻想，只會使他們頭腦更靈活，過份重視眼前鼻尖的現實，往往會使人頭腦僵化，這將會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上產生不堪設想的惡果。

科幻小說，我愛你！未來，是一個無盡的旅程，讓我們鼓起幻想的雙翼，起飛吧！中國已跨入了新的時代，必然相應產生出新的科幻作品，得到青年一代的喜愛。

科學幻想小說

童星

伊莉莎伯·梵西蒂（英）著　穆　川譯

公園裏靜悄悄，遊人差不多都走光了。一個鐘頭前，這兒還充滿着叫聲笑聲，孩子們在遊戲，情侶在拍拖，而現在，只有一個小男孩孤零零地坐在條櫈上。時近黃昏，公園很快就要關門了。

警官羅健走到那孩子身邊，說道：「小孩，是時候回家去囉。」

那孩子抬起頭來望着他，回答道：「我很快就回家了。」

「孩子，你是在等你父母親來接你嗎？他們很快就會來的，要知道公園不久就關門了。」

「哦？」孩子想了想問道，「你們的公園也像我們的那樣在夜晚關閉嗎？」

警官咧嘴笑笑：「我想大概全世界各地都一樣吧，那麼說，你不是住在這城市的了？」

孩子搖搖頭，沒有回答。

羅健問道：「你是從哪兒來的？」

孩子遲疑了一下，才回答道：「我是……唔……我是來自太空的，」他對最後這個詞考慮了一下，然後點點頭，「對，太空是你們用的詞，我想我是用得準確的。」

羅健好奇地望着他，跟着板起臉孔，嚴肅起來：「孩子，你在胡說什麼！」但這孩子有一種氣質使他感到窘惑，甚至連他的衣着，也是很古怪的，不像現在的兒童服裝。

「我也估計到你是不會理解的，」孩子說。

羅健皺起眉頭，現在的孩子怎麼盡講老氣橫秋的大人話呢，他問道：「孩子，你父母在哪兒呢？」

孩子抬起頭，望着天空，指着上天悄悄地說：「在那上邊。」

羅健心想，這是個可憐的小白痴！孤零零在世上，但總得有人負責照顧他才行。想及此點他不禁皺緊眉頭。

孩子在羅健還來不及追問下去，就繼續說：「我很快就會同他們會合了。」

羅健嚴肅地望着他，他的目光是震驚而又充滿同情的，事情原來比他想像的更糟呢，一個年紀這麼小的孩子，竟講出這樣悲觀的話。

「孩子，你聽着，你不應該講這樣的話，你這般年紀是不應該這樣想的，喂，你……」他把話打住，那孩子正大惑不解地望着他。

「對不起，我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意思？」

羅健道：「你的雙親既然已經去世，我很替你難過，但你不應該……」

「什麼？去世？爲什麼你認爲他們死掉了？我沒有說過他們已經死掉呀！」

羅健嚴肅地說：「你當然講過了！」他停了停，心中暗自氣惱，於是耐心地說下去，「孩子，你剛才不是說，你的父母在那上邊嗎？」他指着漸漸幽暗下來的夜空，「你還說，你很快就要去跟他們團聚了，對嗎？」

「對啊，警官，我這樣稱呼你是否正確？」

羅健點點頭，一時爲之語塞。

那孩子繼續講：「我正在等他們，他們是在天上，他們大約就會下來接我的……」他看了看手腕上一個似乎像是手錶的東西，羅健看不出那是怎樣的一種物事，但顯然它能表明時間。孩子說，「大約三十分鐘以後他們就會接我，我想大概你們會把這段時間叫三十分鐘吧。」

羅健又皺起眉頭來，簡直是胡說八道，難道他的父母飛進公園來接他嗎？原來如此，要等天黑了才飛進來，這可是犯法的。

他嚴厲地說：「孩子，如果你說的是他們計劃在公園裏着陸，那我可要警告你，我不得不用非法飛行和非法着陸，以及在關閉大門後擅進公園的罪名逮捕他們了。」

那孩子嘆了口氣。羅健心中暗道，耐心點！但那孩子却像要幽他一默似的說：「他們不會在這兒着陸的，警官，他們也不會在這兒呆很久，只是在天上飛過，就在這些樹頂上，跟着我就會被吸收回船，那你就可以關上公園大門回家去了。」

謝天謝地！羅健心想，這事可叫人迷惑，這孩子在講些什麼？不會着陸……只是飛過……他就被吸收回船？回什麼船？這孩子是不是個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小瘋子？要不就是在開玩笑吧？

孩子肯定地說下去：「警官，那完全正確，我父母一定會在公園關閉前到達這兒的。」

羅健道：「唔，不過不會是飛進來，不會吸收你，我也不明白你講的吸收是啥意思，他們只能像一般人那樣，用兩條腿走進來，而且他們得快點來，時間無多，否則進不來了。」

「他們一定會來的。」

「好吧，如果他們不來，你就得跟我回去，我們不能讓你整晚一個人坐在這兒的，我的小朋友，那是犯法的，事實上，我認爲你最好是跟我一塊走吧。」

「但是，如果我不在這兒，他們會担心，不知道該怎麼辦了，所以，我必須等下去，你明白吧！我……必須在這兒等，他們囑咐過我，不要走開的。」孩子的聲音緊張起來，幾乎是懇求地說。

羅健開始生氣了：「喂，孩子，望着我回答，你是從哪兒來的？」

孩子沒有回答。羅健懷疑這孩子是否被父母拋棄，因爲父母把孩子扔在公共場所，悄悄走掉，已不是第一次發生的案件了。

「他們一定會來的，」孩子並不固執，但很堅決地再說了一次。

羅健沒法，只好坐在他身旁。

孩子問道：「你跟我一塊等嗎？那好啊！我倒希望你能看看我們的船。」

「船？」羅健叫起來，「但港口離這兒有一哩路！他們打算幹什麼，在公園的湖裏下錨嗎？」

那孩子笑起來，像理解羅健心頭的窘惑似的，羅健心想，這孩子似乎有點兒正常的迹象了，他仔細地望着那小臉蛋，那快活的笑容。不管他來自何方，看來這孩子並沒有神經病。他開始有了信心，跟着生起氣來，也許這聰明的小傢伙在開玩笑，所以他滿有自信地等那孩子回答。

「我說的是星船，那是會飛的船，我們早已在你們星球上作了好幾次考察飛行。」

「我們的星球？」羅健倒抽了一口氣，「那麼說，你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了？」他立即就鎮定下來，不錯！原來如此！我怎麼早先沒想到？這小鬼頭準是個科學幻想小說迷，現在的青少年最着迷的不正是這類小說嗎？越離奇古怪就越吸引人，這孩子滿腦子都是這類東西，但看小說入迷得胡思亂想，呆在公園不回家，那就太過分了。

於是他慈祥但堅決地指出：「孩子，聽我說，我知道你是個科學幻想小說迷，我也喜歡看這種小說，什麼太空船啦，星空奇遇啦，外星球的生物啦。不過玩笑歸玩笑，在此時此地不要再胡鬧下去了。」

「科學幻想小說！」孩子有點氣憤地打斷了他的話，「在我們星球，我們好多好多年前就已經不只看小說了。」

「嗯，我們也一樣，我們看電視，有《星空奇遇》，有《超人》，有《第三類接觸》，有《星球大戰》……我們還登上了月球，甚至考慮在月球建立基地，而且……」羅健自己把話煞住，怎麼搞的，竟相信了這小鬼頭的話了，向他誇起當前科學界的成就來呢！就當這小孩真的是坐一艘「星船」從另一個星球飛來似的！但他心想，不如乾脆跟他扯下去，一直等他父母來把他帶回家去，倒也是個消磨時間的好辦法！

於是他說：「那麼說，孩子，你是坐一艘星船到這兒來的了？對，當然是那麼回事！為什麼我早先沒想到呢？是一隻飛碟吧，對嗎？」他笑笑說，「不過，你看去並不像一個青色的小人啊。」

那孩子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很開心。羅健想，至少在就快關門的公園的黑暗中，這孩子一點也不害怕，倒頂開心呢。

孩子道：「我們在老家也常聽說諸如此類的謠傳，在我們發展起星際旅行之前，我們也信以為真呢。現在我們在太空飛行方面已經有了非常先進的技術了。」

羅健可有可無地說道：「嗯，我們也曾有過太空船，在星際旅行方面也頂拿手的。」

「真的嗎？」孩子的聲音和態度流露出十分感興趣的樣子，「後來怎樣了？為什麼你們停頓了呢？」

「把錢花光了唄，」羅健道，「再說，人們沒有幾個人肯把一生花在星際旅行上面的。」

「那當然，」孩子同意道，「要是你們只能以光速飛行，那就時間漫長了，幸運的是我們並不存在這個問題。」

「眞的？」羅健强忍住笑問道，「我倒有興趣知道你們是怎樣克服這困難的。」他內心竊笑，不過倒樂於談下去。

「嗯，那很簡單，」孩子解釋道，「我們發現了超光速旅行的奧秘。」

「但這是不可能的！」羅健反對道，一時間忘記了這只是幻想性的談話，「你是不能突破常規的定律的。」

「一切都是可能的，」孩子鎭定地回答，「只不過等我們去發現而已。」

「但比光速還快……？」羅健冷笑道。

「是可能的，」孩子重覆道，「我不是在這兒了嗎？對吧？」

羅健突然發覺夜色迷濛，四週一片靜寂，昏暮的蟲鳴，使公園充滿了詭秘的色彩。他心裏捉摸，該到此爲止了，他不該任由這孩子在幻想中馳騁，必須將他帶回到現實中來。事實上天已黑了，公園裏漸漸冷起來，要是他父母不來，那麼……他說：「孩子，探險是件很好的事，無疑有朝一日我們眞會有機會在太空漫遊和探索，但要我們能坐進太空船，嘩的一聲，飛離地球，前往別的星球去，到另一個世界的另一個公園去坐坐，那該是很多很多年以後的事，再說……」他突然眨巴了一下眼睛，「你眞的以爲有另一個世界，它完全跟我們這世界一樣嗎？有同樣的文化，同樣的人，同樣的城市，也有公園，也有警察，有圖書館，博物館嗎？如果我們能輕而易舉就到達別的世界，而且在那兒找到有生命，那將會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不過根據我們的科學家說，那希望極微，你以爲別的世界也會有人嗎？就算有，也不會像我們，不會像你或我的。」

「那你就錯啦，」孩子溫柔地說，「我們看來不是一個樣子嗎？我現在就可以証明你是錯的，你在跟我談天，你到底聽不聽得懂我的話呢？」

羅健困難地嚥了一口口水，孩子眞不聽話，他得想個辦法才行，他並不想把孩子帶回警署去，若是他父母眞的正在到來，那就麻煩了。另一方面，這孩子已經中毒甚深，看科學幻想小說已走火入魔，也許多跟他談談有好處，對這古怪的孩子進一步了解一下，他可以隨時不談下去的，如果沒有人來接他走，那他就只好把他帶回警署，即使是讓他在警署過夜也好。最好他父母能及時趕來，那他可要教訓他們幾句，入黑時把這麼一個小孩子留在公園，實在太不應該了！當然，他們可能出了意外……

「嗯，」他說，「孩子，你是從另一個星球來的，對

嗎？」

孩子點點頭。「我父母在我們的太空艦隊司令部担任非常重要的職位，」他自豪地說，「當然，他們並不很贊同讓我降落到你們星球作這次旅行，不過我堅持要這樣，因爲我希望成爲第一個在別的世界登陸的孩子，再說，我們已經對你們星球作了好幾次環航，看來這地方是安全和友好的，他們才讓我下來的。」

羅健莊重地點點頭，强忍住笑。孩子繼續講下去：「還不只此，這也是有利的事。」

嘩！羅健心中吃驚，這麼個小孩竟講出這麼長篇大論的話來！不過他知道一個科學幻想小說迷，少不了會編出一大套來的。

孩子說：「你明白嗎？我覺得首先讓兒童降落是比較好的，這樣就不會嚇着人們，當然我們也沒有什麼嚇人的，我們的人對你們是不會傷害的。」

「我很高興聽到這麼番話，」羅健莊嚴地回答。

「還有非常重要的理由應該讓我先行。」

「你是指你父母在太空艦隊司令部身居高位吧？」

「不，不是那回事，」孩子根本不理會羅健那種諷刺的口吻，「因爲唯有我是受過精心的特殊訓練，我能適應於你們星球和它多方面的外觀，諸如大氣層、語言、環境等等。」

羅健說：「那麼看來，你一直都幹得很出色，你看上去像我們當中的一個，講的也是我們的語言，我敢說，連思想也跟我們一樣，而事實上你可能正是我們的人。」

孩子同意地點點頭。「那倒是眞的，現在看來，有不少訓練項目完全是不必要的，你們看來差不多在每一方面都跟我們很相像，只是在太空科技方面沒有我們進步，而且對於你們星系以外的星系毫無知識，儘管如此，你們仍然是跟我們的種族是無可懷疑地平行發展的。」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接着說，「我們曾在過去好多年對你們星球作過很注意的研究，你們種族只有一兩點才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但它們只是次要的東西，你們得向我們學不少東西，我敢說用不了多少年，你們就會有這機會了，當然，你們不可能到我們那兒去，但我們却完全能夠，而且一定會到你們這兒來的。」

「入侵嗎？」羅健用冷嘲的口吻說。

「不！」孩子像吃驚地叫起來，「不是入侵，只是友好的訪問，我們的意向是極其友善的。」

「孩子，那麼你們那個友善的星球叫什麼？」

這一問，使孩子第一次避而不答了。羅健心想，好，我這次難住你了，肯定你還沒事先想出一個什麼神奇古怪的星球名字來。

但孩子最後還是開口了：「對不起，警官，這可以說是一件秘密，雖然我們是友好的，但爲了防避你們某些人不回報我們以友誼，我們必須保留不公開我們星球的名稱和方位。」

羅健仔細看着孩子那熱情的臉孔，那雙因興奮而閃閃發亮的睿智的眼睛，他心裏想：這孩子中毒太深了！他覺得一直逗他講話，簡直是一種罪過，於是他說：「孩子，聽我說，我自己也曾經是個孩子，不過……」

「你也曾是個孩子嗎？警官？」

「當然囉！」

「那太有趣了，」孩子沉思道，「我還以爲這星球的人一生下來就是大人呢。」

哈！露出馬脚來了，羅健道：「孩子，開玩笑要有個限度……」

「是的，這玩笑太過分了，」孩子哈哈大笑道。

羅健鬆了口氣，這孩子終於承認自己是在開玩笑了，他板起面孔說：「看來你父母今晚不像會來接你，也許他們根本就不會來。」

「他們一定來的，」孩子急忙道。

「但他們從哪兒來呢？」羅健追問。

「對不起，警官，我不能告訴你，剛才我已講過，這是必須守秘的。」

羅健這次眞生氣了，他還在玩那荒唐的把戲！他極力忍住怒氣，耐心地說：「我是說你的家在那兒，孩子，你生活在這星球的家在什麼地方？」

「我根本不是住在這星球的，我早告訴過你嘛。」

羅健想了想，這次可得拆穿他的把戲，教他別再幻想了。他說：「那麼你對我們這星球的一切都知道了？」

「知道了，」孩子肯定地回答。

「那麼，你該知道，我要找出你們星球的名字是輕而易舉的事，事實上，我現在已知道你是來自何方了，你這個星星的孩子！難道你忘了我們人類是一個能知過去未來的種族嗎？你還有什麼話說呢？」

孩子啞口無言。羅健想，這次我唬住他了，我打出了這張皇牌，他要是答不出來，那麼他就不會再胡謅下去，乖乖的回家去了。

孩子最後說話了：「我曾聽說過有那麼回事，」但他

的語氣並不肯定。

他要垮台啦，羅健心中暗喜，不過他高興得太早了。

「你們的人曾經有過這種能力，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不過現在你們根本已經不再具有這種能力了。」

羅健心底裏氣得快炸了，他完全沒想到會是這樣一個回答。於是他說：「你不許可這種力量又再重新出現嗎？星星的孩子，這次你錯了。」

「我並不懷疑，」孩子贊同道，「你們當中某些人會再次獲得這種力量，也許是年輕的一代吧，不過得非常集中注意力，而且只有在危急之時才能生效，」他抱歉地微微一笑，「我懷疑你能否做得到，以你這般年紀，這樣運用精神力量是極其危險的。」

羅健聽到「這般年紀」這話，不覺氣惱，面露不豫之色。

孩子還說：「即使你能辦到，對我却全無危害。」

「好吧，好吧，」羅健試探地問，「如果你要玩下去，我想你準能把自己的心智關閉起來，不讓我探出，這話對吧？還是只是我的科學幻想小說沒讀到家呢？」

孩子微笑道：「你又在講什麼小說了，不，你一點也沒錯，事實上，我們已經有好幾個世紀學會運用心靈的防禦力量了，我們尚未能完全掌握看透別人心思的能力，但我們已能夠防止別人看透我們心靈的活動。我具有這種能力，如果有危險威脅時，我肯定，在這方面是不會受到危害的。」他又放縱地笑起來。

羅健無話可說，因爲他想不出什麼來反駁了，只有眼瞪瞪地凝視着孩子的臉，這孩子越講越離譜了，他得把他帶離公園，回警署去。於是他站起來，決定不再同孩子胡扯下去。他問：「孩子，在你們那兒也有警察嗎？」

「有的，每個星球都有法律和秩序，否則又怎能生活呢，」孩子一邊回答，一邊用眼睛掃射着黑暗的天空。

「很高興你也這樣看法，因爲那意味着你會乖乖地跟我走，不會再爭論不休，不再胡說八道了。說眞的，孩子，現在跟我走吧！」

「跟你走？到哪兒去？」孩子愕然地問。

「到警署去嘛，當然只是去過今晚一夜，我們總不能在這兒呆一晚的，天黑了，公園關門了。」

羅健看看手錶，是時間關閉公園大門了，羅健正是來巡視還有沒有人留下的。當然，有些人自有走出公園的門路，但那是非法的。至於他自己，他倒並不担心，他自有辦法。不過，帶着孩子爬牆越壁而出，可不是件光彩的事情。

孩子這時一聲不響，正在緊張地望着夜空，在這溫暖

的夏夜，羅健不禁不寒而慄，他得再努一把力，找出這孩子是從哪兒來的，他必定有個家，準有人到警署報案說有小孩失踪掉。他可以肯定一點，就是這孩子絕對不是從頭頂上那寒冷的高高的天上來的，不會是來自星星！

他猛然向孩子轉過身來，這時孩子根本不再理會他了，在那孩子的臉上，在他專注地望向星空的眼睛裏，有着一種表情，一種懷念之情，一種思家之情。

羅健不禁想，原來最初的猜測是對的，孩子的父母早已去世，他那種奇怪的幻想，只不過是一種感情的掩飾，悲哀的帘幕，孤單的逃遁？羅健細心地望着他，目不轉睛地盯着那仰望高天的小臉。突然，他感到奇怪，他坐到條椅上，發起抖來，但雙眼却無法離開過小孩的臉孔。

突然，孩子說：「他們很快就來到這兒啦，小心看，你會看到的！」他回過頭來正視着羅健，「跟你談天眞有意思，警官，使我學到了不少東西。有朝一日我會回來的，」他又再望向夜空，「可是能回家去多好啊！」

「孩子，家？家在哪兒？」羅健輕聲地問，輕得像夜來的微風。

那孩子沒有回答，只是望着星空，像聽不見似的。羅健就近去看，只見在黑暗中，小孩的雙眼，亮得像星星一般。

「孩子，你的家在哪兒？」羅健再問了一次，他的聲音抖得跟他的身子一樣。孩子沒有回答，他也就不再問了。

突然，天空上有一個光點，雖然很遙遠，但清楚分明，那光點在固定的星星中間移動，像一顆巨星在發着光輝，離開了運行的軌道滑行，向地球飛來，它來得很快，轉眼間已飛近來了，停止了飛翔，在樹林子上頭懸掛着。思想的混亂、語言和形象，全湧進了羅健的心頭。那孩子曾講過，「它們只是翱翔，接着我將被吸收回船上去……」

吸收！羅健氣都透不過來，只見那孩子已離開了地面，升上空中，他雙手緊貼着腰，迎着光芒，向上升，向上升……

他看着孩子被一陣强光包圍，孩子就溶合進光芒中去，再也看不見了。突然，那光芒從樹頂，從夜空中消失掉，只有他一個人留在黑暗裏，他渾身出冷汗，心裏害怕極了。

他心中掀起了思想和恐怖抖纏不清的漩渦，剛剛的所見所聞的回憶還在旋轉不停。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涼夜的空氣，希望能心智清醒地思維，突然心頭出現了一種清晰而强烈的想法：他必須警告地球的人們！那孩子看去自然是友好無害的，但成年的外星人呢？那孩子不是說過總有一天會回來嗎？而且會有很多人來呢，那孩子和他的人對地

球已經了解得很清楚了，他們的科學技術水平，他們的文化，他們的力量，而且也知道地球人是毫無自衛能力的！世界正處於極度的危險中啊！

他匆匆穿過公園的空無一人的小道，走到公園大門，門早已關閉上鎖，守門人也不知去向，他準沒有看到剛才發生的一切！羅健想，那太空船來時，守門人早就回家去了，不過肯定一定會有人看到那太空船的，可是看到又怎樣呢？這世紀不斷有人看到飛碟，看到「幽浮」（UFO），但看到又怎樣？科學家說這不過是幻覺和危言聳聽的無稽之談，沒有人會相信的。

要是他警告別人提防，人們會以為他是開玩笑，最後他會失業，失去退休金，甚至更糟呢！他站在那空蕩無人的黑暗的公園小徑上，望着前邊關閉了的高高的閘門，這閘門活像把他隔離了溫暖安全的世界，而那世界是不能加以警告的。人們只會把他當作神經不正常，一個神經不正常的警官，還有比這更慘嗎？

這世上又有誰會聽一個默默無聞的警察的話呢？他抬起頭來，望着黑暗的夜空，星星在天上眨着眼睛，他想起了那孩子的閃亮的眼睛，現在，這星童大概已經飛上星星間沒有空氣的深處了。

他慢慢地爬過了閘門，突然覺得好像老了很多，拖着疲倦的步伐回家去。

《托爾斯泰在倫敦》出版

秦毅

《托爾斯泰在倫敦》（Tolstoy in London）一書是描寫托爾斯泰在倫敦居住時的生活和工作情況。托爾斯泰從俄國西南部的克里米亞回到故鄉時，曾經當過教師，為居住在他的莊園內的農民的兒女提供教育。其後，他接護詩人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推荐信前往英國。阿諾德是當時英國教育部的高級官員。

托爾斯泰抵達英國後參觀了好些學校，對座落於切爾西（Chelsea）的聖·馬克實驗學校（St. Mark's Practising School）的參觀訪問尤其仔細。在托爾斯泰的要求下，三B班的男同學寫了一篇文章，用以刻劃同學們的性格，興趣和日常生活。這篇文章也成了托爾斯泰帶回俄國的禮物之一。

編寫這本書的作者維克托·盧卡斯（Victor Lucas）圍繞着上述小小事件作了細膩而又有趣的描寫。維克托不僅描寫了十九世紀中葉的倫敦的生活和教育，而且敘述了多才多藝的托爾斯泰所堅持的教育原則和堅持原則的決心。

外國文訊

盜馬賊

（波蘭）約瑟・奧柏圖舒

李　昕譯

約瑟・奧柏圖舒（Joseph Opatoshu）一八八七年生於波蘭，接受猶太教育，並在華沙一商業學校攻讀。一九〇七年，奧柏圖舒去了美國，在一間工廠工作，並在紐約市教授希伯來語。他在夜校讀書，得到工程師銜頭。奧柏圖舒是猶太作家圈子裏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小說及短篇故事稿著，最著名的是《在波蘭森林裏》一書。——譯者

一

早上……泰錫煮了點稀粥，打了幾只鷄蛋進粥內，再煮了一鍋馬鈴薯，然後把食物都擱在桌上涼着。她坐了下來，想道：「所羅門該快祈禱完回來了，現在叫醒贊爾也差不多了。總是晚上到處跑，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到哪裏去過。」

泰錫看看睡近門邊的贊爾，他那一頭亂髮掛在發亮的前額上。

「我生了這麼一個兒子——像頭牛一樣壯，有這樣一個兒子，別的母親會高興的，可我呢？今天——上帝禁止——他們可能會抓到他。」她鬱鬱不樂地嘆了口氣。「把五十頭馬帶過邊界可不是容易的事，除了要怪責他那位好爸爸外還能怪誰呢！上帝知道，我跟他不知吵過多少次了，我常說：『所羅門，一家有一個賣馬商就夠了，讓孩子學一門手藝吧。』這可是孩子所需要的。他却只用他那雙賊眼瞪着我，還唱那麼一首叫我噁心的歌！」

泰錫用圍裙揩鼻子。

「我的孩子從未給我帶來過歡樂。生了十二個，只剩下三個。贊爾從來都是那麼野性的，別的孩子總不肯和他玩——他打人嘛，連親人也打。鄰居一直都說，他不會有好出路的。想想都叫人難受，他是連胎膜一起生下來的，而且發出那樣的怪叫聲！誰聽過這樣的事呢？而莎拉——她不也是煩死了我嗎？總是到處游蕩，……每天都有告示貼在教堂牆上講到她的醜聞。當然了，雖然她比漢娜年紀小，我們也可以把她早嫁出去。我只想上帝保佑，漢娜會給我帶來一點歡樂……」

贊爾翻了個身，睜開藍色的眼睛，他把手放在腦後，舒展身體，打個呵欠。

「一定是晚了！」

他一躍起床，洗刷一番，穿上擦得發亮的靴子，按波蘭式樣梳了頭髮。他把手放在腰後，開始跳舞，邊跳邊叫：「媽媽，給點吃的！」

「你真的比異教徒還糟，」泰錫說：「異教徒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唸禱文，而你呢？」

「別說了，媽媽，」他哈哈大笑說道，一把抱着赤脚的泰錫，不管她如何掙扎，就與她跳起舞來。

「放開我。你這流氓！我給毒藥你吃！」

贊爾高聲大笑，他倒了一杯威士忌，一口喝光，然後坐下來吃他那一碗稀粥和馬鈴薯。

所羅門進來了，手臂夾着他那隻大口袋。他正想開口說話，泰錫却搶先說了：「你看你把那寶貝兒子寵成什麼樣子了，他像畜牲一樣爬起來就吃，連一句禱文也不唸。你不肯聽我說的，所羅門，就有今天。」

所羅門的口唇綳緊，臉色蒼白。

「住口，你這長舌婦人！誰問你來？」

贊爾繼續吃着，微微一笑。

所羅門開始在屋裏踱步，他覺得泰錫是對的，但要他承認這一點是不行的，而且他非常愛贊爾，總是寬恕他。

「他會長大的，」所羅門對自己說：「到時候就會改變的，我像他那麼大時也並不比他好。何況，贊爾又强壯又鎮定，這是每個盜馬賊都該具備的條件，所以同伴們都敬重他。」所羅門知道，自從贊爾加入他的「行業」之後，別人對他也另眼相看了。

「今天見到摩斯那個販馬商了，」所羅門說。

「唔？」

「他就要來的。聽他的口氣，似乎他以爲能把我們的價錢壓低。他說他可以買得更便宜一點。」

「便宜一點？見鬼去吧！如果少一個便士，爸爸，我都不會動身的。這個老狐狸，我總有一天要整治他。」

「好了，好了，別再喊了，他來了，」所羅門匆忙說着，走去開門。一個高個子、粗壯的猶太人進來了，他穿着一件寬闊的布外衣。

「早安。」

「好年成，摩斯先生，」所羅門回答，並拉過椅子，「請坐吧。」

摩斯喘着粗氣、呻吟着，慢慢地坐了下來。他掏出香烟，遞給他們。

「唔，贊爾，」摩斯咳了一下，開始說話：「你準備好今晚出動了嗎？」

「如果我們的價錢談妥了，我隨時都準備好。」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以爲我與你爸爸都談妥了的。」

「轉彎抹角有什麼用呢，摩斯先生？除非我看到有兩百盧布放在桌子上，我是不會動身的。你說你能買到更便宜的，那就請吧，我不會怪你的。」

「呸！贊爾，你吃胡椒太多了。你的生意一定是太好了，如果你就這樣地扔掉一百五十個盧布。還是理智一點好。整個事情也花不了一個鐘頭，一個鐘頭就賺一百五十個盧布對我說來可眞不錯了，別人也不會拒絕的。來吧，贊爾，別當傻瓜了。如果我能肯定馬匹會安全過境，多五十少五十都無所謂。但是，上帝禁止，如果他們抓住馬匹，我又怎麼辦呢？你會分担損失嗎？唔，你不回答。這不是做生意的方法，贊爾。」

贊爾坐着不發一言，他知道摩斯會設法說服自己的，那只老狐狸！幾乎所有的馬匹都是屬於我的，摩斯唱首歌就都拿過去了。而現在，他又想減低五十盧布。不行！

贊爾站起來。

「摩斯先生，你在浪費力氣，再說也沒用。我不會少要一個盧布。」

摩斯直瞪着贊爾，微笑一下。

「嗯，贊爾，你似乎越來越激奮了。你，我與所羅門會談妥的。現在，還是讓我們喝點酒吧。」

泰錫拿來一點白蘭地和點心。摩斯嘆了一口氣，掏出一個厚厚的錢包，數了兩百盧布，交給所羅門。

他們互相祝酒。

二

當贊爾走近森林時，他看到父親與兩個年青人站在那裏。他趕忙下馬，把馬匹一隻跟着一隻繫好。做好之後，與父親道別就小心地騎馬走出森林，專門挑那些彎彎曲曲的小路走，兩個年青人也騎馬跟在他後面。

一路上，贊爾竭力把注意力集中到邊界上，但是別的想法却老是湧了上來。「如果他們今晚開槍殺了我又會怎樣呢？」

他對着自己咧嘴笑了笑，從長靴裏掏出一扁瓶威士忌，喝上幾口把這種想法驅逐出腦袋。

不久，他們來到小溪邊上。「停！」贊爾輕聲叫道，並舉起了手。他們全都靜靜地站着不動。

「我們要等到天全黑了。現在，拿去這瓶威士忌，把酒抹在馬頭上使它們不會嘶叫。小心點，不要弄出聲音來，懂嗎？」

馬匹不久也變得安靜了，似乎它們也感覺到有危險，它們互相擠在一起，低着頭，動也不動。贊爾看着它們這樣站着，身體互相靠着，低垂着沉思的頭，一陣憐惜之感突然湧上心頭。

週圍都很安靜，不時吹來一陣輕風，帶來松柏的氣味。小溪慢慢地、靜靜地流着，黑紫色的小波浪彼起此伏。

贊爾伏在地上，觀看水裏山脈的倒影。他感到一股暖流通過全身四肢，使他充滿了野性和生活力。紫黑色的波浪似乎在向他招喚，他渴望脫掉衣服，跳進水裏。

「老友，我們游泳吧！」他轉向兩個年青人說。他們抬起頭，互相看了一眼，聳聳肩頭似乎在說：「他一定是熱昏了腦袋。」

他輕蔑地吐了一口唾液，哼了一聲說：「膿胞！」就很快地脫下衣服。

扒噠一聲，他跳進水裏，游了幾圈後，抬起頭說：「笨

蛋，看到了好東西也不會享受。」他抓住了一根老樹粗枝條，開始引身向上，運動起來。

天越來越黑了，馬匹像是石雕一樣站着不動。贊爾與兩個年青人用冷水澆醒它們，再靜靜地趕路。

安靜，只有馬蹄的響聲和間中一聲馬嘶。遠處出現了紅光，那就是「鍊條」。贊爾知道，在那裏，從一塊高大的、黑白相間的木塊上，吊着一條長長的鍊條。

贊爾帶頭走到一條小路上，放慢了速度。他不停地愛撫自己的坐騎，不時餵給它一塊糖。

腳步聲……

他們停住了，聽聽。又安靜了，他們又繼續前進。贊爾朝四面看看，再走五十步，他們就到普魯士了。他們轉入一條小徑，開始趕着馬匹通過有刺的灌木林。

兩個士兵從遠處一簇矮樹中走了出來。贊爾一下子感到一陣顫抖，但馬上就回復正常，他命令兩個年青人猛力鞭打馬匹，馬匹拚命逃跑，兩個年青人跳下馬來，溜掉了。贊爾氣壞了。

「狗懦夫！該死的！」他吼叫着，騎着馬迎上去。兩個士兵要他停下來，開始解開馬匹的繩子。贊爾與他們爭論，想喻略他們，但是沒有用。他渾身冒出冷汗，緊咬着牙關。突然，他用盡全力用馬刺刺自己的坐騎，馬朝前猛衝，他用腿踢倒一個士兵，帶着其他馬匹飛奔而去。另一個士兵氣得手忙脚亂，開鎗了。打中了，一些馬匹倒地了。但一下子，贊爾已到了邊界的另一邊，朝着士兵打個蔑視的手勢了。

三

兩個德國人在邊界另一邊等着他，一個把馬匹帶走，另一個請贊爾喝杯啤酒。贊爾看到在離酒吧不遠的草地上坐着一羣一羣的人，他認得他們是專業走私客，專門私販舊衣服，他們在等來自柏林的火車，火車該是早上一點到達，會載來那些舊衣服商人的。到時，貨品打開，每個走私客就會穿上幾件衣服，然後騎馬過波蘭。

一羣穿着寬袍大袖的老年猶太人，坐在那裏靜靜地交談。他們妒忌那個德國人和他那種輕鬆的生活，但，他們更妒忌酒吧主人，他在公路上開店，日夜生意興隆。而他們呢，試過所有的行業，甚至還教過小孩子，到頭來都是一敗塗地。現在，他們只得身穿着三套衣服，跨過普魯士，以此爲生。

另外一羣婦女則在氣憤地議論另一羣年青男女。這羣年青人老是爆發陣陣笑聲，一個男孩把一個姑娘攤在草地上，高聲打賭說姑娘沒穿內衣。過了一會，一個猶太老婦看不過眼，走過來把年青人痛罵一頓，他們才放走那姑娘。一個厚顏無恥的青年，與高彩烈地跳起，一把抱住老婦人就要吻她。老婦女高聲尖叫，其他人則哈哈大笑。

一個抽着粗烟支的德國人走過，停下來，狠狠地說了一聲：「髒猶太人！」，然後繼續上路。

贊爾走進酒吧，喝了幾大杯啤酒，抽了一根雪茄烟，與德國人道別後就走出酒吧。帶來舊衣服的商人已經到了，就在草地當中攤開了商品，走私客脫下自己的衣服，只穿着內衣褲，擠向衣服堆，年青力壯的就抓了不少衣服。就在混亂當中，一個調皮鬼偷偷地把一個姑娘的裙帶子解開，當她探身去搶衣服時，裙子掉下來，只穿着內褲。那些年青流氓就這樣圍着她，不讓她走出來。

一個猶太看守經過，他捍着搶，和猶太人開玩笑。不久，一個粗壯的婦人走過來，拉住猶太看守走進森林裏去了。

贊爾站在外面，看到了一切，他猛地吐了一口唾液，咒罵一聲：「臭傢伙，」就走到另一條街上了。

他碰上了一隊背着包裹的走私客。

「喂，贊爾，」一個黃臉人說：「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得見一個德國人，」贊爾平靜地回答，繼續走路。

「告訴你的祖父吧，贊爾，我們全都知道了。」一個小個子嘲弄說。

「你這小虱子！誰在問你啦？關你什麼事？」贊爾罵道。其他走私客互相打量着，拿不定主意。

「是嘛，」黃臉人對小個子說：「老把鼻子伸到別人那裏。如果他給你一拳，你以爲我會痛心嗎？見鬼去吧！你早晚總會進地獄的。而你，贊爾，幹嗎一碰就氣炸了呢？讓狗叫好了。也許你會願意拿走一袋眞絲吧？」

「當然了，」贊爾說：「我可以得多少錢？」

「當然是十塊了。」

「不行，老兄。十五塊。」

黃臉人想了一下。

「好吧！」他說。

走私客放下自己的包裹，黃臉人則走開一會，帶回來一大包眞絲。贊爾把皮帶朝肩上一放，輕鬆地把包裹背上，開動了。當他們走近邊界時，他們分成兩隊，黃臉人帶隊。他們脫下鞋子，捲起褲腿，等着。黃臉人走進森林去偵察，

不久他和幾個士兵回轉來，等到訊號一發，他們一隊就過境。他們一個跟一個穿過森林，一聲不哼。一有什麼聲響，他們馬上伏下，等到一切平靜了，又再動身。

贊爾累了，白天的活動已令他疲乏不堪，他感到四肢酸痛。

大約早上三點左右，他們到了城外的一個村莊，他們放下包裹，坐下來休息。突然，馬蹄聲響，他們一把抓住包裹，朝四方八面奔去，贊爾連帽子也丟了，他拚命跑着，槍聲響了。

「他們在追我們！」贊爾想着，停住了。在他前面是古老的墳地，他爬過圍牆，像貓一樣跳進墳地。平靜地，他在墓碑之間走着，他找到一個高高的小丘，放下包裹當枕頭，倒下就睡着了……

四

晚上。所羅門從櫃子裏拿出一枝上了子彈的步槍，然後把幾雙鞋子放進一個布袋裏。

他看看躺在床上睡覺的女兒莎拉，嘆了口氣說：「別的姑娘像她這樣的年紀早已當了母親了。」

所羅門覺得莎拉嫁不出去是自己的過錯，他本該有半打外孫子了。

「我們也曾有過好日子，以前賺錢比現在容易，媒婆老會找上門來，而年青男子自己也會充當媒人找上門的。那時，他們都猛追莎拉。可是，現在呢？」

「眞的，」所羅門想着：「如果上帝高興讓這次生意成功的話，首先就是給莎拉一份嫁妝，我就了却一件心事了。而且，爲什麼她就該等那麼久呢？」

所羅門打開烟包，自己捲了一支烟，再打開爐門，夾出一塊燒着的煤，點燃了烟。他凝視窗口，口裏噴出濃濃的烟霧。房間裏陰暗的四壁使他內心充滿了憂傷，外面寒風呼嘯，他在發抖。天眞冷。

他背靠着溫暖的爐子，再陷入沉思之中。他的兒子贊爾現在正朝着森林走去，如果一切正常，他們就會穿過森林，靜靜地帶着兩頭牝馬走上山頭，然後——到摩斯那裏。就這樣，他們可得到兩百盧布。一想到錢，所羅門就覺得開心了。

「我發誓，如果我得到上帝的幫助，賺到這些錢，我首先就把莎拉嫁出去。」

他臉上綻開了微笑，淚水却湧上他那灰色的眼珠。他

坐了下來，從靴子裏掏出一扁瓶威士忌，喝上幾口。他走向櫃子，吃掉一塊芝士充饑。

街上響起夜看守的口哨聲，接着是野狗的嚎叫。所羅門凝視窗門，看到白霜沾滿了窗框。「假如我們被捕呢？」他渾身發抖。不久前，他就被捕過，現在還感覺到棍棒拷打他時那種刺骨的疼痛。他們把他打得那樣兇，使得他整整臥牀一個月。

那一次失手使他想到改行，而每一次來了生意時，他都發誓這是最後一次了。

「像狗一樣生活，我熬了五十年，又得到什麼呢？只有恐懼。錢呢？乞丐的財富！」

所羅門抓起自己稀落的鬍子，看了看，發現有幾根灰白的。「唔，召喚來了——召喚我到另一個世界去。」……

他心情沉重，突然痛恨起摩斯來。卅年前他們一起盜馬過日子，而現在——所羅門是盜馬賊，摩斯則是社區的一名受尊敬的份子，他給兩千盧布作爲女兒的嫁妝，還資助女婿。自己呢？日夜不眠，忙於去增加摩斯的財富。

他可以想像到摩斯躺在維納斯的床上，舒舒服服，而自己則坐在這裏，準備偷馬，偷到了也得與摩斯對分。誰又能保險自己不被捕呢？

所羅門看看鐘，「該走了，」他說。他穿上一件厚外衣，圍上一條綠皮帶，再往皮帶裏塞進一雙厚手套，就出門去了。

到了森林附近，他等了一會兒，把兩隻指頭放進口裏，吹起口哨來。在森林另一邊傳來了回聲。

「聰明人！」所羅門說：「如果他不是那麼野性，聽我的話——我晚年就無憂了。」

贊爾從森林走出來，說：「爸爸，快點，晚了。」

所羅門抓着袋子，趕忙走過去，問道：「那些馬匹怎樣了？」

「睡在馬棚裏，還能怎樣？」

他們兩人一直朝前走，誰也不哼聲，看來就像兩只狼一樣。老人老摸着胸前，看看步槍是否還在那裏。他還不時地一把抓着贊爾說：「有人來！」

贊爾會停下來，聽聽，看看。沒有人，他微微一笑——老頭害怕了——繼續走路。

一只狗在叫。「該死的狗！」所羅門咒罵：「見鬼去吧，上帝爲什麼要創造狗呢？」

山上有些馬匹，四處散開，贊爾接過裝着鞋子的袋子，就走進村莊。一只黑狗向他撲過來，贊爾後退，但狗追着

不放。贊爾朝狗衝過去，雙手握緊狗的喉嚨，用力握緊。黑狗掙扎了一陣，舌頭一伸，就不動了。

贊爾站起來，吐了一口唾液，轉身看看，老頭子不見了。

所羅門就站在山脚下，牙關咯嗦。贊爾這樣把狗殺死，他實在受不了。

贊爾拿着袋子，輕快地打開馬棚，掏出威士忌，讓馬匹喝醉，把鞋子穿在馬蹄上，然後把它們牽出馬棚。

在山脚下，所羅門把鞋子放進袋子裏，兩人騎上馬，跑了。

失物

〔美國〕黛安娜·奧·黑希爾 林 耕 譯

一夜又一夜，我做夢想起我的失物。
一是黃玉戒指，二是誓言，三是革命，
四是變動中的金元，五是一隻金絲雀——
它已僵死在籠內板上，脚趾僵直如繩一股。
從前，那幢只有單個屋頂的房屋，
住着一隻貓兒在屋後，
埋葬貓兒的地方長起兩棵檸檬樹。
海灣的景色，一個戀人，一個鄉村，
與我十年生命同度。
這一切像水通過水管灌入巨大溢水道
形成旋渦，拖住我的胸脯，
拉長我的閉眼，使閉塞的腦子悶鬱愠怒。
洪水變成了壓力，壓入額部，
把我的頭髮，我的睡床，都捲入了旋渦
而越出漏斗邊緣
一直轉動，像個轆轤。
我要掙扎，我說。我要長出更多的手指去
伸展，抓住，握緊，追回
一些失物，不管是什麼失物：
那便是我父親的視力，我長子的天賦，
我房子的鑰匙和通往我家的短途。

黛安娜·奧·黑希爾，女。第一本詩集《召喚》(Summoned)，於一九七六年由美國密蘇里大學出版社出版，獲得德文斯獎(Devins Award)，第二本詩集《改變地形的力量》(The Power To Change Geography)，去年年初在美國普林斯頓出版。

——譯 者

泰華文藝界將組筆會

陳浩泉

八年前，曾經到過泰國，但未有機會同當地泰華文藝界的朋友接觸。這些年來，一直想對泰華文化界多一點了解，這次赴泰，我先寫信給沈逸文先生，準備跟他取得聯絡。由於郵誤，他的第二封信到我回香港的時候才收到，於是，我錯過了一次當地文藝作者的聚會。

原來，曼谷的《新中原報》在十二月九日舉行一次副刊作者的茶會，參加者逾百人，除了該報的負責人，還有曼谷及來自泰南的作者，更有從北京到泰國探親的作者。沈先生替我和太太報了名，報上也登了我們的名字，報社的負責人也表示歡迎我們參加。我們是十二月八日抵泰的，九日原本可以去參加這個聚會，但是，我們離開香港時未曾收到沈先生的第二封信，九日又沒有立即取得同沈先生的接觸，所以完全不知道這件事。而且，我們更改了下榻的酒店，結果，九日那天，沈先生他們在曼谷找不到我們，實在十分抱歉！

後來，我在芭堤雅才以長途電話和沈先生聯絡上，我們回曼谷後終於與他見了面。

從沈先生的談話和《新中原報》的報道中，可以知道當天的作者茶會相當熱鬧、成功。出席者達百餘人，包括《新中原報》社長孫展飛、主筆兼文藝版編輯魏登（史青），執行總編輯吳繼岳（胡圖、林聰）、倪長遊（余多幻）、林牧、麥沙等等。此外，還有熱心扶掖文化工作的僑領。這個聚會，稱得上是泰華文藝界卅年來的一件盛事。

泰華文藝的發展比港台、星馬有更多的困難，當地有六、七家華文報紙，但文藝版只有兩三個，大多數的副刊是轉載港台報紙的稿子，當地作者發表作品的園地不多。不過，儘管文藝氣候不佳，當地却仍然有不少熱心的作者，他們仍在默默地努力耕耘。

在新中原報的這一次茶會上，作者們就泰華文藝創作的路向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提出了許多積極的建議，同時，更作出了組織泰華文藝工作者筆會的決定。《新中原報》也決定舉辦第二次文藝創作比賽，提倡、鼓勵文藝創作

在泰國七天，匆匆忙忙的，未能與泰國的文友們多聚談，很是遺憾，相信將來能有機會的。在這裏，我熱切地盼望泰華文藝園地繁榮起來，百花齊放，爲讀者貢獻好作品！

下期特載

美在天眞

——讀《新鳳霞回憶錄》

艾青

致飛燕

蔡其矯

如今你們展翅穿梭在
黃昏的湖上，黃昏的樓前
於霞光照耀中依依不捨
總是在週圍往來飛翔
彷彿有甚深的纏綿情意
來自你們無言的神色。

什麼是現在的心緒
是對這次相會的狂喜，還是
對不久即將分離的嘆息？
當遠樹迷茫，萬籟沉寂
你們是不是在遐想中惋惜
人生聚散無常？

金色的黃昏已經在
你們的飛翔中漸漸黯淡
這是你們將去的時候
再見吧，我心頭渴望
你們好，遠方的來客
永恆歡愉的友人！
你們越過陰暗的重洋
越過光明的萬壑千山
情深誼長地辛苦跋涉
偕同新的夏天來到都城。

你們寧靜安詳的笑語
重現在更光輝的來年！

一九七八年六月。

致——

因爲愛別人勝過自己
你的心才儲滿痛苦
並盛開着感情的玫瑰。

有刺僅僅爲了自衛，
因爲溫柔而敵視粗暴
目光鑄成你靈魂的聲音。

在希望飛出胸膛之前
雨點已淋濕你的情感
所以凝視的眼睛閃閃發光。

其實你的心也同草木
最喜歡春天的朝霞
月和雨只護送你起程。

無　題

邵燕祥

眞的，這不算異想天開。
海上生出了一片雲彩。
把千言萬語交付給它，
借一陣風把它吹向西北。

西北有高樓，樓上有人在等待，
不要說人家都在我不在；
你沒有白白地眺望海角，
我給你寄來一片雲——一個大海。

它挾着白熱的閃電、迅猛的風雷，
激盪着所有善感的胸懷。
一天夜雨拍打着你的窗扉，
讓你想像着海濤澎湃。

讓你想起海邊的潮水，
每逢初八十五準漲一回。
而我將作一個不速之客，
突然在你的意外歸來。

一九五九年八月廿四夜

艾青還是艾青

秦松

題記

近年來，我從國內外的各種雜誌和報刊上，讀到過前輩詩人艾青「復出」後的一些新詩作，仍是保有他一向銳利的自由體風格。其創造力不減當年，比國內其他年輕的詩人還要「新銳」的多。深爲感佩與欣喜，草成此稿《艾青還是艾青》，謹向他致敬意，並以此，至誠的要求國內所有的年輕詩人勇於創造和超越。

吸吮過大堰河的乳汁
中國最土的鄉巴佬的乳汁
被城裏人嘲諷過的鄉巴佬的兒子
和貧瘠的土壤一起發聲的
翻滾着大地的聲音
憂鬱的嘶啞的聲音

燃燒的火熱的聲音
鋼鐵的建築的聲音
冰凍了二十年的雪崩的聲音
艾青！終於還是艾青

從黑色的鐵牢磨亮了的眼睛
在大風雪的氷封中打開的嘴巴
錘鍊成劍嘯一樣的喉嚨
開過荒又燒過荒的手
粉碎過禁錮的枷鎖的手
正是一雙寫詩的手
詩來自血淚的生活
語言從沉默的土壤
心貼在大地的心上
艾青！終於還是艾青

流浪過的青蘿蘆笛
流過血的少年號手
爲拍發黎明通知的太陽的歌者
在獨輪車的黃土路上
把歌聲撒遍北方　南方
從張家口到新疆的蕭蕭塞外
從小小的熱帶盆栽
從一個黑女人的歌唱
到歐羅巴的圓舞曲
艾青！終於還是艾青

爲歌唱人類的春天而倒下
從北京城的春天站起來
解凍的歌聲裏一面飄響的旗！
永不帶鎳扣去跳舞
（要跳就是天足舞）
也不去格律裏翻跟斗
（挺直的立着自然的發聲）
不管是「左」還是「右」
艾青艾青！終於還是艾青

一九八〇年，一，二，在紐約。

旅途詩草

——重遊泰國

陳浩泉

陰霾

中印半島上空
琥珀一號給戰火燒斷
八年前——
我的足跡印在琥珀二號
湄公河是燒燙的
賢良江畔有峭烟

如今——
被欺負的善良人搖身一變
接過了强盜拋給他的狼牙棒
搗毀了別人的家園

泰國的門口
狼牙棒也在揮舞
阿蘭鎮的難民營是苦汁坑
炮彈炸開
飛起難民糊爛的肢肉
酸苦的血淚

魔鬼的陰魂迫近
陰霾在空中聚合
空氣凝重了
一塊和平的土地
什麼時候又將失去？

桂河橋

你的名字如雷貫耳
八年前來到你身邊
却沒有機會見上一面

如今——
眼前的你不是偉大的巨人
眞正的你已在戰火中獻身（註）

陽光下
兩岸蒼綠蓊蔚
河水鬱藍明亮

誰想到四十年前這裏戰火紛飛
屍堆如山？

「死亡鐵路」仍然躺着
一根枕木是一具屍首
鐵路橋橫跨在平靜的河面
沉默就是它的語言

兩個火車頭
更以沉重的寂默
訴說當年戰爭的慘酷

變黃、斑駁的照片
軍服、頭盔、槍支……
躺在簡陋得可憐的茅屋裏
這樣的歷史證物
竟用茅草來包裹

戰爭的教訓活在眼前
來到桂河橋畔
難道就只是爲了憑弔？

地球上烽火不斷
柬埔寨阿富汗在燃燒
清醒的人，你能睡得着？

註：二次大戰時的桂河橋已被盟軍飛機炸燬，現在的桂河橋是重建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上旬

《海洋文藝叢書》十三種

湖光山色之間　黃蒙田著　港幣三元五角
現代中國作家選論　余　惠著　港幣五元五角
塔爾卡的良宵　杜　漸譯　港幣五元五角
黑姑娘　李昕譯　港幣五元五角
逆弟　金　依著　港幣五元五角
茶座文談　章　玉著　港幣五元二角
花葉絮語　一　葉著　港幣六元二角
西瓜成熟的時候　海　辛著　港幣五元四角
都市人　劉於斯著　港幣五元五角
國際作家風貌　何　達著　港幣五　元
愛情的俯衝　阮　朗著　港幣六　元
名流　李輝英著　港幣六元五角
新貴　李汝琳著　港幣六元五角

《海洋詩叢》一種

唱一支共同的歌　秦　松著　港幣四　元

香港海洋文藝社出版

長洲島

洪荒

海灘

海和峭岩
搏鬥了多少年
如今已經疲倦

懶洋洋的沙灘
被溫柔的潮汎
軟軟催眠

每一顆卵石
都經過海的愛撫
摩成渾圓

每一隻貝壳
都捺着浪的指紋
千古不變

藍海黃沙之間
白浪綴一彎花圈
紀念逝去的昨天

張保仔洞①

在狹窄的洞口
守着冷雨瀟瀟的黃昏

殺人不眨眼的海盜
叱咤風雲的英雄
到此都要屈身

轉過斧劈的崖角
呼嘯的狂風
捲起歷史的烟雲

黑森森的岩穴　深深
摸着嶙峋的石壁
踩過長長的光陰

曾有出鞘的劍刃

從另一個洞口出來
耀眼的陽光　在海上
流瀉着萬頃黃金

宜亭②

風聲　濤聲
從湛藍湛藍的海面
來尋縹渺的芳踪

淡月　疏星
自遙遠遙遠的天際
來伴淒清的玉影

詩魂已冷
任潮來潮去千百遍
喚不回柔髮青青

迎着霜風
只有四周的相思樹
依然搖曳着深情

牽牛花

常綠的藤蔓
爬滿了灌木叢
和誰家別墅的籬笆

穿紫衣的女孩
牽一頭褐色小牛
沿山徑緩緩而下

沒有牧笛
也沒有晚霞
風柔柔地拂着面頰

低頭看　眞巧
她牽牛走過的地方
開滿淺紫的牽牛花

小渡輪

風的鞭子
在廣闊的海面
驅趕着一羣羣浪波

小渡輪昂首而去
整個世界
都在浪上顚簸

大海搖我
用母親溫柔的手臂
和輕輕的催眠歌

猛然一片浪花濺起
海啊　要我嚐嚐
你鹹鹹的乳汁麼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於香港

註①張保仔爲昔日著名海盜，傳說曾藏匿在此岩洞。

②某公爲悼念其亡妻女詩人，特建該亭。

粗話

原甸

在香港，我是被粗話包圍着；我唯一可感激它的，是它給我這首詩的靈感……

你用最粗野的語言
代替親暱的問好
——我讚賞！

你用最粗野的語言
表現興奮的欣歡
——我讚賞！

你用最粗野的語言
表現受打擊的頹喪
——我讚賞！

你用最粗野的語言
咒罵醜惡　咒罵不平　咒罵荒唐
——我讚賞！

告訴你——
我
　也曾在萬人的廣場上
用最粗野的語言
　咒罵過該咀咒的黑暗
對！
在生活中
有時候
是不能有太多的
　溫良
　　恭儉讓……

然而
當那些美麗的　漂亮的
　溫柔的　像花一樣的
少女們
她們的語言
也已經被粗話所點綴
被粗話所修飾
而且——
那麼坦然……
那麼　我首先要用
最粗最粗的話
罵你——
這個社會！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九日

聽琴

寒夜，聽洋琴師李君彈奏《梅花三弄》。

楊光治

朔風怒號，
琴音跳盪。
梅花不停飄灑，
眼前紛紛揚揚。

大地摟抱着梅根，
朔風在拚命搖晃。
一片花瓣零落了，
一個新蕾又開放！

林逋夫子屹立梅下，
浩歌一曲慷慨悲涼。
彤雲沉重的壓着梅林，
白鶴猛烈地抖動翅膀。

生與死在搏鬥，
美與醜在較量。
琴師喲，琴師：
洋琴就是戰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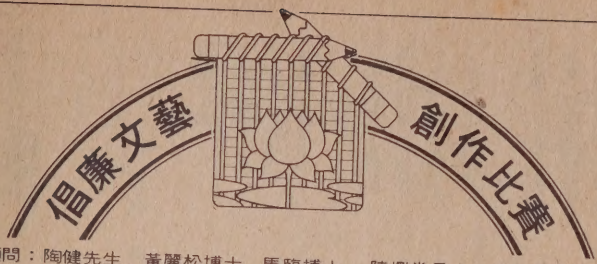
你萬縷情絲，
交纏在弦上。
銀弦一頭纏着玉柱，
另一頭緊纏我心房。

琴師喲，我請你
慢一點，慢一點；
曲一終，往何處
寄托飄零的哀傷?!

朔風橫掠夜空，
琴音飛向遠方。
銀弦停止了跳動，
明瓦上冷月如霜。

我凝視着你，
你凝視着琴；
千言萬語都凝在
寒光閃閃的弦上……

——七六年一月



名譽顧問：陶健先生　黃麗松博士　馬臨博士　陸鼎堂爵士　梁欽榮先生

宗　　旨：（1）提高青少年寫作興趣；
（2）培養正確價值觀念；
（3）增進青少年對社會責任感；
（4）引導青少年認識貪污的禍害。

主　　題：無指定題目，惟作品內容必須以廉潔、德育或公民責任等爲主題。

組　　別：（1）劇　本　組
（2）短篇小說組　凡十八至三十五歲之青少年（不論在學與否）均可報名參加。
（3）寓　言　組一 凡就讀中三至中七學生均可報名參加。

規　　則：參賽作品必須爲個人創作，並以（20×20字）原稿紙書寫。
（1）劇本長短以演出時間不超過四十五分鐘爲限；
（2）小說只限短篇，不得超過一萬字；
（3）寓言以不超過一千字爲限。

評　　判：（1）劇　本　組——總評判：盧景文先生
（2）短篇小說組——總評判：查良鑑先生
（3）寓　言　組——總評判：林太乙女士

成績公佈：一九八〇年五月二十四日。
優勝者由主辦機構發函通知。

獎　　勵：（1）劇　本　組：特別優異獎一名，獎學金二千元
優異獎二名，每名獎學金一千五百元
優勝獎十名，每名紀念品乙份
（2）短篇小說組：特別優異獎一名，獎學金二千元
優異獎二名，每名獎學金一千五百元
優勝獎十名，每名紀念品乙份
（3）寓　言　組：特別優異獎一名，獎學金一千元
優異獎二名，每名獎學金七百元
優勝獎十名，每名紀念品乙份

頒獎日期：一九八〇年六月中旬。屆時將由主辦機構邀請本港著名劇團演出優勝劇本。

作品版權：參賽作品版權歸主辦機構所有。參賽作品，概不發還。主辦機構可自行修改後出版，或以任何方式刊載或演出，作者不得異議。

表格須連同參賽作品於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前寄回中環皇后道和記大廈八樓廉政公署社會教育組

姓名：　　性別：　　年齡：

住址：　　電話：

學校／服務機構：

學校／辦公地址：　　電話：

班別／職位：　　寓言組 □

短篇小說組 □　　劇本組 □

（請選√一項）

國際獅子會303區
廉政公署合辦

詩六首

李學鑫

自滬赴寧舟中

吳淞煙樹送行舟，地坼吳疆江水流。澄淬諸天迎瑞日，虛涵九派濯神州；星河低轉望京口，風露初寒過石頭。幸喜鍾山朝氣爽，兒曹相約更來遊。

金陵懷古 二首

衣冠王謝話中原，堪笑新亭酒一樽！風景不殊今勝昔，江山無恙哲平昏；芙蕖翠蓋擎玄武，楊柳霜條拂白門。古木寒鴉幾興廢，令人長憶郭仙墩！（玄武湖有郭璞墓地，相傳呼爲郭仙墩。）

秦淮漲碧柳垂絲，夾岸家家豎國旗。（慶祝建國十五周年。）一色水天江浦口，六朝脂粉蔣山眉；可憐玉樹後庭曲，留得金陵絕代姿。落盡櫻花見松桂，此來端不負清時！

鄭雪耘丈《宋史翼補證》完稿奉呈一律

著書不恨十年遲，蓄德鄉閭童穉知！蕙即陵香先入志，（《通志草木略》：蕙即薰，薰即零陵香。）泥中家婢亦嫻詩。雄文昔見三冬足，廣厦今看萬木支。一自長安吟望後，酒腸如海鬢如絲。

丙午元日再疊前韵

梅雪爭春未肯遲，暗香微動雪先知。千家賓客兒童語，萬里山河錦綉詩。不廢農年呈歲首，新書丙午紀干支。繙衣玉食看今日，戮力鉏耰務谷絲。

雪耘丈惠酬疊韵詩走筆致謝

雪老詩名大！長安亦易居。百篇旋命筆，一字破愁魚；有興方酬酒，無聊但著書。向來甘寂寞，爲愛報瓊琚。

寫在南方

周良沛

芭蕉

南方動人的音樂，
是熱雨叩擊芭蕉；
南方如畫的風光，
有蕉葉似蒲扇在搖。

散開的闊葉，如張開的遮，
悶熱中的綠蔭，如清風來到。
早時，光滑的桿子也沁出露珠，
豐滿，如發育的少女一樣。
砍不倒，挖不斷，
在它倒下的地方，
又無止境地蔓延、繁殖，

南風

如南方的大地每時每刻都在生育，
墜落的果實顆顆都是種籽！

這裏，也像燃着赤道的火，
澄色的月，也散出火的紅光，

熱風撫摩的闊葉在搖曳，
好似熱困得懶散地揮汗。
時斷時續的清音，
敍說無盡的相思與窒悶。
少女在篾蓆上臨江獨坐，
籍隻古老的怨歌抒抒煩憂的心。
是結果的時辰她才開花？
是不到開鐮的季節就已收割？
是渴求？是等待？
是沉思？是煩悶？
是少女的心還沒歸宿？
她孤寂，在這無伴的黃昏！
她此刻像被什麼驚動，
軟軟的南風沒有一絲聲音。
我見她一手搧着蒲扇，
一手却把單衫裹緊，
我想，一定是風把她心中
酣醉的思緒吹醒！

古曲

是泣血的悲鳴穿過夜霧，
南胡緩慢悲愴地引來辛酸的往事：
如捲着黃沙的黃昏，
有抑鬱的笳笛聲飄來，
色似皮革的荒漠裏，
在尋覓它的知音；
灰暗的天，南飛的雁，
無草的荒原，羊羣悲戚地咩叫。
充軍北方的囚徒極目遠望，
低沉的天，是將至的暴風雨，
前面的路，被一陣冷風
捲起的沙土所湮沒。
只有一隻笳笛是他的馬了，
只有途中的顛簸是他伴了，……
我聞到這聲笳笛推開窗戶，
明朗的天空，又是一個世界……

南方

這裏的原野，
此起彼落的，是蟬鳴，
如六月的太陽，
在沙漠的燃燒聲，
遍野的園林如這裏早熟的男女，
闊葉下是串串要墜落的瓜果、花影。
行人的遮陽傘已遮不住六月的太陽，
太陽給人褐色的肌膚，
給人猶如燃燒的，飽漲的精力，
使你迎面感到
人們不衰的熱情。
當他走來，木屐使你感到
地面遠遠就爲他的來到而震顫。
猶如士兵有份量的步伐中，
有太陽燃燒的聲音，
每當這時候，我就想有支畫筆，
畫一株向日葵……

江南春

劉素

太湖

〈一〉

春天早已來到了太湖，那裏
萬頃波光在陽光下的和風裏
不住地閃爍，無數綠色的山峯
亭立在晨光和水氣之中。
浩波金棕色的帆影在水天之際
時隱時現，水鷗輕快地滑過水面。

〈二〉

春天從天外來到了太湖，
太湖又生出人間的春天。
羣綠、春濤和花訊飛滿了湖岸，
湖岸上千紅萬紫競相爭艷。
太湖像江南的一滴水珠，
水珠裏孕飽了所有的春天。

〈三〉

沿着鼋頭渚依山傍水的小徑，
聽不盡那些葉響與春濤
在心間激起許多回音。
走上澄瀾堂暢望湖山，
展現一幅天然圖畫氣象萬千，
使我分不清天然圖畫或圖畫天然！

〈四〉

渚邊石壁下面聽濤，
生命顯得渺小；
高處飛雲閣裏弄雲，
生命又多麼超渺。

湖光在枝葉之中閃爍，
鳥雀斷續地在春林裏鳴叫。

〈五〉

山色青青水光秀麗，
山水競妍春光滿溢。
漫步走過石徑旁的源頭一勺，
松竹掩映着前去的山路；
在萬方樓上泡一杯綠茶，
又看萬浪橋下浮光耀鏡。

蘇州

〈一〉

秋天早已去了，唯有春風
經拂着寒山寺的松柳，
運河畔仍立着高高的楓橋，
橋下流水帶走了多少遺恨的光陰。
在一夜裏詩人（註）留下了感慨和幽思，
千古的情懷寄寓着江楓、漁火和鐘聲，
深沉的秋夜永留給了那種意境，
生命竟讓位給那首唱絕了的詩句。
光陰隨着流水逝去，
還是流水帶走光陰？
楓樹已落鐘聲斷絕，
往事隔千秋而心境勾留。

（註）指唐代詩人張繼。

〈二〉

如果今日仍需喚起
對古時詩情畫意的聯想，
或讓純眞的境界昇華，
我的心將在園林之中
巡迴、寄托和尋找，
並追憶那些現實的幻象。
那麼，人生與現實的橋樑
通過了山水、花木和樓閣，
在模仿與心靈的創造中溝通，
以藝術的精巧、秀麗和幽曲
再現着精神的繁華與構思的明淨。
那些重疊的山石，明澈的水潭，
垂柳、古樹和蒼勁的攀籐，
以及出迴處所的鮮花和香草，
也四時開放在山亭與水榭之間，
明堂、畫舫和廻廊相互照看，
使我的心意流連忘返。
如果今日需要溝通——
那些人生與現實的橋樑，
我的心就通過了回憶和創新
一直走向現實的遠方。

〈三〉

雲岩寺塔高高聳立在虎丘山上，
深深的劍池像一支劍躺在寶塔下面，
那些往事在千人石上發生，

歷史在周圍留下了見證。

試劍石平靜地橫在路旁；
吳王和寶劍是否就埋在塔底；
山風和松濤常在夜裏呼嘯，
斷樑的山門竟爲誰建造？

〈四〉

春秋的歡樂只有靈岩知道，
而夫差的敗績和勾踐的復仇，
靈岩到底爲誰：歡樂還是悲傷？
靈岩山頂的琴台和石井，何以
至今使人勾起往昔的深情；
何以曾經不斷的烽火，
讓人更加悼念那和平與愛情；
何以山林風濤的悲鳴，
叫人幻覺幽魂撫弄着古弦；
何以太湖的水氣在遠方升騰，
感到古今的滄桑變幻！

〈五〉

精秀的天平，
座落太湖濱，
清清的山泉，
葱綠的山林。

山麓之下
古木映松柳；
綠萍滿池，
遊客往來輕。

山館小憩，
泉水泡綠茗；
登越一綫天，
萬笏朝天擎。

杭州

曾經在我朦朧幼稚的心中，
銘下妳秀麗佳境的印象。
呵，西湖，妳的天空、山水
和每一處勝地幽境，都使人
忘却一切且超然神往。

歲月雖曾在妳身上無情跨越，
而妳並不磨滅那天然的精魂。

〈一〉

細長的柳絲隨風輕輕飄揚，
湖水泛着細浪在遠方悠泛，
春風吹散了白色的柳絮，蘇堤上
陶冶着醉人的春光。
風中長絲輕划着水面，
湖水舔着堤岸在脚邊微語，
高拱的石橋帶着古樸的情意，
淡霧的青山，翠碧的春水，
十里長堤——
密柳林外啼鳴的布谷陣陣聲聲。

〈二〉

孤山從天外飛來，

呵，西冷，哪兒是妳的故鄉！
天竺和紅葉傍着山徑，
松樹和古木遮蓋了青天，
山泉在岩石中駐留，
石扉在潭邊突然打開，通往
小山背面的幽徑。
驚喜之下不覺回首山下，
湖光悠泛，依稀的感覺
仍逐在塵世的人間。

〈三〉

春潮漲平了湖岸，
爲今怎會有殘雪斷橋？
微雨中的白堤垂柳更綠
夾道的桃花可是最有春意？
孤山下的小船停泊在雨中，
唯有情人最有致興！

〈四〉

多事的往昔，在各處曾經留下
一雙愛情的脚印，
如今依然存留濃烈的情景，
無數美好的回憶仍起伏心中，
只能讓心去重游舊地。
虎跑、玉泉、花港和靈隱：
到處都刻着愛情的印記，
都充滿天使般的純潔美麗。

文藝書訊

■陶瓷　劉以鬯著。這是一部以陶瓷爲題材的長篇小說，通過香港陶瓷市場受外來影響所引起的波動，刻劃出欲望作弄人的深刻現實，暗喻一個人如陷入欲望之網，就很難脫身而出，從而成爲欲望的俘虜和玩具。本書文字清快流暢，隱寓人生哲理，讀者不特可從中獲得不少關於陶瓷的知識，而且在心靈上受到不少啟廸。《海外文叢》之一，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定價港幣八元五角。

■染色的鴿子　海辛著。短篇小說集，共收近作十一篇，其中《秀髮的故事》、《甘草演員》等曾經在《海洋文藝》發表過。作者的文筆蘊藉，而生活氣息濃馥，擅於發掘現實中的人和事，在字裏行間汩汩流漾着一股溫暖的人情和對生活熱愛之情，正如作者在《染色的鴿子》所寄寓飛翔的凌雲志，他願「是歡樂的播種者」。《海外文叢》新一本，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定價港幣九元五角。

■《鄉土》創刊號　由一批中年以上作家組辦的文藝刊物。在《發刊例話》中，强調「報導鄉情里訊、談論鄉土」。刊物向讀者展現了星、馬文壇的一些嶄新面貌。包括有文學雜談、小說、詩歌、雜文諸等門類。十六開本，每本售價坡幣一元五角。

近作四題

歐外鷗

蓮花山懷古

蓮花山外太平洋
海汪洋天汪洋
千古滔滔驚濤駭浪
天也藍海也藍山也藍
濛幢巨艦與商船
狼狽偕行
年來年往
如今更有鐵翼橫空
日也飛航夜也飛航
代代白鷗翱翔
浮雲朵朵集復散
掠過蓮花山

蓮花山頭紅日近
蓮花山上歲月長
叱咤當年羅賓漢
此日長眠在山上

註：①蓮花山在虎門外頻臨海洋，形勢險要。自清代以至民國初年均係海洋大盜盤據嘯聚之堡壘，官兵不敢犯。傳說滿清時，山上集結逾千人，聲勢浩大，常揚帆出海截劫帝國主義者運載鴉片貨物商船，劫富濟貧。清政府無法對付；帝國主義者，祇得派艦護航。

②羅賓漢，是十二世紀英國大俠盜，代表被壓迫的農民階級對封建主及外敵鬥爭，是傳奇式的英雄人物，在司各脫的名著《艾凡赫》（即《薩克遜劫後英雄略》）中有很出色的描寫。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夕陽樓

兼愛者之樂

仁者樂山
智者樂水
我愛山
亦愛水
長江大河
不在話
一條小溪小溝
也徘徊
太平洋汪洋無際
我陶醉

紅海黑海
皆入迷
喜馬拉雅
崇高博大
扳之登之餘勇尚在
無所畏懼
小崗小丘小天地
留戀不忍遽去

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朝暉閘

文章千古事

「你還想寫麼？
以後都沒得你寫了！」
鼠目寸光
曾幾何時有人向我放這狗屁
在大庭廣衆之前拍案叫囂
振振有詞揚揚得意
到如今屁猶在耳
而我的名字我的詩
又出現在海內外報刊雜誌
我的名字與我的詩
只花十分錢
又坐上飛機
滿天飛
風雨十年人
文章千古事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朝暉閘

示孫子的詩

——以長壽之道

不管說不說謊話
總會掉牙
活了幾十年
我的話有眞也有假
今年我六十八
滿口都是眞牙
沒有一隻假
問題在於
朝刷牙
晚刷牙
口齒乾淨
少疾病
牙齒堅强
壽而康
口氣清新頭腦清醒
語言不骯髒
不會發惡夢
見牛鬼蛇神
不會消化不良
胃生癌
命既長
說話也說得口響
行得做得
說話有人聽

一九七九年兒童節朝暉閘

閩嶠行

（下）

梁披雲

過安仁溪

林壑烟嵐破曉開，車聲攪夢曳輕雷。清川倒景瞳朧裏，水色山光入畫來。

探桃源洞

水似灘江山武夷，桃源洞口綠萋萋。它年願逐徐霞客，捫葛攀蘿到日西。

訪安沙水庫

九峽奔湍集一區，居然高谷化平湖。百川春水從揮灑，萬點秋星綴畫圖！

游廈門五首

園林城郭杳難分，遠海高天壯鷺門。雲水光中鷗出沒，千帆如織織朝昏。

雄風鎮海園林繡，景物今非舊雲崖。高下欲何之一樣，酣嬉跳躂憶兒時。

非關念佛始持齋，只爲幽尋入座來。一宿空桑恩愛起，況經三宿鷺門隈。

黌舍崔巍集美鄉，嘉庚一老自堂堂。毀家興學天荒破，萬木森森拂曙光！

萬里巡歸迓好風，烟濤浩浩氣如虹。十年多少辛酸淚，收拾車塵帆景中。

到泉州

走馬看花一日程，清源紫帽賞初晴。筍江月色秋逾好，雙塔千年照景清。

過南安憶舊傳鄭成功焚青衿處

焚罷青衿着戰袍，男兒氣概此堪豪。奈何傳世皆豚犬，大好河山付賊曹！

返永春

偶爾還鄉入永春，溪山晤對更情眞。東關訪罷登天馬，茶圃柑林處處新。

漳州訪水仙田

小拂征塵學放顛，低回南陌復東阡。青葱一派圓山下，爲愛冰心拜水仙。

漳浦雲霄道中

羣峯連臂接天都，奇秀雄深未易摹。村落雲屯盤嶺下，平疇千畝展新圖。

回程卯發

待曉荒鷄漸作聲，奔車就道尚暮騰。千回百折都閒却，默數迢迢三五星。

（完）

吾老吾幼

金依

電梯頂的電風扇，發着隆隆的聲響。這把風扇，在夏日，人們只聞其聲，就算冬天，平日上上落落，一分半分鐘功夫，電梯人又多，也只覺它微微有點氣息，助以疏疏空氣。但現在，電梯只有他們兩個人，岑婆婆跑出來時，又沒特別加衣，就發覺電風扇不停地把陰冷空氣傳送下來，一陣陣的，冷得她頻頻的打噴嚏，流鼻水。

「阿艮，你冷不冷？」岑婆婆緊緊地抱着她那頭貓，又伸手摸摸了摸阿艮身上的濕衣服。

「不冷。」阿艮說：「阿婆，你冷嗎？」

「冷呵！」岑婆婆瑟縮在電梯一角：「阿艮，你再按按救人鐘，讓他們快些來救我們呀！再不來，你上學也要遲到了。」

「按鐘也沒用，不響的，你聽聽。」阿艮伸手去按那紅色的按鈕，果然聽不見鈴聲。但他又把另一顆按鈕按上去，隆隆聲響的風扇就停下來了，陰冷的風，也好像沒有了。阿艮笑道：「阿婆，這可好些了吧？」

「沒有風，是好一些。」岑婆婆抬頭看那風扇的洞口，只看見上面有一點光，又好像很高很高的，他們現在，也不知給吊在什麼地方。救人鐘不響，有什麼辦法呢？

風扇雖然不吹了，但剛才身子給吹冷了，滑滑的鼻涕

仍不時地淌下來，岑婆婆又沒帶手帕，只好用衫袖來拭鼻涕了。

「還冷嗎？」阿良笑看着她：「阿婆，我教你，做做運動就不冷了，你看我——」說着，他蹲下身子，把脚一伸，身子彈得高高的，又跌下來，然後他又跳高。

電梯又給他跳得震動起來，岑婆婆忙喊：「別跳了，我是跳不動的，你莫把上面的繩子都跳斷了，電梯摔下去，你我都跌死的！」

「你不跳，可以做掌上壓！」阿良又俯下身子，在電梯的地板上做起掌上壓來：「一、二、三、四——」

岑婆婆看見他做得一臉通紅，頭筋也漲起來了，還冒上一點微汗，忙喊：「別做了，你留下氣力，喊救命吧，你一定要遲到的了！」

阿良便跳起來，不做掌上壓了，喘着氣，說道：「反正今天是測驗，反正我又不懂，反正又要遲到，不上學也算了。反正給困電梯，又沒人救我們！」

「原來你安的這個心！」岑婆婆這才知道這個馬騮存心走學，發覺她似乎被騙了，她一邊喊：「我的屋門還沒關上哩。我還要去買晚上的餸菜哩。你不上學，我不能陪你在這裏玩，你這個蠱惑馬騮，你故意弄停電梯的吧？故意不按響救人鐘的吧？我來按！」於是，她又伸手去按那電梯的按鈕，按了紅色的警號鐘，又去扳勒停掣，全都沒有反應。她伸手亂按，亂扳的，不意又把風扇掣扳開了，一陣陣冷風，又吹下來了。

「阿婆，我不是故意的！」阿良這才伸手把風扇掣扳熄：「你別亂按一通了，如果漏電，電死你哩！」

「我家的門還沒關！」岑婆婆道：「我家的東西，被人偷光了，你這馬騮，害死我了！」

「阿婆，我把書包給你坐着，」阿良把他那漲鼓鼓的書包放在電梯一角的地下：「我再來叫救命，叫到有人來爲止。這好了吧？」

岑婆婆無奈，她也實在疲倦了，而且身上還是冷的，她只好坐在阿良的書包上，把貓緊緊的抱在懷裏取暖。貓咪嗚嗚的叫着，牠驚惶，不習慣。

岑婆婆担心着她的屋子。

阿良用雙手拍着電梯四壁，不規則的，或高聲或低聲，或緊或慢的在喊：「救人呀，有人困電梯呀！」

也不知喊了多久，岑婆婆看他喊得也疲乏了。

她覺得這個孩子也算是盡力在叫喊，儘量使他們快些獲救的了。

一唉，這都聽不見，全屋邨的人都是聾的！」岑婆婆嘆道：「你歇歇吧，也許他們搭不到電梯，就會通知管理處派人來修理的。」

阿良實在也疲乏，便伏在電梯一角牆壁上，閉上了眼睛，仍然低聲在喊：「救——人——呀！」

幾小時後。

岑婆婆的孫女阿碧先放學回來，到了一個電梯口，按電鈕，看燈牌沒有反應，老停在中間，不上又不下。跟着又有人來按，看燈牌，罵道：「又壞了，還沒人修理！」便去搭另外的電梯了。

阿碧也只好去搭另外的電梯。

回到家，只見木門和鐵閘都是開着的，走進屋子，却沒人。

「阿嬸！有東西吃嗎？」阿碧丟下書包，放聲就叫。

屋子裏沒有反應，阿碧便探頭出門口，兩邊看看，沒有看見她的祖母。

「這算怎麼樣？」阿碧用力把鐵閘拉上：「連門都不關，就跑出去了，眞是老懵懂了，也不知跑到那裏去了！」罵着，便去廚房，把電飯煲、鍋、鎚煲等一應都揭開過，沒發現有什麼吃的。又去五桶櫃上面把好幾個餅罐都揭開來，也沒什麼好吃。

阿碧只好先把校服脫了，換上家常便服，帶了匙和小錢包，到下面買東西吃。

到了那電梯門，燈牌仍然是不上不落的那一層，門却不開，知道這電梯仍未修好，便去搭另外的電梯。

阿碧到士多買了一包即食麵，不去搭那壞了的電梯了，明知還沒修好。

另外的電梯很擠，有人說：「那邊電梯壞了半天，還沒人修。」

「有人困在裏面沒有？」

「不知道，大概沒有吧，聽不見鐘響呢！」

阿碧也不理會，兀自回家去煮即食麵。

麵剛煮好，端出來，她二哥阿松也回來了，阿松是受技術訓練學生，剛從工場回來，一入門看見那碗熱騰騰的麵，便喊：「阿嬸，是給我煮的嗎？肚子正餓呢！」

「你開胃！」阿碧剛去取了筷子，回身喝道：「是我煮的，阿嬸洞開着大門，不知跑到哪裏去了，還給你煮麵哩！快走開！」

「還有沒有？多給我煮一碗吧！」阿松只是賴在那碗

麵旁邊。

「沒有，你自己不會去買？」阿碧趕忙坐下吃麵：「我也是自己買的！」

「那麼，給我吃一口！」阿松伸手來奪那碗了，阿碧忙端着碗閃開，阿松還追着，阿碧一邊把麵扒進嘴裏，一邊喊着。太着急了，湯汁潑在身上了，阿碧一氣，把碗筷往桌上一丟，發起脾氣罵道：「餓鬼，連我也吃了吧！還沒見過那麼下流的！自己會賺錢，也不買東西吃，還要搶！」

阿松也不客氣，拿起碗筷，兩口就連麵連湯都吃光了，放下碗筷，就去扭開了電視機。

是卡通片，喧喧鬧鬧的，阿碧還在哭罵，屋子裏吵得拆了天。

做母親的回來了，一身沾着線頭，滿臉倦容，乏力地拉開鐵閘，便問：「吵什麼呀？」

「小氣鬼，只吃了她一口麵！」阿松邊在換上球褲球鞋，在床底下挖了個足球出來，帶了就走。

「你大哥呢？」做母親的問。

「不知道！」阿松走遠了。

「阿嬸煮熟飯沒有？」做母親的走到騎樓，沒有看見老人家，這一角廚房，冷冷清清的。

「我回到家，門是闔開的，阿嬸不知哪裏去了！」阿碧不哭了：「也不知去了多久！」

「呵！」做母親的吃了一驚：「有外人進來過沒有？有失去什麼東西沒有？」

「誰知道！」阿碧道：「不止一次了，上一次，阿嬸到下面買油，也沒關門，還在下面跟人鷄啄不斷的說話。」

「眞是老懵了！」做母親的便拿了電飯煲洗米，開了雪櫃，却沒有什麼餸菜，叫女兒：「下去買點猪肉，買些菜。好不好？」

「人家都換了衣服，」阿碧道：「電視快播新聞了，我想看看天氣報告。」

「唉，眞是懶鬼！」做母親的只好自己拿起小錢包出去。只聽女兒在後面喊：「不要搭樓梯旁那電梯，要一直去！」

「知道了！」做母親的應着，一直去了。還在嘆：「老太婆老懵了，該不是忽然到柴灣去了吧？」

屋邨的另一座，一個細小的居住單位。

一個五十多歲，頭髮半禿的中年人悶坐着在抽烟，他

是阿良的父親老錢。

他看看錶，又抽烟，怎麼搞的？都還沒回來？女兒阿芬，加班還是拍拖去了？阿良呢？早該放學了，又什麼地方玩去了？這頓晚飯，又怎麼樣了？

阿芬在熱戀中，看來也快要出嫁了。以後，家中就只有他和阿良，阿良又像個馬騮，坐都坐不定的。他現在才五十多，身體暫時雖仍沒什麼，但來日方長，家裏沒個女人，怎麼成個家？他朝思暮想要續絃，又談何容易？

天花板上的光管淡白的光，照得這屋子有點陰沉，屋子零零亂亂，老錢也無心收拾。

門響了，是阿芬，她拿了一抽菜，一條魚，往桌上一擱，向父親說：「爸，你自己煮，跟阿良兩個吃吧，我約了阿添。」

「去吧！」老錢沒精打采，他心在想：「往後怎辦？」

「良仔呢？」阿芬換件衣服就走，臨出門問。

「不知道。」做父親的把烟蒂丟了。女兒一走，他就檢起桌上的魚和菜，往雪櫃一塞。

他又在一個櫃子裏拿起一個扁形的小酒瓶，塞在褲袋裏，出去了。

落了一層樓，到了一個電梯口，發覺跟剛才上來時一樣，仍然停在那地方，搖了搖頭，去搭別一個電梯。

這時候，在岑家。

老岑和他的大兒子阿棟都回來了，他妻子在做飯。

「老太婆不會懵到迷了路吧？」老岑在問：「她今早有沒有說過到什麼地方？」

「前幾天說過，要我帶她到柴灣一趟。」妻子說：「我說這近來沒空，她自言自語，說要自己去。」

「那不用問了。」阿棟說：「一定是找二叔去了。」

「也不該連門都不關，」老岑說：「連貓都跑了。唉，一個人老了就沒用了！」

「還常說要到養老院！」妻子說：「也難怪，家裏白天沒人，只她一個。」

老岑打電話，打去柴灣，想問問老太婆到了沒有。柴灣電話接不通，那邊在「煲電話粥」，打得他不耐煩：「算了，如果到了，他該打來！」就把電話擱下了。

「如果不是去柴灣呢？」妻子問。

「她還有什麼地方去呀！」阿棟說：「除非交通意外，但她又不出街的。剛才新聞報告也沒有交通意外消息。」

「吃過飯，去找找吧！」妻子說：

「那裏找？」老岑說：「去報警嗎？人家罵你小題大做呢！」

「碧，幫手開飯！」

「不等阿嬸嗎？」

「留下一點吧！什麼時候了？還等？」

電梯裏。

風扇雖然一直沒再開，岑婆婆只覺得越來越冷。她不住的咳嗽，重覆又重覆的在說：「爲什麼還沒人來救我們呢？」

那個馬騮阿良，坐在她旁邊睡着了。

她耳朵雖然不大好，但仍聽見上上下下人來人往的聲音，甚至聽見：「這電梯是壞了的。」但就是沒人來救。

阿良醒來了，他瞪着眼，問：「阿婆，你餓嗎？」

岑婆婆嘆了口氣。她想：「家裏人一定四處找我，又不知我在這裏，可能找到柴灣去，我又沒到。今晚大家都沒好睡了。眞是陰功呀！」

她又咳。一口痰總是咳不出來，眞辛苦！

「阿婆，幾點鐘了呢？」阿良又問。

「不知道，我沒有錶。」岑婆婆道：「大概是晚上了吧！」

「我爸爸一定已經買了飯盒給我吃了。」阿良舐着又乾又硬的嘴唇。

貓也餓了，在岑婆婆懷裏叫着，掙扎着。

忽然，阿良推了岑婆婆一把，說：「阿婆，我有辦法，你讓開！」

他從岑婆婆屁股下面拉出書包，打開，取出紙和筆，寫：「阿婆良仔困電梯。」

又找兩條橡筋，把紙條箍在貓的身上。

「貓可以從上面的洞裏跳上去。」阿良道：「貓也會回家，人家見了，就來救我們。」

岑婆婆只好由他把貓放走了。

她感到辛苦，很衰弱，倚在一個角落，半躺着，她在想：「大概我也應該死了。」

阿良沒有猜錯，他父親老錢，自己去大牌檔喝了一小瓶酒，又到附近快餐店買了一個飯盒回來，準備給阿良的，但仍不見阿良回來。那瓶酒却使他昏昏然，以爲阿良晚一點就會回來的，於是把飯盒放在桌子上，倒頭就睡。

深夜十一點多鐘，屋邨裏漸漸寂靜下來了。

岑家門外，有隻貓在走來走去，在咪嗚咪嗚地叫喊。

已經上了床的阿碧，忽然喊：「好像我們的貓在叫。」

老岑夫婦從床上爬起來，老岑開門，那貓拚命的鑽進鐵閘，身上帶着一張紙條。

阿碧眼利，從床上下來，按住貓，取下那張紙條，讀：「阿婆良仔困電梯！」就喊：「原來阿嬸困在電梯裏呀！」

老岑忙跑去管理處。

擾擾攘攘，那個壞了好多個小時的電梯打開了。果然，裏頭躺着一老一少，已凍做一團。

岑婆婆的咳聲也很弱了，良仔還能瞇眼，還能說：「我很餓！」

老岑把老母送去醫院急症室，良仔看來好些，管理處的人把他送回家。

老錢睡得迷迷糊糊，應付了幾句，又睡倒了。良仔也自爬上床去，鑽進被窩裏。

阿芬回家，在樓下聽人說，電梯困人，一老一少，有大半天。她不知是那家的老少，反正不是她家的。

她回到家，父親弟弟都睡得正香，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下）

※※※※※※※※※※

只有聆聽

夏　雲

你眼中的阡陌縱橫
向南？向北？
我是沒有方向感的
唯有一任自己
在風景中迷失

那一次的遇合
能避免重現的分水嶺？

儘管呢喃拂亂
時鐘的長短針
儘管意識飄忽
你堅持走赴高地
那裏萬花盡落
我在星光碎了的水上塑像
說服自己：
　明天該是會來臨的
　守候中只有聆聽

※※※※※※※※※※

別致的星星

易征

在不少風景照片裏，那些普通的景色，往往十分誘人。而當人們（特別是熟悉當地的人們）到實地一看，情形却大有差距：眞實的景，往往遠不如照片裏的景。難怪有些人在看到電影裏出現自己熟悉的某些景致的時候，不勝驚訝地說：「啊，那地方眞有這等美？我時常經過，怎麼就不覺得？」

對於這類現象，我曾經請教過略通此道的朋友。據他們解釋，大體有兩個原因：一，通過鏡頭的折射，焦點集中了，視綫不像平時那樣擴散，而是注目於方丈不大的畫面或屏幕；二，由於把景物濃

縮了的緣故，現場的許多細小雜物，特別是那些破壞美感的雜物，諸如垃圾、塵土、臭水之類，都被「縮」走了。倘把鏡頭對準某一個細小局部，然後再加以放大，情形將剛好相反。例如一株葱蘢挺拔的大樹，我們觀賞它的全貌，當然很有美感，如果所攝取的只是其一小段樹幹，那麼它的瘢痕、苔蘚，以及依附它的蟲類……都一一呈現，這不使人倒胃嗎？

在文學創作裏，我們也不時會遇到這類例子。有些作家常常用着一些特殊的鏡頭，來攝取生活中的景物，使人耳目一新。只不過，他所用的鏡頭，不是海鷗牌，也不是萊卡牌，而是他的心靈和眼睛；說得直白一些，也就是用他特有的藝術構思。

比方李英曾經有一句詩這樣寫：炊事班的大鍋裏煮着星星。（大意）這一筆，就把野炊、夜炊、鍋裏盛滿了水這三層意思都囊括了。李英這首詩叫什麼題目，我忘記了；但它這個秀句，經過十幾年，我而今依然記得。天上的星星，只要沒有晚雲，夜夜都可以看見，滿天繁星有甚麼稀奇？李英却摘來一把，撒進他的鍋水裏，那星星也就長久閃爍在我的記憶中了。你說這個鏡頭選得如何？

很巧，瘂弦的詩《一九八〇年》，其中也有這樣幾句，和前者異曲同工：

屋後的小水缸
天狼星常常偷偷地在那兒飲水
獵戶星常常偷偷地在那兒飲水
孩子們的圓臉
也常常偷偷地在那兒飲水

星星飲水，自然純屬子虛。但作者把天狼星和獵戶星引進那只「小水缸」，該省去了多少不必要的描寫！在作者那只特殊的鏡頭上，他抹掉了一切雜質，而把這兩種星辰突出、放大得相當美。同樣，也有人採取這類手段寫雲彩——

水鄉的路，
水雲鋪；
進村出村，
一把櫓。

這是沙白寫江南風情的一小節詩。漫天的雲，來到詩人筆下，只割取那長長的一條，鑲在一流春水裏。李賀爲了補衣服，「欲剪吳淞三尺天」，我們這位年輕的詩人，却剪來一條雲，抹在杏花春雨的濛濛水氣中，自是別具一格。

作家，詩人，您手上握着甚麼樣的鏡頭呢？焦點對準了嗎？角度選定了嗎？——生活進入藝術品，是要經過文學家、藝術家們那特殊的鏡頭折射的呵。不經過這種折射，萬物萬象，一應收羅，那麼，別人豈不寧願去看生活本身更好？

——一九七九，十二，八

哈佛出版今代中國小說目錄

米一葦

Tsai Meishi 編選的《今代中國小說目錄，1949-1974》（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an annotates bibliography 1949-1974）哈佛大學出版社刊行。

該書被列置哈佛《東西叢刊第七十八號》（East Asian Monograqh no. 78）。

書分四大類：作家及作品索引，書名（或文章題名）索引，分類索引（subject index）。每一作品之下，編者皆附有簡短的評注。

凡所列舉的書，都能在一些美國大學圖書館和研究圖書館中找到。

此書不只對研究今代中國文學的學人有極大的幫助，且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人也提供了某些啟發和了解上的便利。

該書編者在成書過程中，曾獲得 I-mei Tsai 的協助。

只研朱墨作春山

鄭家鎮

最近，我們幾個畫友在香港大會堂舉行「廣東名勝寫生畫展」，我參展的作品，有一部分是海南島寫生。

我是海南人，雖然不是在故鄉長大，也回鄉多次，時間最長的一次在海南島陵水新村港躭了九個月，在瓊東躭了三個月。最短的一次逗留不足二十四小時。前年的一次是在中部東部兜了個小圈，花了十六天。

我十分喜愛海南島，並不是爲了是我的故鄉，而是它的風物豐富了我的畫材。古來到過海南的畫人很少，蘇東坡之外，似乎找不出第二位。中原人士都認爲海南乃是山嵐瘴氣的地方，只有充軍才會去，蘇東坡便是謫官到儋縣的。

蘇東坡在海南並沒有作畫，他會寫幾筆竹，以前我家也藏了一幅，我幼年時曾看過，後來毀於兵燹。在海南，蘇東坡是詠過一些詩的。據說他在儋縣也教過黎人認字。崖縣的海角巨石上，題有「天涯」二字，曾傳爲蘇東坡所書，其實他的踪跡止於儋縣而已，沒有到過崖縣。由儋至

崖，要繞過五指山，在數百年前，這條路怎好走。「天涯」兩字也不是蘇體。後來證實是清人所書的。

我在陵水留居的歲月中，到過這地方，也到過五指山的黎母嶺、霜王嶺，至於萬泉河、南聖河，我都到過。前年有一些地方還再走了一次。當然，四十年了，變化可大了，舊遊之地多已不認識了。

爲此我曾塗寫了兩首律詩：

重來今日已華顛，猶記投荒趁破船；
白土窮郊禾不活（一），烏天暗霧鬼嗚咽；
午薰灼炙攀分水（二），暮瘴迷茫涉萬泉（三）；
故土暢遊渾不識，是誰重整舊山川。

一別海南四十年，白頭歸客尚爭妍；
荒洋漲綠豐收地，槽渡凌空玉液泉；
五指山橫迷故道，萬泉河畔頌新天；
黎苗訴說奧鴉事（四），不盡辛酸血淚篇。

註：（一）文昌地瘠，一片白土，農作不宜。因此出外謀生者多。（二）萬寧與陵水兩縣之間有分水嶺。乃南行必經之路。（三）萬泉河在瓊東嘉積，晨日以船渡車過河，今已建尼龍水壩與汽車大橋。（四）奧鴉，乃以前黎苗區大地主恩霸之稱。家中私設刑堂，酷刑迫害佃農。

這兩首詩，其一是詠四十年前的經歷，趁小船渡木蘭頭海峽返海南島。其二是詠今日的海南換了新貌。

十月廣州的廣東全省美展有一幅寫海南鹿場的，地在屯昌，是海南的中部。

在廣東名勝寫生畫展中，我也寫了一幅鹿場，還寫了一幅「黎母山泉飲馬圖」。今天海南也有賽馬場，在海南居住的時候，黎族的朋友曾教我騎馬，這是我第一次上鞍，那匹東西一直在欺負我，如何催牠，也不肯跑，只肯慢慢步行，還把我擠向牆角碰擦，要不是那位黎族朋友在旁，我不給牠拋下馬來才怪。

海南勝境，寫的人並不多。這南方的寶島，畫材隨處皆是，不管你走到島上那兒，都會感到那末新鮮。景物多是以前未見，或者少見的。比如那走上大半天還未走完的橡膠園，那椰林，那綿長無盡的海灘，那巍峩常被雲封的五指山，山深林密的黎母嶺，以及海南島最南一角的海角天涯與鹿回頭，鶯歌海的鹽田，陵水新村港的合抱環山，瓊東的海藻養殖場，屯昌的梅花鹿……都是十分新鮮的題材，我終有一天，要把它全搬到紙上。

邁亞米國際民俗節

錢歌川

美國佛羅利達州東南海岸上的港口城市邁亞米，是美國著名的避寒勝地，氣溫夏天平均華氏八十一度，冬天六十九度，和熱帶新加坡相似，只是多了一點風，邁亞米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三五年，曾兩次遭遇風災，死人數百，廬舍爲墟。全城佔地五十二平方哩，但有十八平方哩爲水域。馳名遐邇的佛羅利達國際大學，就在這裏，有世界各國的學生來此就讀。邁亞米是一個旅遊勝地，市府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收入，就靠這種無烟工業。邁亞米又是著名農產區紅土區的貿易中心，位於邁亞米的西部和南部的紅土區，所產的橙類和蔬菜，每年有兩次到三次的收成，對於市場的供應，可以終年不缺。

一九七九年五月女兒曼娜和女壻堉勝，邀請我們同去佛羅利達州度假，看邁亞米市主辦的第八屆國際民俗節。我們在十六日晨七時從馬利蘭州家中出發，很快就進入維吉尼亞州，南下行二百哩光景，才到北卡羅來納州，入境約二十哩處，有一家假日旅舍（Holiday Inn），附設餐廳出售客人任意取食的便餐（buffet lunch），每人只收餐費二元半，眞是價廉物美。驅車經北卡羅來納州的人，不可失去機會，不妨停車一飽口福。

我們走完北卡羅來納州及南卡羅來納州，再進入喬治

亞州後，便在布朗斯威克停車來吃晚飯。在三保餐廳(Sambo's)每人花了五元多，還遠不如中午吃的好。吃完再上路，時近下午九時，天已全黑，進入佛羅利達州北部大城市賈克遜村（離邁亞米還有三百四十九哩），才停下來投宿，今天走了七百多哩。我們在每日旅舍（Days Inn）下榻，雙牀房間兩人十八元，多一人加三元，小孩加一元。一千多哩的路程，我們在第一天多走一點，第二天只剩三分之一的路，便可早到目的地。

翌日在下午二時前（再遲就吃不到午餐了），趕到西棕櫚海岸，因爲那裏有一家莫理遜自助餐廳（Morrison's Cafeteria），是南部最好的，各種菜食不但味道可口，而且豐富便宜。飯後繼續前進，下午五時便抵達邁亞米市了。

我們先去灣前公園(Bayfront Park)國際民俗節的場所察看，找到指定的攤位，然後在市區內的向陽汽車旅舍(Sunnyside Motel)住下，晚九時到古巴餐廳(La Carreta Restaurant)用餐，每道菜都要五、六元，味同嚼臘，難以下嚥，他們是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夜深只有他們那裏可以吃到東西。在他們的菜中，我們第一次吃到專爲烹飪用的大香蕉（plantain）。

我們到邁亞米的第二天，在旅館附近的猶太餐廳吃早餐時，第一次吃到南部餐食中常見的格粒子（grits），好像我國的小米一樣，原是經去殼但未碾的粗燕麥，還有炒黃洋芋丁（hash browns），都是南方人日常的食品。

邁亞米國際民俗節的舉辦，是由現在的主持人胡理德曼(Morty Freedman)一時的靈感而促成的。八年前他還是邁亞米市政府採訪新聞的一個記者，當地方選舉的時候，他免不了要去看集會和遊行，那時便有各民族的集團，要舉行招待和供應食物。他於是靈機一動，認爲如果作成一種節日來表現出各個民族的文化，那一定會很有趣，而能轟動的。他的構想獲得市府的大力支持，很快就付諸實行了。每年五月舉辦一次國際民俗節，有從世界各地來的七十個不同的國民和種族參加，展出他們各自的歌舞、工藝、和食物，以表現他們的土俗與文化。

舉行節日的大本營在灣前公園，分室內和戶外兩個部分。室內爲一大廳，中有舞台和各民族的飲食攤位。戶外是一個大草坪，四週設有四十二個有頂的木架攤位，架上標有國名，有的賣食物，有的賣土產，相間排列，有中國、日本、印度、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意大利、希臘、美國、秘魯、古巴、墨西哥、智利、巴西、西班牙、海地、

多米尼加、亞美尼亞、危地馬拉、尼加拉瓜、玻利維亞等國，室內專賣食物，有牙買加、哥倫比亞、洪都拉斯、巴拿馬、委內瑞拉、烏拉圭、特立尼達等拉丁美洲國家而外，還有中國、日本、越南、菲律賓等遠東國家。無論是賣食物或售土產的人，都得穿上他本國的服裝，以表現地方色彩，增加異國情調。

這個國際民俗節從五月十一日起直到二十日止，一連十天，有各種各樣的表演，入場不收門票，觀衆極爲踴躍，去年來看熱鬧的人數，超過十萬人，眞是接踵磨肩，人山人海。今年又增加了一個新的節目，在五月十四日演出，那就是美國民族音樂大集會，表現從美國獨立以來直到現在的土風歌舞。

今年推出的節目如下：

五月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七時到上午一時，在國際飯店舉行國際大宴會和跳舞會。

五月十二日及十九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到下午五時，在葡萄園公園，舉行青少年足球比賽。

五月十三日及二十日星期天，上午九時到下午二時，舉行一百公里國際單車比賽，及國際足球比賽。灣前公園大廳中有國際玩偶展覽。

五月十四日圖書館大廳中有工藝展覽。上午八時到十時半在文化中心舉行美國民族音樂舞蹈大集會。

五月十四日及十五日晚七時半到十一時，在灣前公園大廳舉行國際骨牌比賽。

五月十六日正午十二時起到翌日下午四時，佈置室內食物店。

五月十七日下午六時在灣前公園大廳舉行國際地方服裝展覽。六時到十一時半舉行民族音樂跳舞演出。

五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六時起，在灣前公園中，國際市場及戶外飲食店開幕。同時在室內、戶外有民族歌舞及器樂演奏。

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時半到六時半，舉行各民族花車大遊行。參加的有坡多黎各、巴西、芬蘭、美國、多米尼加、愛爾蘭、阿根廷、蘇格蘭、西班牙、委內瑞拉、哥倫比亞、捷克等國。

五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正午十二時到午夜，在灣前公園室內及戶外的舞台上，不斷地有各種節目演出，如民族舞蹈、民族歌唱和民族樂器演奏。

以上各種節目一直要搞到二十日子夜十二時以後才歇，當然飲食及土產賣店，也要到那時才收攤子，以結束今年

度的盛會。

據邁亞米先驅報的記者說，你無須離開邁亞米一步，也能週遊世界，如果你去看國際民俗節的種種活動的話。你可以買到世界各國的土產，吃到世界各國的美食。

這個節期雖是從五月十一日開始，但在十八日到二十日的週末，達到最高潮，因爲各國的攤販這時都來了。會場上燈光如晝，五色繽紛，人如潮湧，廣播音樂震耳欲聾。舞台上的演員唱個不停，跳個不停，服裝華麗，價值昂貴，據說巴西的行頭，價高達二、三萬元。

戶外臨時搭起的舞台上，不斷在表演歌舞，台下有不少的觀衆就坐在草地上欣賞，時時發出陣陣的掌聲。還有一大股人潮，圍着草坪徐徐流動，他們流連在每個攤販的前面，爭購各種新奇的土產，或是從飲食攤上買些異味來嘗。

也許最爲多彩多姿的，就是各民族的花車大遊行了。隊伍在星期六下午四時半起，由畢士坎大街出發，有樂隊，燈光隨行，化粧表演、服飾艷麗，逶迤前進，直達東北第五街解散，沿途不知吸引了多少觀衆。

邁亞米這個每年一度的國際民俗節，我們今年南遊，算是躬逢其盛了。

保加利亞新小說《枕下的鬧鐘》

明　華

保加利亞近年的散文式風格短篇小說進展比較緩慢，但杜摩耶（Tomov）最近却出版了一部頗受歡迎的同類形的短篇小說集。這部集子以六個故事組成，內容以實事實景爲素材，表現出保加利亞人的各種意識形態，以眞實見稱。作品標題《枕下的鬧鐘》（Alarm Clock under the Pillow），描述一個被人認爲缺乏天才的青年人，怎樣面對父母、女朋友成見的眼光。他通過堅定的自信力，下決心去改變人家的態度。不管是親友，或軍隊裏的上級同袍，周圍的環境。沒能力、沒天才永遠是低人一等，永遠受着無形鎖鎖的束縛，他千方百計要去擺脫它！

《火》（The Fire）這一篇，寫一個離了兩次婚的電影助理編導的故事，他是一個被認爲在藝術創作生命已經褪色的電影工作者。一次，在拍攝一部描寫西方歷史故事的電影，其中一組戲，他擅自選用了一個未經訓練的本地男孩作閒角。這件事在他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但遭遇到無情的指責，其嚴重的後果，他自己完全估計不到。

《綠盒子》（Green Chest）的故事主人翁，面對着種種不穩定的社會問題，一些戰後留下來的後遺症，與他一起過着平靜生活的外祖母，原來曾經幫助沙皇軍隊鎮壓反對法西斯統治的起義軍。通過發現祖母的軍用綠盒子，這個原是安逸的家庭，起了一場很大的波濤。

其他故事如《傷感一幕》、《醫生與她》、《感冒》都是描寫心理上有缺陷的男人的故事，他們的軟弱、無能，以偏執的態度對付週遭環境，生活十分枯燥，作者意圖使人們從夢中醒過來，走回現實的奮鬥中。

外國文訊

狂飆

王乃凡

「據天文台發出的颱風警告，三號風球現時仍然掛起。……」

若瑜看了一眼手錶，現在是晚上十一時半。她下意識地把收音機的音量降低，掩好窗幔，讓自己的視野與窗外的風雨景象完全隔絕，好安靜一些。這時，客廳裏却傳來了電話鈴聲，接着就是拍門聲和房東太太那尖利的叫聲：

「李師奶，你的電話！」

若瑜步履蹣跚地從房間裏出來，房東太太還站在電話機前斜睨着她，又鄙夷地瞅她那圓鼓鼓的腹部。她靦腆地謝過一聲後，接了電話筒，房東太太才逕自回到餐桌旁坐下，陪着丈夫吃夜宵。原來他們擺開的「雀局」，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散檔了。

「是我呀。」若瑜訥訥地與對方通話。

「你的燒全退了嗎？」是那熟稔得無可再熟稔的聲調。

「好多了。」

「藥還有嗎？」

「剛吃完。現在只想吃東西……」她驀地把話煞住，瞟了房東夫婦一眼，只見他倆仍然在貪婪地邊吃東西邊議論着什麼。她不能在他們面前示窘，教他們笑話。於是更加壓低聲音關切地問：「你怎麼還不下班呢？」

「我今晚不能回來了。老總要我留在報館，說是風球還可能升級，得準備隨時出動……」

「大風大雨，你還……」

「誰叫你嫁給報紙佬呢？」他在吃吃地笑，「好老婆，你知道的，就是因爲打大風，隨時都有突發新聞，甚至是大新聞呀！所以哩，得隨時準備出去搶新聞……」

「這一陣，不會像一九七三年那麼大的風險吧？」房東太太突然提高了嗓門。

「那時是股票，現在是黃金！」房東的聲調似乎有些痛楚，「今天的金價已經跌落千八關了！買金，買金，要不是你整天吵着買金，而照着我的意思去買股票，就不至於在兩天之內便蝕了……」

「老婆，你大概餓壞了吧？今晚我不能帶東西回來消夜了。」啟南還在絮絮叨叨，而且自咎地說：「都怪我不好，沒料到風姐荷貝來得這麼快，來不及給你準備些罐頭。」

「我不餓……」

「你別瞞我了。」啟南顯然知道妻子在哄他，好讓他放心，「若瑜，忍耐一下，風一過去，我即刻回來，給你帶——雙份的。」

聽到丈夫說俏皮話，語帶雙關，若瑜撲嗤地笑了。

「若瑜，你聽我說，現在外面的風很猛，你千萬不要出街啊！料想商店也都提早收市了。」

她病了幾天，胃口本來就不好，即使餓了想吃點什麼，全靠打電話叫對面街那間有外賣的粥麵店把東西送上門。這，啟南是知道的。現在聽他這麼一說，她倒爲他的那股拚勁而掛慮起他來了，當即反過來叮嚀他：「可是你，你可要小心啊！」

「你放心，荷貝小姐搶不走我的。你，最要緊的就是不可出街去。」口氣眞像個家長呢。

「好了好了，知道了。眞婆媽！」

「拜拜！」他掛斷了電話。

若瑜回到自己的房間來，收音機依然在播送颱風消息：「……荷貝來勢十分猛烈，本港的風力正在加强，……」

＊　＊　＊

啟南和若瑜兩口子打從住進這間小房以來，轉眼間就快有一年了。這是一座三房一廳的住宅樓。若瑜還記得很清楚，她陪同啟南第一次摸上這座樓的那一天，距離他倆的結婚佳期只有五天時間。他倆爲此已費了不少工夫，看過好幾間房子，都因爲週圍環境不好而沒有租成。那一天，一位衣着光鮮的中年主婦開門讓這對準新郎新娘進來，帶領他倆看房間，又請他倆在擺設得頗爲雅致的客廳裏坐下洽談。那客廳，一頭擺着北歐沙發，古董架，電視機之類，

另一頭擺着一張餐桌，靠牆有一個酒櫃。房東姓余，是一位「經紀佬」。太太姓張，從外表看只有四十歲開外。夫妻倆有一對兒女。兒子正在美國唸書，學年放大假時才回來一趟，住不到半個月又走了；女兒則於大半年前走在兄長前頭嫁人去了。他們要出租的是余小姐原來住的那間房間，約莫八十平方英尺的面積，是三間房中最小的一間。

「你們租不租都不打緊，一個月六百元對我們是不在乎的。我只想日常有多個伴兒，可以解解悶。反正房子已經放空了好幾個月了。」房東太太有恃無恐地說，還提出了兩項與衆不同的附帶條件：第一，不得在此舉炊；第二，不得有小孩子。

倆口子經過商量，認爲不舉炊關係不大，反正兩人白天都得上班，在外頭進餐。至於第二項條件，那就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了。當前最重要的是是佳期緊迫，新房總得有個着落，不能再延宕了。何況，在香港這個大都會，要找到像這座樓那樣沒有不正當「架步」，出入較有安全感的，着實不那麼容易。於是，倆口子就下定決心，把這間小房間租了下來。

除了假日之外，作爲職業婦女，若瑜每日大清早便得出門，打烊後才回來。啟南却是睡到中午時分才起床，一去就非到午夜不歸。這時，客廳裏還往往是「雀戰方酣」，不致於驚擾房東夫婦的清夢。倒是小倆口睡眠，開頭頗有「不堪其擾」之感，但日久也就慢慢適應這「噪音汚染」，不當它一回事了。

「你的先生晚晚都很夜才回來，讓做太太的孤零零守着空房，眞難爲你了。唉！你怎麼不叫他改行呢？」房東太太忽然關心起若瑜來了。

難得這一晚客廳裏沒有「開枱」，房東余先生在外應酬未回，若瑜便同房東太太搭訕開來：

「他呀，就是那麼死心塌地。他對他的那份工作比對我更認眞呢。要想叫他不幹呀，只有白費氣力。」

「哦，我想，他日做夜做，那麼拚命，又有本事，一個月一定賺不少錢的，是嗎？」房東太太笑吟吟地說。

「也只不過日求兩餐夜求一宿吧了。報紙佬能掙多少錢呢？」

「話可不能這麼說啊。做報紙的人，消息最靈通了。就是炒股票，炒黃金，炒樓，也比我們這些小市民更勝一籌的。不是嗎？」房東太太欽羨地說，稍停一停，突然歇斯底裏地問：「李師奶，你們搏的是藍籌呢，還是紅籌？」

這一問，簡直把若瑜攪得一頭霧水，不知怎麼說好。

房東太太歪着腦袋，滑溜溜地由頭到脚打量了對方一遍，看見那張清秀的瓜子臉一派羞愧的神情，還以爲這對小房客炒股票炒糊了，不好意思說呢。於是安慰道：「其實，最近的股市就起伏無常，誰也拿不準的。」

「我們沒有買股票，我們……」

「那麼一定是買黃金了。」房東太太打斷了若瑜的話，搶着說，心裏却在猜想：原來他們是炒黃金炒蝕了一把米。於是擺出老行尊的姿態，「我也是喜歡黃金的。我認爲黃金比股票保險。你放長眼睛來看吧，一年之後，黃金非打破二千大關不可。」

「余太太，我們也沒有買黃金呢。」若瑜坦率地說。

「什麼？」房東太太根本就不相信，「消息靈通人士」不炒股票，不炒黃金。天下哪有不愛腥的貓兒？莫非被魚骨頭梗怕了？她左思右想，終於憋不住，單刀直入地說：「李師奶，我來同你合作吧。我有經驗，你的先生消息靈通，聯起手來包十拿九穩！你的意思怎樣？」

若瑜怔了怔，半天說不出話來，哭笑不得。也許房東太太窺出對方有難言之隱吧？於是口鋒一轉：「李師奶，這件事也不急於作決定。不過，我是爲你兩口子着想吧了。你不妨同李先生商量商量再說。好不好？」

合股炒金的事是沒有什麼下文的。倖好房東太太後來也不再提了。不過，從她拉長的臉孔上却可以覺察得出，她已經對這對不識抬舉的房客心存芥蒂了。

有一晚，房東太太突然邀請若瑜打麻將，說是三缺一，開不了枱。看着她盛意拳拳的樣子，若瑜就益發緊張了。如何是好？上一回不合作炒金的事，已經使房東太太發生很大的誤解，她現在還心有餘慮，這一回再不賞臉，恐怕對她的成見就更深了。她不知所措地木然呆站着，就是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辦法來應付。房東太太却有些不耐煩地催：「李師奶，只是玩玩，輸贏都不大，不打五塊十塊錢的，就打三塊六塊的也行，消遣消遣嘛！」

「余太太，眞對不起，我不懂得打麻將的呀。」若瑜强自鎮定了下來，終於鼓起勇氣照直說了。

「香港人不會打麻將，豈不是天方夜譚嗎？」房東太太悻悻地說。

「余太太，我實在一竅不通啊！多謝你關照了。」

房東太太又大失所望，撅着嘴走了，還愠然道：「眞掃興！」

從此之後，房東太太對這對年青房客的態度就老是愛睬不睬的樣子。若瑜在暗自思忖，下一着該來一道逐客令

了吧？可是，不。只是在聖誕節之夜，房東夫婦享受了一頓豐盛的聖誕大餐以後，房東太太却對啟南夫婦宣佈：自明年一月份起，房租提高爲八百元。她還振振有詞地說道：「差餉、地稅明年都要加了，物價也漲了，水電費、管理費、垃圾費，聽說樣樣也都要加啊！」

「眞豈有此理，才住進來兩個多月就加租了。平均每呎十元！」夫妻倆枕邊私語時，若瑜心有不甘地說：「我看，他們是想把我們攆走，却不好意思直說。」

「別瞎猜了。」啟南把妻子摟在懷裏，心平氣和地說：「她舉的那些理由，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呢。」

「我說是他們不敢得罪你這個無冕皇帝，所以才找出這些理由來作爲加租的藉口，好教我們自動搬走，這才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若瑜還在憤憤不平，情緒有些激動，「你不知道，那個房東太太可厲害呢。」

「她是心胸狹窄一些。」啟南仍然很冷靜，「不過，我看余老頭不是一個小心眼的人。」

「哼！他呀，可聽老婆的話呢。」

「像我一樣是嗎？」他打趣地說，直把若瑜撩得不知是惱還是羞，捏了他一下，他却格格地笑，又在她的臉頰上親一親，「熄燈睡覺吧，親愛的。」

倆口子接受了加租，繼續住了下來。與房東太太相處的日子久了，若瑜益發感覺到，這個接受過中等教育的婦人，很懂得享受，對時裝、髮型之類相當在行，對飲食尤其精明，乃某著名的烹飪學校的高材生。春節前兩天，小夫妻從新界老家帶一隻鷄來送禮，她七搞八搞，有蒸，有炒，有燉，兩公婆自顧自地大快其朵頤，旁若無人，一口鷄湯也沒有回敬小倆口。雖然他倆並不期待對方的任何「報答」。

「眞不近人情！」若瑜關好房門，感慨地說。

「傻大姐！香港地，如果講人情，還成其爲『搶食世界』嗎？」啟南漫不經心地說。

「她那股咄咄迫人的勢利勁，我實在受不了。」

「那是商業社會的流行病，不出奇呀！」語氣是模仿自電視廣告的，維妙維肖，把若瑜也逗笑了。

* * *

第二天大清早，若瑜迷迷糊糊地醒來的時候，耳邊傳來收音機低微的聲波：「天文台已於今晨七時改掛八號風球，……」原來昨夜沒有關熄收音機，她什麼時候入睡，自己也不知道。但一聽到「八號風球」，立即想起啟南，未漱洗便走出客廳，向報館打電話。房東夫婦這時還沒有

起床。廳裏沒有開冷氣機，十分悶熱。她盡量小聲地與對方通話，生怕干擾了房東夫婦的好夢。

沒有找到啟南。據編輯部值班的人說，他得到天文台改掛八號風球的消息以後，就匆匆與小陳——一位年輕的攝影記者出去了。若瑜茫然若失地踱回自己的房間，渾身乏力地斜靠着床頭屏。她流感初癒，只覺得整個腦袋有點渾渾沌沌，四肢痠軟，口很淡，亟想吃些味道濃郁的東西。可是，家裏却沒有什麼可以刺激食慾的食品。打電話叫外賣食店送點什麼來吧？八號風球下，還有哪家食店開門營業呢？她只好無可選擇地冲了一杯奶粉，加多兩塊方糖，取出幾片蘇打餅乾，充做早餐。她的心，始終記掛着啟南。她知道，啟南也同樣記掛着她。

「李師奶！電話！」原來房東太太已經起床了。她在客廳裏扯直喉嚨叫，不待若瑜出來便擱下話筒，逕自進入廚房去了。一陣牛油煎火腿、鷄蛋的香味撲鼻而來。

電話不是啟南打來的。若瑜心裏登時冷了半截，再定定神，聽出是母親的聲音，這才感到一絲慰藉。

「媽，家裏沒事吧？」

「事倒沒有什麼大事，只是水開始湧進屋裏來了。你知道啦，咱家每逢下大雨都是這樣的。」母親怨懟地說，深深嘆了一口氣，然後緩緩地轉過口腮：「我本來想今天去看望你的，順便捎一點你喜歡吃的水魚湯給你，不料……」

「媽，你別來了。大風大雨，從新界跑來，路上很不好走的，而且巴士、火車現在也都停駛了。」

「啟南今天休息吧？他在家嗎？」

若瑜心頭一震，啞了。她不想讓老母親操心，想了想，於是吞吐吐地說：「他，他還沒有……沒有起床呢。」

「有他在家，那我就放心了。」

講完電話，若瑜心裏不知怎地更爲忐忑不安了。是由於向母親撒謊而良心受到譴責？抑或由於一位將爲人母者還接受偉大的母愛而引起的特殊反應？是因爲結婚以來第一次嘗到孤獨的苦澀滋味而感傷？抑或是爲啟南在暴風雨下執勤的安危而憂慮？她沒法解答這些問題，眼角却嵌上了晶瑩的淚珠，泫然欲泣。

她索性關上房門，讓自己像個囚徒，自我禁閉在密封得宛如貨櫃箱的房間裏。她從未有過現在這樣的感覺：這間曾經是溫馨甜蜜的「洞房」，竟像異常侷促窒悶的「牢獄」。她拉開窗幔，想推開窗扉，吸一口清新一點的空氣，可是那令人胆戰心驚的唬唬風聲，那鋪天蓋地的密集的雨點，正交相撲擊着窗口，她被嚇得把手縮了回來。透過窗

玻璃上迷濛的水漬，還可以見到一些白鐵片、木板、塑膠袋等雜物在空中飛盪，不少向街心橫伸的光管招牌搖晃着，似要折斷墜下，時而還可以聽到玻璃碎片嘩啦嘩啦地墮地的聲響，時而又傳來救護車拉長着淒厲的警號呼嘯而過，令人毛骨悚然。街道冷清清，商店全都關門閉戶，一片蕭條，昔日繁華的島市，變成了一座死城。

電台每小時都有幾次有關颱風的新聞廣播，還穿插着流行歌曲和廣告宣傳。困惑、寂寞、煩躁却一直佔據着若瑜整個心緒，每一分鐘都像一天那麼長，眞難熬啊！

這時，收音機突然播出：「天文台今日十一時十五分已經改掛九號風球！……」若瑜不待聽完，便挺着便便大腹上客廳，準備向報館打電話，向娘家和婆家打電話。除了打電話之外，她實在不知道還能做些什麼？

可是，房東太太却「壟斷」了電話機，正興致勃勃地向左鄰右里拉人打牌：「來呀！……打大風，金銀貿易所都停了，大公司也都關門，還能上什麼地方去呢？還是過來打它四圈好啦。……什麼？食呀？……沒問題，我家裏儲備充分，晚飯就在我這兒吃好了。……行呀！你願意打通宵，我兩公婆奉陪到底就是了。……車輪戰？嘻嘻！……包你夜餐又如何？嘻嘻嘻！……好了，吃過午飯就快點過來吧。……拜拜！」

房東太太連續打了好幾個電話，似乎還遠未打完。那油腔滑調，若瑜愈聽愈覺得厭膩，只好折返房間裏等候。她焦迫萬分，巴望啟南有電話回來。他該打個電話回來呀！

收音機又在播出：「……由於熱帶風暴荷貝正面襲擊本港，天文台已於正午十二時掛上十號風球。現時本港的平均風速爲六十四海里，最高陣風達到一百二十海里，……」

若瑜屏息着呼吸傾聽，愈聽心情愈沉重，彷彿壓着一座冰山。風球每升一級，那冰山就膨脹一次，她的心房也跟着往下沉一截。那似將凝結的血液，驅使着她再度闖出去，闖到客廳裏，拿起電話聽筒。那電話可以給她熱能，給她溫暖似的。

「李師奶，李先生昨晚沒有回來嗎？」房東余老先生見若瑜深鎖眉頭，隨和地問，純爲商場上那套公關把式。

若瑜心亂如蔴，道了一聲「是」，一味撥電話號碼。

「不必耽心的。李先生吉人天相，沒事的。」他靠在沙發上一本正經地說，嘴角還叨着一根牙籤，「我年青的時候，也是這樣搏命的。」

電話毫無反應，杳無聲響。

「電話剛才就已經斷了線，打不通了。」房東太太慢

條斯理地說。倆公婆剛吃過午飯，她正在收拾碗碟。

若瑜一個電話也沒有打通，只好懊喪地返回房間，獨個兒發悶。耳邊聽到的盡是電台發佈的災情報告：大樹被吹倒，低窪地區被水浸，部份市區電力供應中斷和電話失靈……。

她痴痴地凝視着小桌子上那張鑲在小鏡屏裏的照片。那是她和啟南旅行結婚時用自動掣自拍的。她那苗條的身子倚着體魄結實的啟南，一對新人都笑瞇瞇地，彷彿對未來同抱着無可搖撼的信心。啟南那熱情、樂天而又帶些兒憨厚的氣息，是她可以信賴，可以和諧地、愉快地共同生活的表徵。他的敬業精神、軒朗的胸襟和見義勇爲的性格，更使她的生命充滿了安全感。她慶幸自己能夠找到這樣一個稱心如意的、眞誠地愛自己而自己也眞誠地愛的終身伴侶。

客廳裏「開枱」了。洗牌、叠牌、打牌的噪音，夾雜着七嘴八舌的嘻笑喧嘩，鬧哄哄的，像個墟集，把室外的風聲雨聲全都湮沒了。不知怎的，這些聽慣了的噪音，今日却使得若瑜十分不自在。她眞想奔向大街去，奔到啟南身邊。可是，此時此刻，啟南究竟在那裏呢？

* * *

「現在颱風正在襲擊本港，市民要做好防風準備。你買了××牌公仔麵未呀？××牌公仔麵即煮即食，又方便，又好味……」收音機播出了廣告宣傳。至此，若瑜才猛省過來，發覺自己又餓又疲憊。她打開熱水瓶，開水却早就飲用完了，便提起電水壺到廚房去裝水，正遇上房東太太在那裏往幾個瓷碗裝清補涼糖水，準備招待她的「雀友」。房東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替換她「上陣」去了。

「來來來，先停一停，吃碗清補涼再打。」房東太太把清補涼糖水端到客廳裏去，分派給每人一碗。

「余太，招呼眞週到呀！多謝了。」

「準是炒金炒到金曠了。」

「哪有你炒樓那麼好賺呢？這兩天金價連跌了八十多元，吃穀種啦！」

「這麼說，不如咱們來合作炒樓，怎樣？」

客廳裏的興高采烈，更使若瑜覺得房間裏的寂靜凄清。一板之隔，兩般心情。電水壺的汽哨響了，水開了，她沒精打彩地泡了一杯即熟麥片療飢。外頭，仍舊是大雨滂沱，狂飆怒吼，可以感覺到大厦正在被搖撼，玻璃窗沙沙地作響。她閒得發慌，找出了鈎針、毛綫，漫不經心地一針一針地鈎織起來。她要爲一個行將闖過這個世界、闖進她的

家庭生活中來的從未謀面的新生命做好準備。那時，該是初冬，天氣已經開始冷了。可是，她的手此刻很不聽使，針法常常亂了行，得拆掉重新鈎過。她又想起啟南。當他知道她已經懷孕的最初時刻，他是多麼高興啊。他輕輕地撫着她的肚皮，一味咧着嘴笑，喜孜孜地說：「眞沒想到，你那麼快就要做媽媽了。」

「孩子出世以前，咱們得另外找房子了。」她提醒他。

「唔。」他輕鬆地說：「要找一間大一點的才夠住了。這回還要找可以煮飯吃的，又允許有小孩同住的了。」

風向似乎轉了，一陣接一陣地朝對面街衝襲過去，豪雨也向對面街一個勁兒猛潑過去。

「天文台已於下午四時四十五分除下十號風球，改掛八號風球。但是現時的風力仍然强勁，……」電台又發出有關「風的新聞報告。荷貝小姐來得迅猛，離去也快速。若瑜吁了一口氣，却又聽到：「港九山區已經發生多宗木屋倒塌事件；香港仔發生數宗住家艇沉沒慘劇；……截至現時爲止，本港已經有二百四十多名市民在颱風中遭遇意外事故致傷，經已送往醫院救治。另外，荔枝角道口有一名男子被風吹斷的電線擊中，觸電昏迷，在送往醫院途中已證實不治；沙頭角有一位漁民翻船墮海身亡；呈祥道蝴蝶谷有一位木屋居民被塌下的山泥活埋，窒息致死；……」

若瑜愈聽愈惶恐，也就愈發記掛着啟南，心緒十分煩亂。她斟了半杯白開水，雙手捧着慢慢地喝，又設法找些題目來支開自己的思路，竭力使自己的情緒平定下來。但是辦不到。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困擾着她：暴風雨爲什麼老給人間帶來災難和痛苦，却不能把人間的污穢和不平漱洗淨盡！

天色開始昏暗下來，待到客廳裏只剩下人們閒談聲音而聽不到打牌聲的時候，若瑜又一次到客廳裏準備打電話，可是還沒提起話筒，房東太太便潑過來一瓢冷水：「李師奶，電話線路還沒有修通呢。」

若瑜躊躇了一陣子，抬眼向週遭橫掃了一遍，祇見房東太太半坐半躺在沙發上，平伸着雙脚，打着飽嗆，怡然自得地手持牙籤挑牙縫；房東和他的兩位「雀友」還圍着餐桌，邊喝酒嘗佳餚，邊談炒樓的生意經；另一位婦人則坐在廁將枱旁，一面吸她的飯後煙，一面點算她的籌碼。若瑜頓覺一陣噁心，掉頭便走回房間去，把房門關上。

窗外是黑沉沉一片，但透過橫風斜雨織成的幕障，還可以看到對面街那列大厦從數不清的窗口散發出來的夢幻般的燈光。狂風還在吼叫。暴雨仍像瀑布般傾瀉不止。房

子恍如浮動在飄渺的海洋中間，正在經受驚濤的衝擊。救護車的怪號時而還在黑暗中嘶鳴。若瑜只覺得心頭很煩，順手拉掩了窗幔，也閉上自己的眼睛，想安靜地休息一下。可是，麻將牌碰擊的音響和嘈雜的人語，其間還有突如其來的嘻嘻哈哈的尖笑聲，又透過門縫傳了進來。

使若瑜繃得很緊的神經鬆弛下來的，是這樣的一道廣播：颱風荷貝已經離開香港，風力正在減弱，天文台已於晚上九時改掛三號風球。這個時候，她才發現自己已是飢腸漉漉，亟需進食。她只能像早上一樣，吃了幾片現成的餅乾，又沖了一杯奶粉喝下。儘管這頓「晚餐」沒有吃飽，但想到啟南快要回來了——他將一如既往，從不例外地提着一盒——不！今晚準是兩盒可口的食品回來，當做夜宵，夫婦倆便將如往日一樣，你一口我一口，相對着吃，邊吃邊細語任何心事，心裏的什麼積悶都將讓位給愉悅、幸福和恩愛。

她心頭上的冰山溶化了，只覺得很睏倦，想好好睡一覺，可是翻來覆去總是無法入眠。於是索性抖擻精神坐起來，信手檢出一份報紙，攤開來看，以便消磨時間。這份報紙，版面上天天都有啟南的心血在澆灌。這是前天的舊報了，所有的新聞都成了舊聞。她只隨便翻了一翻，無心閱讀下去。這兩天的報紙，還待啟南今晚帶回來才有得看。以往的每天晚上，她總習慣地找啟南撰寫的文章看一遍，心裏有說不出的快慰和滿足。有時，她也故意挑剔，吹毛求疵，彈他幾句。啟南不但從未推托自辯，反而半認眞半開玩笑地說：「多謝指點！」「你眞是我的賢內助！」「眞值得親一親！」

幾聲敲門的聲響，把若瑜從美妙的回憶中喚醒了過來。她打開房門，看到的是房東余先生。

「李師奶，有人找你。」他指着大門口，一陣酒氣直向若瑜噴過來。

「自摸！」房東太太把牌一攤，拍了一下桌子，喜不自勝地尖叫：「滿糊！」

在大門口鐵閘外面，站着啟南的同事小陳，披着雨衣，濕淋淋地，神情顯得有些拘謹。看他這個反常的狼狽樣子，若瑜的心房已在卜卜地跳，腦子裏堆滿了疑團，她一把拉開鐵閘，强自鎮定地說：「陳先生，到屋裏坐吧。」

「不必了。我還要趕回報社去。」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稍頓才以平緩的語調說下去：「是我們老總叫我來的，他吩咐我告訴你……」

「什麼事呀？啟南呢？」若瑜搶着問。她已經預感到

事情有些不尋常，聲音有點兒顫抖。房東還站在一側注視着他們，像個門神，一動也不動。酣戰中的「雀友」，偶爾也抬起頭來睥睨他們一眼。房東太太更是眼觀八面，耳聽四方。

「是這樣的。」小陳戰戰兢兢地說：「今天中午，啟南兄和我在筲箕灣木屋區採訪，看到山泥崩塌，壓毀了一間間木屋，他就奮不顧身衝上去救人，結果……」

「結果怎樣？」若瑜一把揪住小陳的胳膊。

「他……他被橫飛過來的一根木頭擊傷了！」

「他傷勢怎樣？爲什麼不回來呢？」若瑜惶惑地、焦急地追問。

「他被送到醫院去了。」小陳看見若瑜眼睛裏閃着淚花，自己也難過起來，神情變得肅穆而凝重，半晌才接着說：「本來，他不讓我告訴你的。」

若瑜耳朵裏嗡嗡地鳴響，什麼也聽不進去，只覺得心頭一陣絞痛，鼻子發痠，喉嚨梗塞了，兩行熱辣辣的淚水，沿着她那清秀的臉頰淌了下來。站在她跟前的小陳，變成了模糊不清的影子。霎時間，在她的腦海裏湧出了許多意念，不知道是爲啟南的崇高品行而驕傲，抑或爲他的意外負傷而創痛。她很想放聲一哭，也許哭了會舒坦一些。可是，她不願在客廳裏的那些人面前失儀，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雖然她不知道自己還很孱弱的身子，是否經受得住心靈上正在承受的如此無情的打擊。但是她拚命地咬緊嘴唇忍受着。許久許久，她才迸出一句：「他在哪間醫院？」

這一問，却使小陳慌了，結結巴巴地說：「他，他沒什麼……大礙的。南嫂！最多住……住三幾天醫院，就可以……可以出來了。」

「請你現在就……就帶我到……醫院去，去看……看他！」若瑜命令地說，擱下小陳，掉頭就匆匆走回房間裏去取出雨衣穿上。

「南嫂！你別去了。外面……風還很大……」小陳反覆勸說她別上醫院，可是一丁點效果也沒有，眼巴巴地跟在她後面，看着她挺着脹卜卜的肚子，踉踉蹌蹌地奔向電梯門口，一隻手使勁地撳電鈕，另一隻手把臉上的淚痕揩掉。

背後傳來一個男人渾濁的嗓音：

「好管閒事！自討苦吃！」

接着又從屋子裏傳出一個女人尖冷的怪聲怪調：

「精力過剩嘛！」

「對，對，對極了。」

李輝英

一

名流這一陣子笑口常開，樣子很得意，見到了熟人，便饒有興會的說，他那隻小犬——他的少爺行將學成歸國了，虧他在外邦熬了六個整年，罪眞夠他受的。多念二年那是爲了深造的原故，參觀啊，實習啊，出盡八寶，只不過是爲着學有所成，藉以報答各界對他的期望。少爺的學成歸國，必將做爲自己的好幫手，沒有問題的。

「歸的哪個國呀！」有人插嘴問，「世上還不曾聽說有個香港國呢，這裏只是一個地區，地區上住了些華民罷了，非中非英，有什麼國可說？除非你改口說聲『學成歸港』，理由充分，否則難免出現名實不符的情況，越解說越糊塗。也許你很客氣，請世伯們多加指教，其結果是指無可指，教無可教，名不正言不順，你從哪裏下手好？」

「對，對，對極了！」名流到底在這時候急出口頭禪來——「對極了」，倒是從未聽說過這樣的糾正，此無他，都叫人朦混過去了。「香港，哪裏是國呢？爲什麼就沒有人覺察？對，對，對極了。」

「先祝賀令公子學成歸來，」另一位紳士模樣的人彎腰施禮，「不錯，

學成歸來的說法，合乎章法，駁不倒，可以擴大的用下去，連學成歸港的那個港字都可以取消了。」

「既然學成歸國、學成歸港的說法有欠琢磨，學成歸來的說法，可以行得通，就這麼辦好了，對，對極了。」名流陪笑說，彷彿是在下結論似的。這也難怪，他平常交際應酬，時時出現由他來做結論的局面，衆目睽睽之下，發揮了口若懸河的天才。哪怕是一個字之微，也不能出錯。

名流的咭片，密麻麻的幾乎印滿了各種不同商業機構和民間團體，委員、理監事、董事等等名堂，眞叫人不能不發生「此公不出，奈蒼生何」的感覺。自然像董事長、勳爵一類的頭銜，佔有的比重少一些，只求有，年晚煎堆，你有我有，也就夠了。對，對，對極了。

「國字用得不恰當，」有一位發出粗聲的男低音，從人叢中傳了出來。「國畫、國樂的說法全不合宜。每一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國畫，這樣一來，國畫充斥，叫人怎從分辨，正當的說法，應該加上一個「中」字，叫中國畫。國樂麼，那就更有問題，別的不說，且說說胡琴罷，完全來自胡人的樂器，怎麼能生生安上國樂的說法？涇渭不分明，混淆不清，非重新認眞對待不可。」

人叢中一陣起鬨，傳出來一陣又一陣的聲浪，宛如驚濤拍岸的模樣。

收結由名流出頭，稍做解說，然後是「對，對，對極了。」

二

這一陳子名流確乎很得意，請你們想一想，三代單傳的獨生子，去新大陸鍍了金，誰不爲之側目！蓬華生輝，是王家的光榮，他深心感受到有些兒飄飄然。兒子讀的是工商管理，畢業後投身商場，大展鴻圖，那時候工商界人士不稱呼兒子爲王家的千里駒才怪。

兒子有魄力，兼有機智，讀書時候特聘一位同學担任私人秘書，互切互砌，學業猛進。意料中事，今日的兒子，已非吳下阿蒙，重振家聲，全都落在他的身上。趁着和秘書吃午飯的時候，在鬧喧喧的食客中，他笑逐顏開的說到了兒子的身上：

「子凡，你看看少爺回來之後，怎麼安置才好？」

若干年來，公司有什麼大小事情，這位董事長一律攤開來，和這位秘書商量，推心置腹，合作無間。一方面，這位秘書之在董事長的面前，儼然以高級智囊自居，老是面露得意的神色，洋洋自得。

「怎麼安置還缺得了少爺的工作，」秘書把嘴巴向前湊上去，壓低了聲音說，「要舊的拿老傢伙開刀，強迫退休，要新的就來個新名堂，董事會裏誰不賣你的帳，百分之五十五的大股東喲，不成問題。」

高級智囊笑逐顏開，伸手送上一枝長好彩，順勢打了打火機，先後的噴吐着烟霧，端正了彼此的距離。

「子凡兄，話不能這麼說，所謂不成問題，常常就會生了問題。再說做一件事情，總得公道些，才免除了閑言閑語，因小失大，就得不償失了。……」

「不會的，不會的，」秘書眼看董事長口吐烟圈兒，饒有詩意，且熟悉這正是對方思索問題時的老習慣，便打鐵趁熱的說，「搞個新的麼，就加上個副董事長的名堂，閑散散的，可有可無，不起大作用，顧問也可，但不宜於少君。搞個舊的拿起筆來勾掉一個就是。」

「對，對，對極了，等我再考慮一下。」董事長重複着口頭禪，擺開來的是面有得色的神態。話到這裏，伙計端上來兩客西餐，桌面滿滿的刀叉碗碟。爲了吃飯要緊，兩個人先後熄滅了烟蒂，操起刀叉。董事長臨時動議，詢問他的秘書，可否陪他喝一小杯洋酒？

「極願奉陪。」秘書接着說，「一小杯，淺嘗即止，有餘韻，喝過量可就有礙工作了。」其實他明白，你請這位董事長多賜一杯也請求不到的，這就是說，董事長也好，名流也好，他從來都是淺嘗即止的，可是當他喝別人的酒漿時，那就十分的大方了。

說話算數，淺嘗即止之後，他們開始吃飯。咀嚼的時候，由於心理上的緊張，自然加快了速度；又加上桌邊站的候坐人客的出現，兩個人越發感到了不安。這一帶地方，人們吃午飯的時候，由於食客過多，像打衝鋒似的擁擠着，有座無座的人們，都易於引起罐裝沙丁魚的感覺。明明是化錢吃午飯，又彷彿是布施來的一樣。

如果有人說到了空氣汚染的話，這餐廳一點兒也不過份，却該承認是眞實的情況。

突然之間，館外傳來一聲尖厲的呼喊：

「打劫！」

短短的兩個字，竟然在飯館裏長了翅膀，人們站起身來擁到了門口向外張望，屋裏空出不少的座位，機靈一點兒的人，就此效鳥獸散，省下一餐午飯錢，自認得計。就在隔壁最新開張營業的銀行出了事，只見警方人員東查西看，久久查看不完，好看熱鬧的人，圍成了半圓形，圍成了裏三

層外三層。難得看熱鬧的人那麼有興趣，只知掏出手絹兒擦臉，却無任何要離去的樣子，累得警方維持交通的人員苦口婆心的勸導，也說不開圍得密實的人羣。

「打劫！雌雄大盜，手握手槍，眞威風！」

「劫匪手持紙條兒，寫的是：提款四萬元，照付可也，女行員嚇得花容失色，慌忙間多付了一萬！」

「劫匪行動敏捷，手法利落，如入無人之境！」

人們紛紛開口，彷彿他們都是目擊的証人，當警察要求人們挺身而出，當場做証時，不透風的地方透了風，紛紛向後急退，恰像雜耍場上耍玩藝兒的藝員，翻轉銅鑼伸手向觀衆請求手下留情時的一番情景。

有人風趣的說，假如你無事的時候，站在皇后道上，一直的東張西望個不停，不引起更多市民的仿效那才怪了。把握羣衆心理，加以利用，加以掌握，那才是初步的成功。

層層形成的人潮，逐漸的露出些漏洞，人們終於減少了興趣，紛紛撤退。名流和秘書，相對的望了一眼，心照不宣的嘻笑了一下，脚步隨即離開了現場。秘書低聲問道：

「董事長還有興趣嗎？」

「沒有胃口了。」

「三十六招？」

「對，對，對極了！三十六招，走爲上策，且來一場嘴巴抹石灰——白吃。」

三

回到了寫字樓，同事們的話題，集中在打劫這個事件上。似乎還有過爭執似的。由於各持己見，難免出現箭拔弩張的局面。其中共同的一點，便是他們任何人經辦這個案子，一定做到順利破案的地步，而且是易如反掌的。

現在，董事長進了門，大家伙鳴金收兵，各自擺出恭順勤勞的樣子，埋頭在寫字枱上。下半天的工作，就此開始。

名流的董事長室，是全樓最大的房間，一只大安樂椅是少不下的，那是他午後一躺的陣地，手指夾着香烟，半閉着眼睛，就此進入了尋夢園。同事們習以爲常，有什麼公事請示，也不急於拍門，寧可推遲一點兒時間，走的是和氣生財的脚步。自討沒趣的事，聰明人不會輕易招手的，他們之中，倒是頗不缺乏好講是非的人物，張家長李家短扯個沒有完；再不然就是誰買外圍馬贏了大錢，誰買六環彩買輸了一個號數就輸了一座四層樓。

說得有根有據，有板有眼，活像他是個親身參予其事似的。……

這一陣的埋頭苦幹，秘書先生製好了那張同事的退休排期表，送給名流過目，名流大約進入了夢中幻境，不大不少的鼾聲，發出均勻的節奏，秘書一看這般情景，心知肚明的把名單悄悄的放在寫字枱上，屁股撅得高高的，駝背彎成了一只弓，十分小心的退了出去，仍然坐回自己的座位上。像做了一件虧心事似的，他只能用偷看的眼色，橫掃一下，眼看別的同事各自忙着各自的工作，這才放下激烈跳動的深心，悠閑的吸着了一枝香烟，心胸舒快了不少。

這是一家不大不小的貿易行，由於經營的手法，過於保守，有好些生意失之交臂，畏首畏尾那套作風，限制了業務的擴展。嚴格的說，自從名流出任董事長起，便開始了收縮業務的政策，來了個小放脚，把自己劃進一個圓圈子裏，外力自然攻不進來，自己也等閑休想跨越雷池半步。這樣的不鹹不淡，不進不退，無異在業務發展上砍了一刀。

名流對於貿易，顯然還是個生手，邊做邊學，確實有着某些收穫。爲了決心在貿易上打下基礎，未雨綢繆，他把獨子送去美國，專學工商管理，一朝大學畢業，學成歸來，做個接班人，不大展鴻圖才怪。這是名流在擴展業務上打出去的一只王牌，自己的心裏有數。打仗全靠父子兵，兒子接父親的班，天公地道，沒有話說。董事會中必可投出大多數的票，選出自己的兒子出任新董事長。

四

前面說過董事長早已放出風聲，說兒子最近就將歸來，學得好壞且不管他，給他安置個工作機會，自然十分的重要。世伯們要當成自己的子女看待，多給些有關業務方面的教導，學來的玩藝兒能給實際的經驗以適當的配合，才算是過了關。同事們千萬別客氣。

擺得明明白白的態勢，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人前人後大家伙常常以此爲題，像開小組會似的做出各種不同的推測。低級的小職員比較寬心，老板開刀的對象，多半從頭二三級當中的人物下手，越高級越有危險。目前的市面，通貨膨脹睜開大口，正想吞噬無辜的弱者，倘再因此而失業，無異百上加斤，生活更難挨了。

第四天下午，名流的兒子果然回來了，名流在擁擠的人潮中，東望西望望眼欲穿，也找不到踪影，兒子五

尺十寸的高身材，應該是很好的目標，難道是自己花了眼，搜尋不到？名流的太太，也在幫助丈夫東張西望，血壓高，有些兒心跳，趕忙用口水服下一粒葯片，等於服食了一顆定心丸。忽然之間，兒子露面了，身邊挨靠着一位洋女，面露得意的神色。兒子一馬當先，出了閘，先後和父母熱情的擁抱，然後急聲說：「爸爸、媽媽，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安娜小姐，那位是爸爸、媽媽。」兒子指指甲方，又指指乙方，顯得忙碌些。

爸爸媽媽覺得新奇，兒子結了婚，事前不曾寫信請示過，終身大事，難道是偷着摸着的？最低限度也應該在教堂裏面舉行個簡單的儀式才對嘛。

「喲，」當媽的表示出某種程度上的不滿，「討個洋人，將來怕不生出一堆雜種來！」

「媽，我們還未到結婚的時候，是先試婚的。至於生孩子，在沒有徵得安娜同意之前，談都不要談。」兒子說到這裏，扶着安娜上了私家車，叮囑着說，「到安安酒店去，我們早已預訂好房間了。」

「不回家？」媽媽吃驚的望着兒子，兒子不像個丈夫，勿寧更像一位副官才更好些。「回到家來不住家中，享受不到天倫之樂，怎麼可以？」

「對，對，對極了。」爸爸在一邊幫場，也是希望兒子即刻回家，哪怕只住個三五日也是好的。

那位洋女顯然發現兩公婆對她有了敵意，感情一衝動，疾言厲色的吩咐司機道：「開去安安酒店。」

「等一等，」爸爸大聲的喊道：「我在餐廳那邊佈置了一個鷄尾酒會呢。先去開會，會後再去酒店。」

名流說話不多，却感到了口乾舌燥，彷彿喉嚨冒了烟，當媽的只是一陣陣的心跳。說話之間，只見大羣的男女記者，發問的發問，攝影的攝影，筆錄的筆錄，帶有三分蠻性的包圍了他們，引起了一陣小範圍的騷動，幸得三位當班的警員及時趕到現場，才算維持住秩序。當媽的連推帶擁的進了餐廳，不由自主的摸着座位坐下了，即刻嚥下了一顆定心丸，但只感覺眼前一片黑，幾乎昏倒了。

人潮終於平靜下來，名流面向記者羣介紹了自己的兒子，是貿易行中新人事的變更，職務是副董事長兼秘書，以後行中的生意往來，發展大計，都由副董事長全權主持。換一種說法，是貿易行中的新公關部。「對，對，對極了。」

名流的介紹，簡單扼要，兒子六年的海外學習，取得了豐饒的收穫。生活上的克勤克儉，發揚了中國傳統的美德，與人交往，言而有信，是現

代青年中少有的典範。名流越說越得意，眉飛色舞，口若懸河，一位聽厭了的記者笑着說：「老王頭賣瓜——稱得上自賣自誇。」等到這位副董事長致詞的時候，人們盡心的諦聽着，果然不負衆望，說得很精彩：「家父的誇獎，愧不敢當，不過我在外讀書，有個竅門：就是僱人代讀，自己不操心，也發揮了創造性。」引出了一陣哄堂的笑聲。「還有，」他接着把話題一轉，轉到另外的一個方向說，「對於兩性間婚配的行爲，我也發揮了創造性：實行的是試婚的辦法，看！我身旁這位佳麗（用英語重說一遍）。雖然一起同居，試婚階段還未完成，一旦試婚完成，雙方再行舉辦結婚典禮，不合則各奔東西，人人如此，便可減少世上的怨偶，從而減少離婚事件的產生。這也可以說是我六年留學的新發現，希望能對於未來的全人類有所裨助。還有，還有我希望得到更多的男女合作，共襄善舉，造福社會，利莫大焉。」

有反響，是一陣熱烈的掌聲。餐廳裏面，顯得有些兒熱。特別是那位秘書，背後的恤衫早已濕透了。名流呢，只聽他大聲說道：「對，對，對極了。」

海涅曼出書分介美英作品百篇

童曼

海涅曼出版社(Heinemann)最近出版了美國小說選集和英國小說選集。

命名爲《五十篇美國小說》（50 American Novels）的美國小說選集由伊安·烏斯比（Ian Ousby）編纂。烏斯比介紹了十九世紀中葉被稱爲"美國文藝復興"時期的三個主要作家：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和赫爾曼·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烏斯比介紹了美國幾個主要美國文學發展階段的概況，每個文學家的傳略和每個文學家的一、二篇文學作品的評介。

命名爲《五十篇英國小說1600-1900》（50 British Novels 1600-1900）的英國小說選集是由吉爾伯特·菲爾普斯（Gilbert Phelps）編纂。這本選集收集了英國早期文學作品，其中包括有《朝聖者的巡行》(The Pilgrim's Progress)和題爲 Gulliver's Travels 等篇。十八世紀中葉和末葉的作家中有理查森(Richardson)、費爾丁（Fielding）、斯摩里特（Smollett）、斯特恩（Sterne）和哥爾斯密（Goldsmith）。選集還評述了簡·奧斯丁（Jane Austen）寫的《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和另一題爲 Emma 諸作。選集評介的十九世紀的作家羣則包括了司各脫(Scott)、布朗蒂姊妹(Brontes)、狄更斯（Dickens）、薩克萊(Thackeray)、脫洛勒普(Trollope)、艾略特(George Eliot)、梅瑞狄斯(Meredith)、哈代（Hardy）和康拉德（Conrad）諸小說家的作品。選集附有各小說家的傳略。

外國文訊

二三〇病室

東瑞

娥大媽被從手術室用推車推進二三〇病室時，幾乎是處於昏迷不醒的狀態。

耳畔隱隱聽到蚊子般嗡嗡的細微聲音，很像香兒和亞迪在講着話。講些什麼？完全聽不清。模糊中，只記得昨天黃昏亞迪陪着她來。她在這私家醫院睡了一夜。今天一早，香兒、亞迪趕來之前，護士給她麻醉。推出病室時，女兒女婿安慰着她：「媽，別怕。沒什麼的。」到手術室後，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現在，什麼時候了呢？似乎過了很久。很清楚地聽到香兒呼喚她的着急聲音。她努力睜開眼，但沒成功，只是喚聲可聽到了。

「媽，妳覺得怎樣？痛嗎？」香兒問。娥大媽搖搖頭。香兒說下去：「開（刀）了。」娥大媽浮腫的臉上呈現一絲迷糊，很吃力地重覆着問：「開了？」香兒又說：「開了。媽，妳放心。妳聲音沒嘶啞，也沒變……」娥大媽終於十分艱難地睜開了眼。她看到香兒和亞迪站在床邊，見她醒來，露出欣喜之色。

大約十時多，一個年輕護士將一個裝着藥水的小玻璃罐拿來。裏面有粒蛋黃大的肉瘤在晃蕩搖動。香兒將它接過來，拿給娥大媽看。

「媽，割出的就是這東西。」

娥大媽只看了一眼，點點頭，說：「你們快回家吧。我沒什麼事了。維平他……」

「阿張的阿姨來家裏幫忙看了……」

「水……」娥大媽無力的聲音。

香兒倒了一杯；亞迪將床下的扭

手轉動，床的上半部分傾高起來；香兒將水慢慢倒進母親嘴中。但僅是半支煙工夫，娥大媽連腹中的東西全嘔出來；鄰床女病人說，這是因麻醉藥力未消的關係。

但娥大媽口渴得緊，又要了幾次。香兒給了她，每次都吐了出來。

最終，娥大媽的雙唇乾得像起皺的紙。

香兒不忍，只好用手沾水在她唇上點濕。

香兒心急，對丈夫說：「唉，這怎麼行？一滴水都不進，看來今天要餓着了。」

「醫生不是每天來巡兩次嗎？我們等醫生來。順便問問媽手術情況。」亞迪說。

就這樣，香兒和亞迪直枯坐着。亞迪看到妻眼角有淚在閃動；又見岳母那困乏的臉，自個兒輕輕嘆了口氣。

這次娥大媽的甲狀腺瘤是在一種很偶然的情況下發現的。這個把全副身心放在「揍孫兒」的樂觀的已近六十歲的岳母，自從得知頸上長了未知良惡性的瘤後，從不提出過什麼。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般。她只懂得：小外孫維平才兩個多月，需要更多的呵護；一整天裏，洗澡、換尿布、喂奶、哄睡……一手包下，忙個不停；她知道阿香初為人母，沒有經驗；更看到她瘦削的身子，不能再經受哭吵。她默默地做着一切。她懂得年輕人，是多麼地需要老人家。甚至在昨天，在她累得風濕又發作的時候，還抱着維平，哼着歌哄他睡。傍晚五時許，要帶她入院，她還以為要她同到哪裏去，她把頸上長瘤的事忘得乾乾淨淨了。

這次，這種瘤，可真危險。亞迪又想道，除非病理切片，割前割後，沒有一個醫生敢拍着胸膛保證是良性的……唉。娥大媽的命真苦！數年前，她曾遇嚴重車禍。當時耳下血流如注，臉頰縫了十幾針。傷癒，臉上縫痕就如一條皺紋，乍看蒼老很多了。……

亞迪看到妻靠在一張矮籐椅上打盹。他心裏苦笑了一下。香兒那裏是睡？她是陷入過深的不安。加上疲勞相襲。這母女倆呵……。

醫生沒來。娥大媽依然不能進食。

「你們回去吧。——維平不能沒人看。」娥大媽說，她可能看到窗外天色開始發黑。

香兒站起來。亞迪也站起來。他們開始在病室踱步，專注的一個思念是「醫生為什麼不來」，因此室內究有幾個病人也沒閒空去留心。

亞迪心中有點火，打了個電話去「追」。那邊的護士說，毛醫生門診室正忙得不可開交，娥大媽「手術情

況良好」，今天不巡房了。

良好？呸！——亞迪差點罵出來。心想：爲了報答外婆對維平的疼愛，爲了盡點孝兒婿之心，爲了使手術萬無一失，爲了娥大媽休息舒適，才不惜傾囊化三千大元，請毛醫生，住進這富人家才住得起的私家醫院！可，這畢竟是值得嗎？手術過後娥大媽不能吃，要受餓的折磨！

「沒事的！麻藥沒褪就是這種情形！」忽然，鄰床的病人說話了：「那天，我動手術過後，比她還慘。三天內光喝水，吃不下東西！」

亞迪看兒轉臉看她，才發現這位女病人顴骨高聳，瘦削得……說不好聽，像個骷髏，剪着短髮，兩隻眼睛大得和那張瘦臉很不相稱。亞迪忽然省起，當昨兒傍晚送岳母進這病室時，燈還未亮，昏黑中，曾偶爾瞥了她一眼，當時心中不禁猛一跳。他以爲她是個男的。越想越糊塗：怎麼女性病室躺着個男人呢？甚至她說話聲音也像極了，又粗又沉的。

「哦。」亞迪算是招呼：「大嫂是開……」

「胆結石！」她抓起床邊小桌上的玻璃罐，在空中搖動，克克有聲；亞迪湊近看，果有一鵝卵形小石沉在水底。算是大開眼界。胆裏生石。世間事眞無奇不有。

「她是你什麼人？……嗯，外母。頸上手術是不大不小的手術，沒事！我這剖腹挖肚，才是大手術哩！沒事！回去吧。沒事！明天她就可以吃了。我會幫她，如果她想吃什麼……」

娥大媽全醒過來了，直叫女兒女婿回家。

「媽，能睡麼？」香兒還是放心不下。

「晚上如果有什麼事，打電話回家，電話是65591×。」亞迪將電話抄在一張紙上。娥大媽平時不打電話，記性不好，連家中電話也記不住的。

香兒、亞迪走出二三〇病室。

「那一粒不知是良性還是惡性的……」香兒的聲音很沉：「迪，如果驗出是良性的，我要大請客！媽從沒爲自己想過。」

「唉。妳這人，凡事總愛往壞方面想。告訴妳：甲狀腺的瘤，多數是良性的。要不要打賭？」亞迪說。

……這一晚，娥大媽最初十分難入眠。她不習慣。小孫兒半夜起來，會不會找她呢？呆在這病室一天她就要難受一天。幸虧下半夜，睡意襲上來，不知不覺睡過去。這之前，割胆結石那位瘦大嫂見她想喝水，倒了一杯給她。果然不再吐了。

經過一夜的休息，早上醒過來，娥大嫂覺得精神好了很多。因醫院不

准病人親友太早來探病，亞迪又在途中塞車，過了九時才到達二三〇病室。娥大媽餓過了頭，已由瘦大嫂幫叫了牛奶和粥吃了。

「自己帶東西來較好，」瘦大嫂見亞迪帶了一包麵包：「這間醫院好貴的，一碗粥，小小碗的，就要九塊多，眞是驚人！」她半躺着，話好似不少：「你外母沒事了。住六天，全部看來要三千五！」

說話間，忽然看到一個穿着寬身新潮蘇布裙、高頭大馬的年輕女郎自外面大搖大擺地走進來；臉上那股稚氣，亞迪估計不會超過十六；但也許早熟的關係，高聳的胸部一晃一搖的，像要從衣裏跳出。

她爬上床，用被蓋下半身；身邊站着一個長髮、戴近視眼鏡的瘦皮猴，看上去也很年輕。亞迪正納罕，娥大媽說：「昨天下午進來的——我聽瘦大嫂說，是流了產，來刮子宮的。」

「哦。她的消息眞靈通！」亞迪說。瘦大嫂怎麼知道得那麼多？他起先奇怪，後來想起昨天剛進來不久，瘦大嫂就把岳母動的什麼手術以及他和娥大媽的關係「調查」得一清二楚了。

瘦大嫂忽然湊近亞迪，小聲地說：「她家在淺水灣，好有錢的。昨天晚上我走到她床邊，和她聊天。她告訴了我她的秘密，叫我別告訴人家。她和她男朋友——喏！就是那個中學生，長得像馬騮那個——有了BB。她說她媽咪知道的話，會氣死。BB有三個多月大了，她想了個辦法，每天去打籃球、劇烈運動，想弄掉——昨天終於成功……要不然這間醫院怎肯給她搞的！」

亞迪想，這或許叫做春夢了無痕吧？但假使換了個經濟貧困的女孩子，會怎樣呢？

「現在年青男女，好亂哩！」瘦大嫂嘆道。

娥大媽病床正對面，躺着個五十來歲的女病人，半躺着，一早，亞迪就看到她十分寂寞地在發呆；此刻有位頗有風度的、穿旗袍、燙上海裝髮型的中年女醫生進來。一個護士拿着病情記錄忙了一陣，就把床四週的布帘拉密了。

「她是個菓販。」瘦大嫂說。

亞迪有點不解。瘦大嫂又說：「一個親人都沒有。那個女醫生認識她。女菓販也是割胆結石的。在××醫院排了幾次隊都排不到，只好找這女醫生。醫生要她進這家醫院，她不肯，說付不起。醫生可憐她，一切費用願包下來，才進來了。這裏……她怎能習慣？……唉。」

十時許，給娥大媽動手術的醫生

就要來巡房。

這時，瘦大嫂問亞迪：「你外母給哪一位醫生動的手術？」

「毛××醫生。」

「哦，他是名醫。」

話聲剛落，毛醫生就由一位護士陪着進來。只見她望着娥大媽，猶疑了一下，就別過身，往女菓販躺着的病床走去。

護士說：「不是她。」然後指了指娥大媽：「是她。」毛醫生站在女菓販和娥大媽的兩張病床當中，語氣輕鬆，加上不信任，望了望娥大媽，對那護士說：「是她嗎？我記得是她！」他又回頭看了女菓販病人一眼。

「不是。」護士想笑，但不敢，只是用一種十分沉着的、有信心的肯定：「不是她。」她又指了娥大媽一下：「這位才是昨天毛醫生給割甲狀腺瘤的病人。」

亞迪昨天見過毛醫生一面的。當時毛醫生還問他是娥大媽的什麼人。他答他「女婿」。那是娥大媽剛動完手術不久，毛醫生匆匆來巡了一下，又匆匆地走了。

毛醫生不錯很有名氣。他在其他病房一定有不少病人。但這二三〇病室，只有娥大媽是他的病人。何況並不見得病人個個長甲狀腺腫瘤的。他怎麼會……亞迪想到這忽然有點兒冷。

「是她?!」毛醫生此時仍有點兒懷疑，然而終究還是無可奈何地走到娥大媽病床邊。護士拉起了床四週的圍帘。亞迪聽到毛醫生在裏面喃喃自語：「怎麼這樣像！」

亞迪不敢笑了。他覺得岳母和女菓販長得實在差別太大了。哪有一絲毫「像」？

毛醫生在裏面和娥大媽講着話。娥大媽聽不明白，亞迪就在外面喊：「毛醫生，你跟我講吧。」

毛醫生出來，一頭劈來：「你是她什麼人？」口氣倒不凶；而是同樣的話昨天他已問了一次；也許事忙忘了。亞迪說：「女婿。」

「她沒事，情況良好。」毛醫生說：「這一粒我叫他們拿去檢驗。」他將小玻璃瓶遞給身旁的護士。於是，走了。

就在這時，亞迪和娥大媽忽然聽到氣罵聲：「有沒有搞錯！×××！睡在這裏一夜，動個小手術，就收我一千五！」

亞迪順聲望去，看到穿藏布寬裙的女郎正和一個男工計數，氣憤憤拚命地罵。

「走，偉倫。這裏吃人不吐骨！」她霍地從床上爬下來，大黑皮包朝空中一甩就背在肋下，她的男友個子比她小，被她在腰間一攬；又親親暱暱

往病室內一掃，熱情又怨恨地對大家說：「各位！拜拜！」猶覺未足，又補了句：「再見！嗯，」她頓了頓：「當然啦，不希望在這裏再見。是不是呢？諸位？何況，這裏連骨都吞下去的！」說着，猛一轉身，高聳的胸部一騰一騰的，擺動着豐滿的屁股走了。

她和他的偉倫出院後，會去那裏呢？會不會再來一次……亞迪忽然覺得自己無聊得討厭。

娥大媽臉色有點兒蒼白。亞迪想着她入院前爲維平辛苦操累那些日子，心中一陣激動，他的淚是往肚裏流的。他說：「媽，妳好好休息吧。什麼也別想。香下班後會來……妳出院後在家好好休息幾天，不要太累。」

「維平怎麼樣了？願吃奶嗎？」

「可能打了針的關係，還是吃五格；不過今天早上阿香又請了半天假帶他去看醫生，剛才打電話給我說，醫生講不要緊，有十三磅半算是比一般人的小孩大了——這都是妳的功勞呀。」

「我其實沒事了。很想明天就出院。」娥大媽說：「香其實也不必來看我，上班那麼累了。」

亞迪看得出娥大媽的不安眼神，一定又在想孫兒；果然娥大媽又說了：「抱他、給他泡奶、喂奶……這些事其實很輕易的，只要傷口不被他碰到就行了。」

唉。如果那個瘤切片結果……香兒和娥大媽會怎麼樣呢？儘管娥大媽很樂觀。阿香可承受不了。自發現長瘤，阿香算起來有七八頓飯沒吃了。

一陣輕微的哭泣聲忽然引起亞迪的注意。在靠窗口的那張病床，躺着一個臉容麻黃、長相一般的女孩子，旁邊坐着一個老婦人；女孩子撇着嘴，別過臉去：好似在生氣；婦人眼眶紅紅的，不住擦淚。

「亞迪，你看到那邊的女孩子嗎？早上你還沒來時，瘦大嫂告訴我，那女孩子很調皮，在家老跟母親頂嘴，又是獨女，她母親拿她沒法。——」

「已經貧血了，跳油脂舞跳到瘋，結果跳傷了腿，昨天昏迷不醒——你說慘不慘？」瘦大嫂一邊吃着餅乾，一邊回過頭來，對亞迪說。她說話時，顴骨一聳一聳的，眼睜得很大：「她的母親很可憐。她說她女兒可能還有其他的病，還查不出來。她很担心。可做女兒的還在耍小性子，賭她的氣！……」

這時，有一對男女青年從外面進來。他們看來都不出二十，樣子都很正派。他們往女孩子病床旁的一個病床走去，停住。

那裏躺着一個四十開外的女人。

她睜開眼，見男女青年來了，冷冷看一眼，不加理睬。

「阿姨。」男女青年輕呼，幾乎同時。

「再來幹什麼？」女人倏地坐起來：「阿爸不是要你們回去嚒？你們不必來看我了。你們出去！出——去！」

男女青年露出很難過的樣子，互相對望了一下，發現室內的眼睛都投在他們身上，一時顯得尷尬，女的只好說：「阿姨，妳休息一下吧。下午我們再來看您。」他倆低着頭走了。

亞迪這時才把這位阿姨仔細端詳一下：她小張臉，臘黃色，頭髮蓬鬆地放下來，不看臉的話仍覺有點青春氣息；但臉上疤痕不少，眼角出現了魚尾紋；尤其一雙大眼，有一股深深的怨恨，眼珠一轉，很怪異，使人覺得那裏放出的不是眸子的光芒，而是累積得太久而無法抹去的辛酸。

她爬起來，好似很激動地走到病室中央，將手中的一本小說也帶着放在中間的飯桌，面對亞迪、娥大媽和瘦大嫂這一邊，但話顯然是對着室內所有病人和探病者講的：

「早上這位大嫂，」她望着娥大媽，說：「還問我先生做什麼事的。我說我還是姑娘身。快五十了沒結婚。這位大嫂還跟我說對不起。其實不必。妳們不了解嘛。對不起我的是剛才我那兩個外甥的父母親——我家姐和姐夫！」她的話說得很緩慢：「這個世界上，像我這樣的傻妹可能找不到。剛才我那兩個外甥，大的有廿一歲了。兩個都是我養大的。二十年前，我家姐爛賭，姐夫又不務正業。說要把這兩個孩子送給我養——他們不要。當時我可憐孩子，接受下來。打了二十年的工，把他們養到今天。兩個孩子也待我像親媽。我爲了他們，一直不想也無法結婚。好，這個月，姐姐和姐夫忽然跟我說，要孩子回去。說要給我一筆錢——哈哈哈！」她說到這兒，冷笑中滲了苦笑，淚流了出來，忽然提高了聲音：

「你們說，他們對得起我嗎？

「他們最近富了——爲要孩子，說願意給我錢，還我錢……哈哈哈——

「但是，我不要錢。我要他們還我青春，還我年輕的時候！

「你們說：他們能還我嗎？青春，廿幾年的青春能夠用錢買回來的嗎？能嗎？

「我現在老了。什麼病都來了，他們要孩子回去，他們能還給我青春嗎？你們說！說啊！

「哈——哈哈！」

女人笑得很寂寞，很悽涼。室內沒人出聲，雖然她敢這樣對陌生的人

公開身世，但似乎並不引起任何驚異的眼光。更沒人覺得她是瘋了。

「二十年前，妳就不該接受下來！」瘦大嫂插話了：「這個世上，哼！好心沒好報的。妳還看不透嗎？」

「哼，我姐夫說，這次住院費用他們包，不過，要是沒這樣的事，我倒不會到入院的地步！」

可憐的女人拿起書，走回自己的床，爬上床便翻起書，悶悶然看起來，不再說話。

是六時左右了。香兒該來了。亞迪正這麼想，阿香輕步走了進來。見母親臉色好得多，很是高興。和她親暱地在講話。

窗外天黑下來。大約八時許，毛醫生由一位護士陪着進來。亞迪連忙從床邊的籐椅起來。他以爲毛醫生就要走過來。沒想到還是往對面那個女菓販病人走去。

護士說：「不是她。」然後指了指娥大媽：「是她。割甲狀腺瘤的。」

「是她？明明是她——」毛醫生猶疑着，望望女菓販，又望望娥大媽：「我記得是她！」他指了指女菓販，然後笑笑：「很像！」

突然看到亞迪，很陌生地問：「你是她什麼人？」

「女婿。」

「不是兒子？」

亞迪搖搖頭：「不是。」

護士拉上帘布。亞迪心想了一會，忽然覺得有些恐怖。毛醫生的「健忘」，對於他是沒關係的。也幸虧娥大媽早動了手術。要是手術前，毛醫生一健忘起來，女菓販原是割胆結石的，脖子上豈不是要多了一刀，遭受那無妄之災？而娥大媽的腹部怕又免不了一陣折騰！

……毛醫生走了，鄰床的瘦大嫂笑笑，搖了頭：「你們覺得好奇嗎？」

「病人太多，暈了頭罷。」香兒說。

「不是這回事。」瘦大嫂說：「醫生動手術時——我想，用白布蓋病人臉，只剩眼睛，他只看到瘤啦，石頭啦，管子啦，血啦……難怪給他看了幾次病，也巡診了幾次，他還是不認識你的外母。難怪！難怪！難怪啊！」

娥大媽笑了。但她覺得比起室內其餘病人，她還是幸運很多。

亞迪其實對毛醫生也有點感激，就在剛才，毛醫生告訴他，初步可斷定那瘤是良性居多。

九時正，護士來趕探病者回家。亞迪聽到小臉女人在發夢囈：「我要你們還我青春！還我的年輕時候！……」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八日

幸福的珍惜

君誼

急雨如豆。

海面掀起滔天巨浪。

惜惜呆坐窗前，讓風雨打着她的臉。她一頭一臉都是水，是雨水還是淚水呢？她自己也分不清了吧。

每逢有風暴，她就會想起丈夫信昌。她在後悔着，後悔他去船前臨別那瞬間，沒有給他一個他熟悉的微笑。但自己雖然是綳緊臉孔，可是自己是那樣地愛他，但他會知道嗎？人與人之間的了解眞難……往事又一幕一幕的重現在眼前了：

兩三年前的一個日子，陽光慷慨地吻遍着大地。

碼頭。

海水耀眼。陽光像片片金子一樣，在海裏閃閃生光。海水那麼溫柔地擁抱着大小不同的船隻，讓它們在懷裏休憩。惜惜在人群中，很快就看到了信昌，他那高大，結實的身影，何止在她夢裏出現了千百次，簡直是刻在她心裏呀，所以她一眼就看到他了。

她連奔帶跳的跑前去，展開她那如春花怒放的笑容。

「惜惜。」信昌捉着她的手，他的手多麼厚實，有力啊，多麼溫暖啊，眞願他永遠捉住自己不放。

「惜惜，阿惜。」他重複地叫着。

「回家去吧，看你呀，像丐幫幫主一樣。」惜惜似喜還嗔地臭他。

「遵命，幫主夫人。」信昌一本正經。

「瞧你胡說八道的。」

「走啦，傻猪。」他拉着她的手，登上了計程車。

車在飛馳，惜惜的手讓他輕握着，她在甜蜜裏，又免

不了有點不安。她想，又要見到她不願意見的人了。這個人就是信昌的姊姊伍姑娘。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子。信昌是她一手帶大的，信昌雖然是他的弟弟，但更像他的兒子。她爲了信昌不談婚嫁。所以她不願意任何一個女人奪去信昌，她妒忌每一個女人，但是無論怎樣深厚的姊弟情，也代替不了那溫馨的男歡女愛。信昌總不能永遠不結婚的，在信昌心裏，他覺得他雖然深愛姊姊，他仍然是可以結婚的。那到底是兩種不同的感情呀。

但姊姊的想法就不同了。她覺得弟弟對她的關心不夠，愛意不濃。那個容惜惜，一個普普通通的女孩子的輕顰淺笑，就眞的有那樣大的魅力，使信昌神魂顚倒？

所以她不喜歡惜惜。

「惜惜，你一切都讓讓我姊姊點兒吧，看在我份上。唔？其實，她也怪可憐的。」信昌似乎知道她想什麼，所以先提醒她一下。

「遷就得她一次，可遷就不了一輩子。信昌，將來是不是可以不住在一起？」

「這是說不過去的，我只有她這個姊姊，我又是她帶大的。她愛惜我，愛屋及烏，她也會愛惜你的。她脾氣雖然怪一點，但到底是個好人呀。」

「唉！也只好希望這樣了。誰叫我們不是寃家不聚頭！」惜惜無可奈何地說。

信昌愛憐地緊握她的手，他是一點也不願意她受委屈的。但許多事情也很難講得通。

到家了。

姊姊見到弟弟，開心極了。劏鷄啦，還神啦，煲湯啦，……對惜惜却是愛理不理的。

信昌無言地輕拍着惜惜的肩，那是懇求：容忍點吧。那是默契：爲了愛情就將就點吧。

姊姊是個善良的女人，但善良不一定易於相處，尤其是她那份很難解釋的感情，她老覺得自己是委屈而偉大的。

惜惜像烈火一樣激烈地愛着信昌，她願意爲他忍受一切。她以爲那不屑的眼光，那難看臉色，是不能傷害她的。所以她以戰士赴戰場的精神，答應了信昌的婚事。

新婚的日子雖說是甜蜜的，但也滲入了澀味。

年輕夫妻的情話有時是放縱點，笑聲有時會大點，親暱的小動作有時或許會過份點……姊姊都會干涉，說惜惜不像話，教壞了她的弟弟。

惜惜雖然叫自己容忍點，不要睬她，讓她說去。然而心裏也總是不愉快的，何況容忍了一次，兩次……那漫長

的日子，又怎麼忍受得了？

那一次，惜惜忍無可忍，就頂了姊姊的嘴：「我們夫妻的事，你爲什麼總要管呢？信昌雖然是你的弟弟，但却是我的丈夫。他和我的關係比你親蜜多了。你總不能因爲自己不結婚，就不高興人家結婚呀。當初，你也是心甘情願『梳起』的，怨得了誰呢？」

「你，你——」伍姑娘給氣得說不出話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大哭起來。哭一會母親，又哭了一會自己命苦，又要跳樓，又要自殺的，鬧得天翻地覆。

信昌一面安慰姊姊，一面又罵惜惜——他以爲妻子會體諒他的苦心和迫不得已。

惜惜又怎麼想呢？自己委曲求全那麼多日子，信昌不但沒有憐惜自己，自己只不過說出了心中話，他就和姊姊一起欺負自己了？妻子眞的不及姊姊親嗎？這些日子來所受的委屈不太冤枉了嗎？什麼是夫妻情？都比不上那不講理的女人的淚水啊。

「信昌，你如果還認我做姊姊，你打她，給她個下馬威，看她以後還敢不敢目無尊長？你打他呀！有了老婆，就不要姊姊了嗎？」伍姑娘聲嘶力竭地叫着。

信昌呆住了。他怎可以打一個毫無過失的女人呢？更何況她是自己所深愛的妻子？

「你打呀！打呀！」姊姊在催迫着。

信昌高舉了手掌，但打不下去。惜惜的心在滴血，他雖然沒有打下來，但這又有什麼分別呢？他愛姊姊更勝於自己。算了，她用力地撥開信昌的手，冷冷地說：「好。信昌，我記着你。」就奪門而去了。

她去哪裏呢？她的心亂紛紛的。她想她是不會再見信昌的了。

她再回酒樓當潔淨女工。晚間就寄宿酒樓，那些又冷又硬的桌子雖然睡得人不舒服，但總比對着那黑臉孔和高舉的巴掌好些。

她對信昌眞是又愛又恨。

信昌登報找尋她，那則啓事使她柔腸寸斷。但她認爲相見爭如不見，也就狠了心不管他。

信昌知道妻子恨自己，却也免不了埋怨妻子薄情，到底是結髮夫妻啊，床頭打架床尾和，何況只是吵了幾句，就有那麼嚴重了？

姊姊見到弟弟落寞寡歡，就叫她另覓新歡，信昌只是搖頭苦笑。

他決定開船去了。他又再登尋人啓事，希望與妻子話

別。不然，又要一別經年了。

惜惜看着報上的話：「惜：我即將離港，速回爲要。夫字。」又遲疑起來，回不回去呢？信昌到底是自己的丈夫呀。他即將離港，去爲生活奔波了，自己就眞的永遠不見他了嗎？但，大姑奶的橫蠻，他那高舉的巨掌，是這樣傷害着自己……好恨呀，好恨！

她撥了電話號碼，又放下，撥了又放下。最後才咬緊牙根把電話接通了。幸好接電話的人就是信昌。她第一句話就是：「你什麼時候走？」

「惜惜，回來再說吧。」信昌高興得聲音也發顫了。

「你什麼時候走？你不說我就收綫了。」惜惜的聲音很冷，但眼淚像連珠一樣，掛在她臉上。

「好吧。唉！惜惜，我後天早上就走了。你——」

信昌還未說完，惜惜就把電話掛斷了。

她把臉埋在棉枕中，哭個不休。

他呆呆地想：女人眞是不可理解的，她如果恨，爲什麼又給自己電話呢？她如果愛，爲什麼又顯得那樣冷？那樣不近人情呢？

……信昌和惜惜又相逢了。只是今非昔比，以前是微笑擁抱微笑，感情濃得化不開來。此刻，他們除了離愁，還有嗔怨。

信昌輕輕拍着妻子的肩頭：「你還在生氣？」

惜惜沒有答腔。

「傻女，笑笑給我看。」

惜惜沒有表示。

「你瘦了。何必折磨自己呢？」信昌輕聲說。

惜惜抬起頭來，看到丈夫那深情的目光，不禁輕顫了一下，她的心讓柔情撕得片片碎了。她眞想伏在他懷中好好哭一場。但她倔强，任性……她撥開了他的手，沒有說話。

信昌的面容顯得蒼白，他覺得家裏的姊姊比眼前的妻子更關心他、體貼他。姊姊不來送船是不忍於傷別，但妻子來送船又表示了什麼呢……

惜惜依然睡在酒樓。但她的心早飛往海上，她眞願身如明月，得照伊人。

每當有暴風雨，她就在担心，担心他的安全。她後悔自己在分離時，不給他一個微笑。這分明是自己的錯……

惜惜在窗前，讓風雨打着她的臉。

信昌在海上，却遇到了從沒遇過的風暴。浪頭一浪高過一浪，巨輪在海裏，像巨人手中的玩具一樣，顯得無力

而渺少。

船正入水，船在開始傾斜。船長下令拋卸貨物落海，發求救訊號……人們在船上竄來竄去，慌而不亂，勇敢地和惡浪博鬥……

一個惡浪打來，信昌感到了無邊的黑暗、黑暗，船到底翻了。他並不放棄奮戰，人來到世間是求生，不是求死……

惜惜讀報知道，信昌工作的貨輪遇險，在罹難的海員中，雖沒有他的名字，但怒海沉舟，能生存的機會簡直等於零呀。

她暈過去了。醒來後，她感到了從沒有過的絕望，她傷心，她痛苦。上天不太殘忍了嗎？暴風雨不太無情了嗎？它那麼咆哮一次，使多少家庭陷於愁雲慘霧中？它那麼咆哮一次，使多少人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兒子？它那麼咆哮一次，使多少青春有爲的生命永沉海底？海底珊瑚之所以那樣美麗，是因爲它積聚下無數精魂的夢想與淒恐麼？

惜惜想，信昌縱使不再回來，自己也應該回家去。其實自己和姊姊之間，又有什麼大不了的仇恨呢？眞是可笑得很。更何況自己又懷了他的孩子。杜宇聲聲，不都是叫着：「不如歸」，「不如歸」？

她一踏入家門，就看到了蒼白而欲哭無淚的姊姊。她不由一陣心酸。兩個「敵對」的女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呆住了。兩個嘴巴嚅嚅的都想說什麼，但什麼都說不出來。她們都失去了最親的人了。共同的痛苦，使他們抱頭痛哭起來。

「惜惜，阿昌眞慘呀！」姊姊哭叫着。

「姊姊，可憐孩子還未出世，就……我該怎麼辦呢？」

「吓，你，你已經有了嗎？那你別哭，別哭呀，什麼也不要怕，一切都有姊姊。」

……兩個女人感情的和諧，不能消滅那巨大的悲痛。死別眞是最大的不幸啊！

一個星期過去了，信昌還是沒有消息。船公司已放棄了營救和搜索，失蹤海員生還的希望實在微乎其微了。

惜惜在絕望中，想：如果能讓信昌重現眼前，自己能再還給他一個微笑，自己立刻死去也甘心的。這是他分別時的要求啊，但自己沒有做到，遺留下這一輩子無法酬償的餘憾！

信昌，眞後悔這些日子沒有好好待你。眞後悔跟你鬧別扭。我以爲未來的日子正長，以爲當脾氣發過，我抹去了淚痕，又可對你重展歡顏的……可是一切變得如此突

然！風雲幻化得如此急驟！

伍姑娘很快就振作起來，她的弟弟有後了。他雖然長眠於海底，但生命還在繼續着，生命總是奇特的……連自己都覺得生命又有新的燃料了，以前，她爲弟弟而生；以後，她爲侄兒而活，不然，她的生命還有什麼依托呢？

這對於她，已經是無可選擇了。四十多歲縱使還不太老，然而她眼睛早已消失光采，臉頰失去了潤澤，她已再無少女情懷。她不曾愛過，也未曾被愛。她這輩子已決定了是一朵缺水之花，雖有生命，却無華采。

兩個寂寞的女人，一間幽冷的屋子，電視不開，收音機不響，連電話也啞了，似乎連友誼的聲音也不再進來。

聽！什麼聲音？突來的聲響把兩個女人嚇了一跳。是電話在向她們招手呀，惜惜抓起聽筒聽着，那突如其來的訊息，使她目定口呆，她口吃地說：「好！我們立刻就到。謝謝你，眞謝謝你呀！」

「什麼事？阿惜。」姊姊看着興奮的弟婦，很奇怪。

「家姊，信昌，他，他回來了。」

「喲，菩薩有靈，我要金豬還神，答謝神恩，讓我先裝香。先裝香。」

……惜惜和伍姑娘在醫院大堂，焦急地踱來踱去。

「惜惜，你不是做夢吧，不是聽錯電話吧？」

「家姊，我不知道，但願我不是做夢，不是聽錯。」

救護車來了。

車門打開，醫務人員抬下了昏迷的信昌。

惜惜衝上去，緊握着丈夫的手，不知是喜還悲，喃喃地說：「我終於等到你回來了。」信昌若有所覺，無力地舉了舉手，眼睛動了一下，但却不曾睜開。

惜惜隨担架走過過道，她雖然一臉淚珠，然而却是滿懷希望，她依依不捨的盯着昏迷、憔悴的丈夫，她相信他不會死的，他已戰勝了死神，他還要看自己的笑，他還要抱他的孩子，他還要……

伍姑娘跟隨在後，眼睛濕潤。她又激動，又感動。夫妻情，總歸比姊弟情深厚，那是無可置疑的。以後自己要多點笑容，少點妬意了。

每天，都有不少人在哭，也有不少人在笑。惜惜她曾有過燦爛動人的歡情，也有過巨大的悲傷，這些笑靨和淚珠，都是她生命的一部份。但相信她今後會懂得珍惜她平凡却甚安詳的幸福。

信昌他一定活過來的，而且一定活得更神氣的！

暴風雨中

雲連

狂風挾着暴雨從窗外呼呼掃過，像無數野獸在深谷中咆哮，並搖撼這半山的高樓。誰家的窗戶沒有關緊，只聽砰地一聲，嘩啦啦碎玻璃撒了滿地。我嚇得由床上蹦起來，心裏突突地跳，整個人跟這樓房一起在大風中顫動……昨晚電視廣播已掛起三號風球，預告今天有强颱風登陸，現在眞的越颳越兇了。我有點害怕，大聲叫：「好姐，好姐！」但找遍所有房間，不見她的影子。風狂雨驟的，一大早，她會到哪裏去呢？我看到大廳紫紅地毯的一角已鋪上大塊塑料布，露台外的幾十盆花草已搬進來擺在上面。顯然，好姐已經早起忙了好久，現在又不知做甚麼去了。剩下我一個女孩子，在這空蕩蕩的大房子裏，感到孤單和無助。我眞後悔答應姑媽來住這半山豪華住宅，她們一家去美國

渡假，一走二個月，叫我來代爲照管房子，一邊補習英文，說要幫我到美國讀大學……平時有女傭好姐陪伴，但此刻二千多尺寬的樓房只剩我孤零零的一個人，不禁有點毛骨悚然……

「叮噹，叮噹，」哦，門鈴清脆地響了，那麼親切而動聽。準是好姐回來了。我高興地跑過去開門，不顧自己穿着曳地的睡袍，披散着長髮。但當我打開大門一看，突然楞住了，門口站着一位廿七八歲的少婦，豐滿的身段，白嫩的皮膚，頭髮有些蓬亂，濺了幾滴雨水，本來很美的眼睛似乎有些紅腫，手裏垂着一把被風吹折了鋼骨的小花傘，正在不斷地滴水，長長的綠色喇叭褲也濕了半截。

「咦，羅白莉，怎麼是你？」原來她是我過去的鄉鄰，現在是一家古董店的小老板娘，平時來往並不密切，我怎樣也料不到她會在大風大雨中跑來串門。

「是我，可以進來嗎？」她的聲調低沉而沙啞，與以往輕快的語音截然不同。

「當然可以，快請進來！」

她將小花傘順手插在門邊的傘架上，又把雨濕的鞋子在地毯上用力擦幾下，然後瞪大眼睛好奇地四處逡巡，看寬敞的大廳，屋角的小酒吧，鋪着厚玻璃的圓桌，吊在屋頂的精美的燈飾，鑲在牆上的大金魚缸，壁櫥裏各種靈巧的小擺設……大約這些東西引起她濃厚的興趣，她眼中閃着驚異和羨慕的光輝，拍了我一下說：

「嘖嘖，眞了不起！小萍，你發達了，搬到這麼高級的房子來住，也不通知我一聲。」

「哪裏的話，這是我姑媽的，我不過暫住幾天。說眞的，我不喜歡住這兒，太空曠了。」

「哎呀，眞是，人一富起來，講話就不同了。」她有點興奮，提高了聲音。「前兩天我一直打電話找你都找不到，後來聽說你搬家了。眞沒想到，你來香港還沒我久，就住上這麼好的房子！」

說着也不徵求意見，硬拉着我穿堂入室，探頭探腦地往各個房間「參觀」。她就是這樣一個爽快的女人。在家鄉時，由於長得白白嫩嫩，甜美的臉上像會捏出水來，所以大家叫她「白蘿卜」。又有一張能說會道的巧嘴，加上很美妙的手勢，誰見了都喜歡。但是接觸久了，她的庸俗的小市民思想和唐突的話語就會令人反胃。

我無可奈何地帶她兜了一圈，心裏忖度着她今天來的目的，難道冒着這樣大的風雨僅僅是爲了看看我住的地方嗎？平時她出門是很注重打扮的（雖然穿戴得並不協調），

今天似乎有點狼狽……待她在客廳的沙發上坐定，我給泡了一杯熱咖啡後，忍不住試探地問她：

「喂，羅白莉，今天究竟是甚麼風把你吹來？」

她一聽，臉色立刻變了，陰暗下來，眼眶紅紅的漲滿了淚水。她咬咬牙恨恨地回答：

「甚麼風？是颱風！小萍，我來告訴你，我不想活了，我要去自殺！」

「甚麼？別開玩笑，你不要嚇我……」在這個鬼地方，遇到鬼天氣，又聽到這樣的話，我心裏抖抖地。

「我講眞的，小萍，我是特地來向你告別的。」晶瑩的淚珠從她的腮邊滾下來，我更害怕了。

「你，你，你千萬不要這樣，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還不是那個死八婆，老騷貨，逼得我活不下去！」

我知道所指是她的婆婆，她們婆媳倆一向不和。

「她怎樣，要逼你離婚嗎？」

「哼，她還沒這個本事！你說，有沒有這樣的道理，小叔結婚，要我們讓出房間，搬到天台去住？」

原來是這麼回事！我心裏略鬆了一下，說：

「我見過你家的天台，住那上面蠻不錯嘛！」

「甚麼？你也叫我住天台？」她驚詫而憤怒地瞪着我，眼中已沒有淚水，而是閃着怒火。「不，我死都不去！我是有千萬身家的老板娘，叫我住天台，不讓人家笑掉大牙！老八婆自己不住，小叔也不住，却叫我去，當我是傻瓜……」

她自顧自嘮嘮叨叨訴說下去，而我却回想起來港不久第一次到她家探訪的情景：我氣喘噓噓爬上七樓，按了門鈴，她的兩個孩子爭着來開門，只見她正一手抱着第三個嬰兒，一手拿着尿盆準備洗滌，穿一身皺得亂七八糟的吊帶裙，頭髮蓬鬆，睡眼矇矓，與她前不久返鄉下時完全兩樣。那時她燙着油亮亮的鬈髮，塗脂抹粉，穿極短的迷你裙，娉婷的高跟鞋，露出兩截白藕似的小腿，挺胸從街上走過，很吸引了一些看熱鬧的小孩。而現在我却不敢認了，還好她一見是我，高興得大叫起來：

「唉呀，小萍，你幾時到港的？也不通知我一聲！」說着趕緊放下尿盆，拉我進去。她看了看自己的穿着，突然漲紅了臉，掩飾地說：「唉，帶小孩眞沒辦法，總是一身髒，你等等。」讓我坐在客廳的長木椅上，急急進房去了。出來時，她已披上一件短衫，把頭髮紮成馬尾，而且恢復了老板娘的自尊，對我上下打量起來，接着大驚小怪地說：

「喂，你怎麼可以穿白襯衫，在香港只有傭人才穿的；

這塑料鞋，是乞兒穿的；這裙子也不合時……」

我聽了很不舒服，心想服裝只要整潔合身就差不多了，何必過份計較？其實想用漂亮的衣服來提高自己的身份，正是缺乏自信的表現。還好這時從裏間走出一個老太婆，羅白莉一見她就收斂起來，很客氣地給我介紹。原來就是她婆婆，穿着暗色的唐裝，後腦梳一個髮髻，目光很銳利地掃了我一下，微微一笑，打個招呼，立即又恢復了沉默和威嚴，出門去了。我順便問白蘿卜：

「你婆婆和小叔都跟你們住在一起嗎？」

「是啊，兩房一廳太擠了，還好上面天台也是我們的，最近花了一萬多元裝修，搭蓋了幾個房間，準備給小叔辦喜事呢。」說着她帶我上天台看那幾間房子。我覺得還寬敞，光線又好，空氣也新鮮，周圍還擺了許多花盆，就說：

「住這兒不錯嘛，比下面房間更好。」

她聽了急起來，連忙解釋：

「誰講我住這裏？我決不會搬上來！只有窮人才住天台的。」

「既然你小叔要結婚，總有人搬上來。如果是我，更喜歡住這上面。」

「你眞是鄉下老土，住天台就什麼地位都沒有了！」她撇撇嘴，斜睨了我一下，顯出輕蔑和鄙視的神情，「不管怎樣，我死都不搬！」……

現在終於因住房的事她和婆婆吵起來了。我眞不理解她們這些有錢人，既然合不來，乾脆再買一層樓搬開去住，免得天天見面討厭。可是白蘿卜有她的理由：

「別看我是老板娘，但身上沒多少現錢，還不如一個打工仔。」她竟然會賦起窮來，眞是奇迹。「我們的錢全變成古董了，一個大花瓶二三十萬，那麼多花瓶，能吃，能穿，能住嗎？」

「店裏少擺個花瓶，不就可以換一層樓住？千萬富翁了，還不享受享受！」

「哼，誰捨得放掉賺錢的機會，誰會怕錢太多？我是爲他們着想，省吃儉用的，讓我先生多做點生意……」

「那末，你先生甚麼態度，他不管住房的事嗎？」

「他呀，一心都在做生意，又不想得個不孝的名聲，被家鄉人閒話。」

我見過她先生，矮矮胖胖的，臉上永遠掛着商業性的笑容，有如他古董店裏一尊雕塑的佛像。

「既然他都無所謂，那你還吵什麼呢？」

「他不吵我更要吵，住天台多麼丟臉！」

「那你小叔結婚住天台，不也是丟臉嗎？」

「他……」她望了一下，但很快又接下去，「他的事我不管，他自己去想辦法！」

我眞被搞糊塗了，怪不得俗語說淸官難斷家務事了。

「好了好了，你不住就不住，難道婆婆硬把你拉上去嗎？」

「何止是拉，她還打了我一巴掌呢！那老不死的……」

「她竟然打你？」我感到非常驚異。「爲甚麼？」

「我說公公臨死時是把遺產留給兒子的，不是留給她的，要搬她自己搬去天台住……這母老虎就發怒了，跳過來打我。哼，我是讓她，我說：『你再打我就報警！』你猜她怎樣？這死不要臉的，竟拉着我的手按在電話上說：『你報警吧，你打電話啊』……」

「你爲甚麼不敢呢？」我不理解。

「她不要臉，我還要臉呢！我是爲他們着想……」

「那你就忍了吧。」

「忍？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平時受了多少氣，心中像有一團火在燒！我，我不是那麼好欺侮的，我要死給他們看……」說着眼淚鼻涕又滾滾而下了。

「喂，有事慢慢商量，一家人嘛，千萬不要尋短見。」

我感到不知所措，只能講些無用的廢話。

「唉，你還小，不會懂得。做人眞不值得，我一心爲他們，他們却一再逼我，我死了算了……」她眼望着窗外發狂的風雨，顯出呆滯迷茫的神色……

還好這時好姐開門進來了，兩手提了好幾包東西，原來她冒雨到街市買菜去了。白蘿卜看見好姐進來，趕緊止了哭，轉頭去看壁櫥裏的擺設。我問好姐：

「颳這麼大的風，何必去買菜？隨便吃一些現成的罐頭什麼不就行了？」

「小姐，太太在家時，一遇颶風就叫我買好多食物。」

「這颶風兩三天就過了，而這些菜一禮拜都吃不完！」

「大家都這樣搶購，小姐，你不懂得。」說着好姐把菜魚肉等都拿到廚房去了。

白蘿卜見她不在，又紅着眼對我說：

「小萍，我今天特意來向你告別的，我死了，你對我娘家的人說，我是被那母老虎逼死的……小萍，我走了……」說着就往門口跑去，我拉也拉不住，只得喊着：

「你要想開點，要爲丈夫孩子着想呀……」我感到心酸酸的，差點自己也哭了出來。

好姐把東西整理收藏好，拍拍衣襟，走到我面前：

「小姐，我想請假回家去看看，你知道我家住在山邊木屋區，遇到暴風雨常常發生山泥傾瀉，我很不放心……」

我看外面風雨這樣大，怕路上有危險；但一想到山泥傾瀉的憂慮，又很同情她，只得說：

「好吧，你回去照顧一下，不過路上要小心。」

她謝了一聲，拿起自己的雨傘，把門帶上就走了，眞像一陣狂風，來去匆匆。我這才留意到，白蘿卜那把折了骨的雨傘還插在傘架上，而我姑母那裝飾得很精巧的傘却失踪了。大約是白蘿卜慌亂中拿錯了吧？我又想到她此刻在風雨中跋涉的情景，担心她眞的去自殺，感到坐立不安。按開電視機一看，天文台已懸掛了八號風球，電視廣播員正頂着傾盆大雨進行現場直播。我覺得那狂烈的風雨似乎都抽打在我的身上，我打了個寒噤，心中陣陣發冷。

整整一天，我都在惴惴不安中渡過。一會兒想到住在山邊木屋的好姐，他們有沒有遭到災難呢？一會兒又想起航行在茫茫海洋上的父親，他的船是否也遇到這樣的暴風雨呢？當然更多的是爲白蘿卜掛慮，她究竟會怎樣呢？我不由得回憶起她結婚的經過來。在家鄉我和她住同一條巷子，中間只隔二三家，我和她妹妹又是同學，因此跟她也熟了。她從小不喜歡讀書，小學沒畢業就出來做工，同時一心想嫁個有錢的香港客過享福日子。有一次她跟香港一個象牙商談好了親事，但是中途殺出個程咬金，她表姐插進來，把象牙商搶走了。那天早上她哭得像淚人兒，要死要活的，可下午一聽又有一個古董商來說親，她眼淚沒抹乾就擦粉下樓去迎接了。就這樣過三天辦了喜酒，不久到香港來了。回鄉時打扮得花枝招展，趾高氣揚，到處送禮，而且一見到我總是說：「小萍，你長得這麼漂亮，我給你介紹一個香港客吧！」搞得我很尷尬。我以爲她在香港一定過着非常幸福美滿的日子，那知道竟然鬧到要去自殺的地步！

……迷迷糊糊中我似乎見到白蘿卜正在向我哭訴，突然，一輛汽車衝破雨簾疾駛過來，我大叫一聲：「羅白莉，快躲開！」但來不及了，汽車猛地把她撞倒，車輪從她身上輾過去，血流了一地。我想拉她，又拉不動，自己也跌倒了……一嚇醒來，原來是蜷縮在沙發上做了一個夢，出了一身冷汗，心砰砰地跳個不停。望望大玻璃門外，灰濛濛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天色漸漸暗下來了。我左思右想，放心不下，決定還是打個電話問問。來搶接電話的又是她那兩個大些的孩子，嘻嘻哈哈大聲喊：

「媽咪，有人找你！」

接着我聽到白蘿卜熟悉的聲音：

「喂，你是誰？……哦，是小萍啊，甚麼事啊？」

「你沒事嗎？我就放心了」我壓低聲音：「你婆婆不在嗎？」

「那死八婆出去打麻雀了。」

「房子的事怎樣了？」我小心翼翼地試探。

「怎樣？還不是我搬上去住了，他們不要臉我也不管了。」

「我本來就說那天台不錯嘛。你會住得更舒服的。」

「哪裏的話！是我看在先生的臉上讓了她。我先生說：『你們這樣吵，又要死要活的，不如我去死好了。』我一聽怕了，我只有一個丈夫，死了就沒了；那死八婆死了一個兒子，還有一個兒子。將來財產都是他的，我不合算……」

原來是這樣！不過總算她肯去住天台，不再尋死了。我舒了口氣，放下了電話。

強颱風已經過境，風雨暫時平息了一陣。誰知道，也許過不久，又會有瓢潑大雨下來，也許那風轉了一個彎又回頭颳起來呢？

我現在只盼着好姐快點回來。

哈佛大學印行《聶魯達的詩》

米一葦

曾經獲得諾貝爾文藝獎的智利詩人聶魯達雖在七三年逝世了，但他的詩作，猶如歷來各國的經典著作一般，在美國的讀者有增無減，以聶魯達詩作之多，題材和形式又多樣化，普通的讀者，除了對個別篇意能有較深的認識體會之外，要對他所有作品作較全面的認識，是不容易的。

如今，哈佛大學出版社印行了迪科斯達（René de Costa）的《聶魯達的詩》。無疑地，對有志於作深一層研究聶魯達詩作的讀者則可供一臂之助。迪科斯達把精力和注意力集中於聶魯達主要著作。他除了對各詩的思想內容，題材形式，寫作技巧和時代背景等分別做了分析之外，也從各詩作指出聶魯達的創作道路。要了解聶魯達的詩，非對聶魯達的創作道路有所認識不可。這是《聶魯達的詩》可貴之處。

迪科斯達的西班牙文學修養很深厚，對拉丁美洲西班牙語文學發展瞭若指掌，於拉美歷史也很有造詣，故他對聶魯達大量在詩中應用掌故和歷史事件能應付裕如。

外國文訊

第三十講：《三國志演義》和《水滸》

思嚴

這一講，是本欄最後的一個題目。講的是元、明期間兩部長篇小說：《三國志演義》和《水滸》。

按照鄭振鐸在《中國文學史》劃分階段，由明世宗「嘉靖」（公元一五二二年）至「五四」運動之前，屬於近代文學。本欄要講的，也就到明初爲止。至於明朝中葉和整個清代，小說、散文、詩歌等方面，當然有很多可講的地方，以後有機會，再來補充。本欄到此告一段落。

第一部長篇名著

《三國志演義》是中國長篇小說的第一部名著，作者羅貫中，生平不甚明瞭，只知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才子，竭畢生精力，提倡小說，把宋、元時代民間粗俗的話本，發揮其創造性的加工，使之成爲雅俗共賞的小說。

賈仲名在《續錄鬼簿》中，有一段關於羅貫中的記載：「羅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寡合。樂府隱語，極爲清新。與予爲忘年交，遭時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公元一三六四年）復會。別後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從這段記載看，他是明洪武時人。由元入明，所以有「遭時多故」的說法。他在元、明兩代，都不曾有一官半職，的確是個「散人」，他的生平事跡，也就不爲人所知道了。

他的名字，時常和施耐菴聯在一起，施耐菴也是這樣的人物。在元代末年，異族統治，民族壓迫把一些有才氣的士人，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的抱負，不能獲得施展，就放浪形骸，遁跡江湖，過其「散人」或隱士式的生涯。他們將其才力，用於小說或戲曲上，一方面可以抒發胸中的塊壘，一方面也可以爲生活謀。

《三國志演義》，取材於《三國志平話》，但《平話》粗俗不堪，迷信的成分又極重。羅貫中把那些迷信報應的神話大胆刪去，用他自己流暢的筆觸，寫成了可讀性極高的小說。他不是一位「編訂家」，或「改寫家」，而是一位大胆的創新者。

《三國志演義》與《三國志平話》不同的地方，有以下幾點：

《平話》一開始，就建立在因果報應之說上。漢末所以分成三國，是因爲韓信、彭越、英布這三個漢代開國功臣，都被劉邦殺害。所以，韓、彭、英布報仇，使漢室一分爲三。最後，一統江山，賜與司馬氏，是因爲司馬氏的先祖司馬仲相，斷獄公平，所以上天以此報給他的後代。這種因果報應的鬼話，在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中，都被刪掉。

還有《平話》中許多荒誕不經的情節，例如曹操勸漢獻帝讓位於其子曹丕，劉備到太行山落草爲寇等等，都是荒誕不經的，也都一概刪掉。

其次是增加《平話》中所沒有的一些歷史資料，這些資料的眞實性很高，如何進誅宦官，禰衡罵曹操，曹子建七步成章等等，使小說更具歷史的眞實性。

再次是改寫《平話》中的不經者，或是保留《平話》敘述的事跡，而加以潤飾或改寫。往往把一段枯燥無味的敘述，變成豐腴華麗的描寫。

總的來說，《三國志演義》比《三國志平話》，無論歷史性和藝術性，都高出很多。至於史實，有眞有假，眞比假多。這一點，也引起後人的評說。明謝肇淛認爲，「太實則近腐」。清章學誠則說：「七實三虛，惑亂觀者」。這些評語，都有點偏激。事實是，小說是現實生活或者是古人生活的昇華，她必須忠於生活或史實，但又不能完全是事實的紀錄，這樣就會成爲史話，不是小說了。人們可以肯定，作爲歷史小說的《三國志演義》，在藝術技巧方面，是完全成功的。

現在試引它寫關羽的出身和勇猛過人的一段爲例：

「……階下一人大呼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五寸，髯長一尺八寸，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似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某也。』紹問見居何職？瓚曰：『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亂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廣學，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誅亦未遲。』……關某曰：『如不勝，請斬我頭。』操教釃熱酒一杯，與關某飲了上馬。關某曰：『酒且酖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聽得寨外鼓聲大震，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却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尙溫……（第九回曹操起兵伐董卓）」

這一段描敘，不但關羽的神采栩栩，勇猛過人，躍然紙上。連曹操的善於用人，袁術的昏愚自大，都被描繪出來了。當然，每一個作者，都有自己的觀點和愛惡。因此，對歷史人物的描繪，不可能每一個人都確如其分，有些地方過火，是難免的。魯迅先生說：「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的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這些評語，是中肯的。但從《平話》轉入到長篇小說，羅貫中的成就也是偉大的，這一點功不可沒。

《水滸傳》的作者和版本

《水滸》故事，從南宋以後，就一直在民間流傳。宋江等三十六人，也確有其人。《宋史》載：徽宗宣和三年，淮

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東京、江北，入楚海州，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以後的事，則史無記載。稗史有說「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這是想當然的傳說。因爲《宋史·侯蒙傳》有說：「宋江寇東京，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魯，官軍數萬，無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這只是侯蒙的主意而已，看來並沒有成爲事實，所以正史並無涉及。

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除了宋江等三十六人外，其餘的七十二人，可能是杜撰出來的。《水滸》這部書，大部分是民間流傳的茶餘酒後的談佐。

《水滸》究竟是施耐菴寫的，還是羅貫中的作品，至今仍是個謎。甚至施耐菴是否眞有其人，也成爲爭論之點。一般人從坊間所見的《水滸》版本，有「錢塘施耐菴本，羅貫中編次」的標題，因而認爲《水滸》的原本出自施耐菴之手，羅貫中只是編訂而已。但施耐菴這個人物，比羅貫中更加不可捉摸。要找到有關他的記載，比羅貫中更難。繁本《水滸》有小序，謂施耐菴「嘗入市肆紬閱舊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擒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是耶非耶？無可證實。

有人因見書題有「錢塘施耐菴本」，因而認爲施耐菴是羅貫中的同鄉（一說羅貫中是錢塘人）究竟羅貫中是太原人還是錢塘人，已經糾纏不清。至於施耐菴就更不可考證了。

有人因爲簡本的《水滸》，只題羅貫中撰，沒有施耐菴的名字。簡本的出版看來比繁本更早，因而懷疑根本沒有施耐菴作這回事。蓋繁本出，始有人托施耐菴之名，這個說法也不盡不實。

姑不論《水滸》的作者是羅貫中也好，施耐菴也好，施、羅合作也好，單就這本書的版本來說，也和作者一樣的複雜了。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現存之《水滸傳》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東原羅貫中編輯。明崇禎末與《三國志演義》合刻爲《英雄譜》，單行本未見。其書始於洪太尉之誤走妖魔，而次以百零八人漸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遼、平田虎、王慶、方臘。於是魯

智深坐化於六和，宋江服毒而自盡。累顯靈應，終爲神明。惟文詞蹇拙，體制紛紜，中間詩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飾者，雖非原本，蓋近之矣……」

「二曰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錢塘施耐菴本，羅貫中編次」。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亦題「施耐菴撰，羅貫中纂修」……全書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遼小異，且少詩詞，平田虎，王慶則並事略亦異，而收方臘又悉同。文詞與百回本本幾無別……」

「四曰七十回本《水滸傳》，正傳七十回，楔子一回，實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題「東都施耐菴撰」，爲金人瑞字聖嘆所傳。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於宋江受天書之後，即以盧俊義夢全伙被縛於張叔夜終，而指招安以下爲羅貫中續成，斥曰「惡札」。其書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無甚異，惟刪去駢語特多……」

周亮工《書影》也有記《水滸傳》說：「近金聖嘆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因極力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所有矣。」

綜觀上述所說，《水滸傳》作者，雖有施羅兩人的名字，原書可能出於一人之手。而羅貫中和《水滸傳》的關係，比施耐菴更可靠些。後來因爲出版了各種各樣的版本，因而附和傳說，加上了施耐菴的名字，不是沒有可能的。或者是施氏的《水滸傳》，是一個未刊的底本，由羅貫中整理編次，始流傳於世。羅氏不敢自己居功，把施耐菴的名字刊出來，也是有可能的。

《水滸傳》的文筆，也是出自羅貫中手，這一點已無須置疑。但是，《水滸》的文字，比《三國演義》更爲橫恣，人物的性格，刻劃入微，比《三國演義》又進一步矣。

試引魯智深拳打鎮關西的一段爲例：

「鄭屠正在門前賣狗，魯達走到門前，叫一聲鄭屠。鄭屠慌忙出櫃唱喏。便教請坐。魯達曰：『奉着經略相公鈞旨，要十觔精肉，切做臊子。』鄭屠叫使頭快選好的十觔去。魯達曰：『要你自家切。』鄭屠曰：『小的便自切。』遂選了十觔精肉，細細地切做臊子。那小二正來鄭屠家報知金老之事，却見魯達坐在肉案門邊，不敢進前。遠遠地立在屋簷下。

鄭屠切了肉，用荷葉包了。魯達曰：『再要十觔都是肥肉，也要切做臊子。』鄭屠曰：『小人便切。』又選十斤肥的，也切做臊子。亦把荷葉包了。魯達曰：『再要十觔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切作臊子。』鄭屠笑曰：『却是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將起來，睜眼看着鄭屠曰：『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肉臊子，劈面打去。鄭屠大怒，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尖刀，跳將出來，就要揪魯達。被魯達就勢按住了刀，望小腹只是一脚，踢倒了。便踏住胸前，提起拳頭看看鄭屠曰：『洒家從老種經略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的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關西！你因何强騙了金翠蓮？』只一拳，正打中鼻子上，打着鮮血迸流，鼻子歪在一邊。鄭屠掙不起來，口裏只叫：『打得好！』魯達曰：『你還敢應口。』望眼睛眉梢又打一拳，打得眼珠突出。兩傍看的人，懼怕不敢向前。又打一拳，太陽穴上正着。只見鄭屠挺在地上，漸漸沒氣。魯達尋思曰：『俺只要痛打這廝一頓，不想三拳眞個打死了。』說着便走。假意回頭指着鄭屠曰：『你詐死，洒家慢慢和你理會。』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知他利害，誰敢攔他。」（一百十五回本第三回）

「三拳打死鎮關西」，這三拳寫來，眞的有雷霆之勢。而描寫的曲折細膩，也是《三國演義》中所未見的。《水滸》中這一類的描寫，像林冲走雪，武松打虎，都有異曲同工之妙，不能盡述。總的來說，由《三國演義》到《水滸傳》，羅貫中的創作技巧，也大大地跨前一步了。

結束語

明初的小說，以羅貫中啟其端，以後還有《西遊記》、《封神傳》等，合稱四大奇書。《西遊記》的作者吳承恩，「嘉靖」時代的貢生。《封神傳》的作者不知是誰，據說是明代一名宿所撰，欲與《西遊記》《水滸傳》鼎足而三。

至明末的馮夢龍，有《三言》《兩拍》出。清初的小說《金瓶梅》《紅樓夢》等，更是偉大的作品，但這些都屬於近代文學的範圍，這裏不想多說了。

一部蘇俄文學百科全書

米一章

國際學院出版社（一個商營的出版社，非大學出版社）開始印行一套五十卷的《現代蘇俄文學百科全書》(The Modern Encyclopedia of Russian and Soviet Literature)。首兩卷（Ab-Av, Av-Bi）已出版發售，主編是哈里·韋伯。

這套百科全書出齊後，將是英文蘇俄文學參考書中最完整的一部了。

據《今日世界文學》指出，從首兩卷觀之，主編韋伯選稿是下過一番功夫的，內容水準頗高，相信完卷後，這部百科全書對研究蘇俄文學的學人和一般讀者將有不菲的參考價值。同時，對一般研究蘇聯和亞洲問題的學者，也提供了有益的應用。

該百科全書不只收集了舊俄和各蘇維埃共和國的作家的傳記，且附有很詳盡的作品索引和對作品的評論文學（包括外國的評論文章）作家的傳記大多數都相當長，比方巴蒙特夫的傳記就有十頁之多。傳記篇幅長，除了作家生平和作品的紀錄外，容許撰寫人對作家及其主要作品加以評論，有的還扼要介紹作品內容。

此外，該百科全書也評述蘇俄文學各時期的時代背景，文學運動，文學流派及其主張，文學理論，文學形式、體裁，對於重要的文學刊物和團體，與及俄文文字的起源和其他少數民族語言也分別做了介紹。

這部百科全書以袖珍本形式印行。據書評者稱，這便利於翻閱和複印，將會爲圖書館和讀者所歡迎。

海洋文藝

第七卷　第二期

一九八〇年二月十日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中環威靈頓街廿八號四樓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28, WELLINGTON STREET,

3/F, CENTRAL, HONG KONG.

TEL: H-227574

發行：利源書報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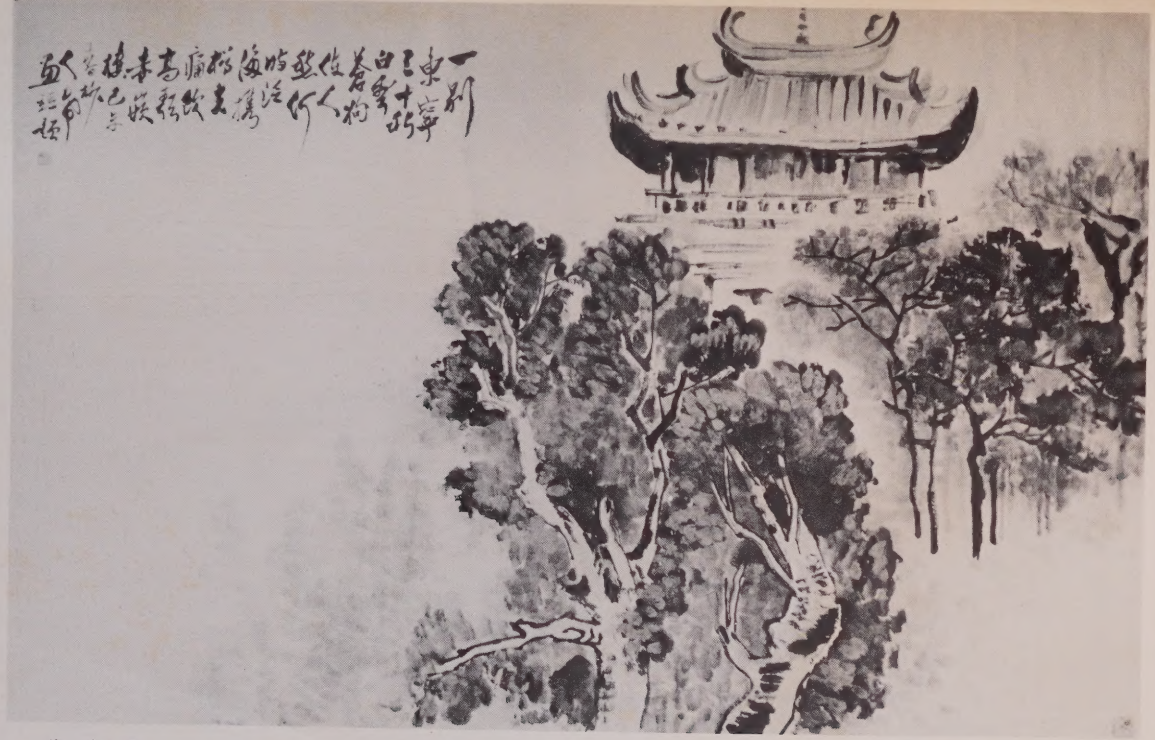
九龍砵蘭街十八——二十六號

仁俊大厦壹樓A座

印刷：大新印刷公司

香港上環西街四十七號地下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H. K. $ 2.50



台灣赤嵌樓 （畫國）

作 希人張

3 1761 11927026 2

119
3
:no.2
980:Feb.)
NADA_HK